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

点击上方图片，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禅修指南、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开启智慧，增长福德，成就菩提！

第0001-56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第五百五十一卷～第五百六十卷）大乘般若部·第0001部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第五百五十一卷～第五百六十卷）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五十一

第四分觉魔事品第二十一之二“复次，善现，若诸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审请问诸余菩萨：‘云何菩萨修习一切菩提分法，引发何心，能令菩萨习空、无相、无愿、无作、无生、无灭、无起、无尽、无性、实际而不作证，然修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若余菩萨得此问时作如是答：‘诸菩萨摩诃萨但应思惟若空、若无相乃至若实际。’不为显示应念不舍一切有情，摄受殊胜方便善巧，当知彼菩萨先未蒙诸佛授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所以者何？彼诸菩萨未能开示、记别、显了不退转地诸菩萨众不共法相，不如实知他所请问不退转地诸行、状、相，亦不能答。”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颇有因缘知诸菩萨不退转不？”

佛告善现：“亦有因缘知诸菩萨是不退转，谓有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若闻、不闻能如实答先所请问，能如实行不退转地诸菩萨行，由此因缘知彼菩萨是不退转。”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以何因缘，有多菩萨求学无上正等菩提，少有能作如实答者？”

佛告善现：“虽多菩萨求学无上正等菩提，而少菩萨得受如是不退转地微妙慧记。若有得受如是记者，皆能于此作如实答。善现当知，是诸菩萨善根明净智慧深广，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不能破坏，必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乃至梦中，亦不爱乐三界诸法，亦不称赞一切声闻、独觉地法，虽观诸法如梦所见，而于实际不证不取，当知是为不退转地诸菩萨相。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梦见如来、应、正等觉坐师子座，有无数量百千俱胝苾刍众等恭敬围绕而为说法，或见自身有如是事，当知是为不退转地诸菩萨相。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梦见如来、应、正等觉，三十二相、八十随好圆满庄严，常光一寻周匝照曜，与无量众踊在虚空现大神通说正法要，化作化士令往他方无边佛土施作佛事，或见自身有如是事，当知是为不退转地诸菩萨相。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梦见狂贼破坏村城，或见火起焚烧聚落，或见师子、虎狼、猛兽、毒蛇、恶蝎欲来害身，或见怨家欲斩其首，或见父母、妻子、眷属临当命终，或见自身有余苦事欲相逼迫；虽见此等诸怖畏事，而不惊惧亦不忧恼，从梦觉已即能思惟：‘三界非真皆如梦见，我得无上正等觉时，当为有情说三界法一切虚妄皆如梦境。’当知是为不退转地诸菩萨相。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乃至梦中见有地狱、傍生、鬼界诸有情类，便作是念：‘我当精勤修诸菩萨摩诃萨行，速趣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地狱、傍生、鬼界恶趣及名。’从梦觉已亦作是念。善现当知，是诸菩萨当作佛时国土清净，定无恶趣及恶趣名，当知是为不退转地诸菩萨相。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梦中见火烧地狱等诸有情类，或复见烧城邑聚落，便发誓愿：‘我若已受不退转记当证无上正等菩提，愿此大火即时顿灭变为清凉。’若此菩萨作是愿已，梦中见火即时顿灭，当知已受不退转记；若此菩萨作是愿已，梦中见火不即顿灭，当知未受不退转记。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觉时现见大火卒起，烧诸城邑或烧聚落，便作是念：‘我在梦中或在觉位，曾见自有不退转地诸行、状、相，未审虚实？若我所见是实有者，愿此大火即时顿灭变为清凉。’善现当知，若此菩萨作是誓愿发诚谛言，尔时大火即为顿灭，当知已受不退转记；若此菩萨作是誓愿发诚谛言，火不顿灭，当知未受不退转记。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觉时见火烧诸城邑或烧聚落，便作是念：‘我在梦中或在觉位，曾见自有不退转地诸行、状、相。若我所见定是实有，必证无上正等菩提，愿此大火即时顿灭变为清凉。’善现当知，此诸菩萨发是誓愿诚谛言已，尔时大火不为顿灭，然烧一家越置一家复烧一家，或烧一巷越置一巷复烧一巷，如是展转其火乃灭，是诸菩萨决定已受不退转记。然被烧者，由彼有情造作增长坏正法业，彼由此业先堕恶趣，无量劫中受正苦果，今生人趣受彼余殃，或由此业当堕恶趣，经无量劫受正苦果，今在人趣先现少殃。当知是为不退转地诸菩萨相。

“复次，善现，更有所余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汝应谛听，极善思惟。”

善现答言：“唯然！愿说！我等乐闻。”

佛告善现：“若诸菩萨见有男子、或有女人、或有童男、或有童女现为非人之所魅着，受诸苦恼不能远离，便作是念：‘若诸如来、应、正等觉知我已得清净意乐，授我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若我久发清净意乐，求证无上正等菩提，远离声闻、独觉作意，不以声闻、独觉作意求证无上正等菩提；若我当来必得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益安乐诸有情类；若十方界现在实有无量如来、应、正等觉说正法要饶益有情，彼诸如来、应、正等觉无所不见、无所不知、无所不解、无所不证，现知见觉一切有情意乐差别，愿垂照察我心所念及诚谛言：若我实能修菩

萨行，必证无上正等菩提救拔有情生死苦者，愿是男子、或此女人、或此童男、或此童女不为非人之所扰恼，彼随我语即当舍去。’是诸菩萨作此语时，若彼非人不为去者，当知未受不退转记。若彼非人即为去者，当知已受不退转记。

“复次，善现，有诸菩萨未具修行一切佛法，未入菩萨正性离生，未免恶魔之所扰乱，于诸魔事未能觉知，未受菩提不退转记，不能自审善根厚薄，于少所修起增上慢，学诸菩萨发诚谛言，便为恶魔之所诳惑。谓彼菩萨见有男子、或有女人、或有童男、或有童女现为非人之所魅着，受诸苦恼不能远离，即便轻尔发诚谛言：‘我若已从过去诸佛受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令此男子或女人等不为非人之所扰恼，彼随我语速当舍去。’是诸菩萨作此语已，尔时恶魔为诳惑故，即便驱迫非人令去。所以者何？恶魔威力胜彼非人，是故非人受魔教敕即便舍去。时，彼菩萨见此事已，欢喜踊跃作是念言：‘非人今去是吾威力。所以者何？非人随我所发誓愿即便放此诸男女等，无别缘故。’是诸菩萨不能觉知恶魔所作，谓是己力妄生欢喜，恃此轻弄诸余菩萨言：‘我已从过去诸佛受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所发誓愿皆不唐捐。汝等未蒙诸佛授记，不应相学发诚谛言，设有要期必空无果。’是诸菩萨轻弄毁蔑余菩萨故，妄恃少能于诸功德生长多种增上慢故，远离无上正等菩提，不能证得一切智智。是诸菩萨以无方便善巧力故，生长多种增上慢故，毁訾轻蔑余菩萨故，虽勤精进而堕声闻或独觉地。是诸菩萨薄福德故，所作善业发诚谛言皆动魔事。是诸菩萨不能亲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真善知识，不能请问得不退转菩萨行相，不能谘受诸恶魔军所作事业，由斯魔缚转复坚牢。所以者何？是诸菩萨不久修行六到彼岸，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故为恶魔之所诳惑。是故，菩萨应善觉知诸恶魔事，勤修善业。

“复次，善现，有诸菩萨未久修行六到彼岸，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故为恶魔之所诳惑。谓有恶魔为诳惑故，方便化作种种形像，至菩萨所作如是言：‘咄！善男子，汝自知耶？过去诸佛已曾授汝大菩提记，汝于无上正等菩提决定当得不复退转。汝身父母、兄弟、姊妹、亲友、眷属乃至七世名字差别我悉善知，汝身生在某方、某国、某城、某邑、某聚落中，汝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宿相王中生。’如是恶魔若见菩萨禀性柔软、诸根昧钝，便诈记言：‘汝于先世所禀根性已曾如是。’若见菩萨禀性刚强、诸根明利，便诈记言：‘汝于先世所禀根性亦曾如是。’若见菩萨居阿练若，或常乞食，或受一食，或一坐食，或一钵食，或居冢间，或居露地，或居树下，或粪扫衣，或但三衣，或常坐不卧，或如旧敷具，或少欲，或喜足，或乐远离，或乐寂定，或具正念，或具妙慧，或不重利养，或不贵名誉，或好廉俭不涂其足，或省睡眠，或离掉举，或好少言，或乐软语。如是恶魔见此菩萨种种行已，便诈记言：‘汝于先世亦曾如是。所以者何？汝今成就如是如是殊胜功德，世间同见，先世定应亦有如是殊胜功德，应自庆慰勿得自轻。’

“时，彼菩萨闻此恶魔说其过去、当来功德，及说现在亲友自身名等功德，兼叹种种殊胜善根，欢喜踊跃起增上慢，凌蔑毁骂诸余菩萨。尔时，恶魔知其暗钝，生增上慢凌蔑他人，复告之言：‘汝定成就殊胜功德，过去如来已授汝记，汝于无上正等菩提定当证得不复退转，已有如是瑞相现前。’尔时，恶魔为扰乱故，或矫现作出家形像，或矫现作在家形像，或矫现作父母、兄弟、姊妹、亲友、梵志、师主、天、龙、药叉、人非人等种种形像，至此菩萨所居之处，作如是言：‘过去如来久已授汝大菩提记，汝于无上正等菩提决定当得不复退转。所以者何？不退转地菩萨行相汝皆具有，应自尊重莫生疑惑。’时，此菩萨闻彼语已，增上慢心转复坚固。

“善现当知，如我所说不退转地诸行、状、相，是诸菩萨实皆未有。善现当知，是诸菩萨魔所执持，为魔所娆不得自在。所以者何？是诸菩萨于不退转诸行、状、相实皆非有，但闻恶魔诈说其德及名字等，生增上慢，凌蔑毁骂诸余菩萨。是故，善现，若诸菩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应善觉知诸恶魔事。

“复次，善现，有诸菩萨魔所执持、为魔所魅，但闻名字妄生执着。所以者何？是诸菩萨未善修行六到彼岸及余无量无边佛法，由此因缘令魔得便。是诸菩萨不能了知四魔行相，由此因缘令魔得便。是诸菩萨不能了知五取蕴等无量法门，亦不了知有情诸法名字实相，由此因缘令魔得便，方便化作种种形像，告菩萨言：‘汝所修行愿行已满，当得无上正等菩提，汝成佛时当得如是功德名号。’谓彼恶魔知此菩萨长夜思愿：‘我成佛时当得如是功德名号。’随其思愿而记说之。

“时，此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闻魔记说，作是念言：‘此人奇哉！为我记说当得成佛功德名号，与我长夜思愿相应。由此故知，过去诸佛必已授我大菩提记，我于无上正等菩提决定当得不复退转，我成佛时必定当得如是功德尊贵名号。’是诸菩萨如是恶魔、或魔眷属、或魔所执诸沙门等记说当来成佛名号，如是如是憍慢转增：‘我于未来定当作佛，获得如是功德名号，诸余菩萨无与我等。’

“善现当知，如我所说不退转地诸行、状、相，此诸菩萨皆未成就，但闻魔说成佛虚名，便生憍慢轻弄、毁蔑余菩萨众。由此因缘，是诸菩萨远离无上正等菩提。是诸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弃舍善友，为恶知识所摄受故，当堕声闻或独觉地。

“善现当知，是诸菩萨或有此身，还得正念，至诚悔过，舍憍慢心，亲近供养真净善友；彼虽流转生死多时，而后复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渐次修学，当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是诸菩萨若有此身，不得正念，不能悔过，不舍慢心，不乐亲承真净善友；彼定流转生死多时，后虽精进修诸善业，而堕声闻或独觉地。譬如苾刍求声闻果，于四重罪若随犯一，便非沙门、非释

迦子，彼于现在定不能得预流等果；妄执虚名菩萨亦尔，但闻魔说成佛空名，便起慢心轻弄、毁蔑余菩萨众，当知此罪过彼苾刍所犯四重无边倍数。置彼苾刍所犯四重，此菩萨罪过五无间亦无量倍。所以者何？是诸菩萨实不成就殊胜功德，闻恶魔说成佛虚名，便自憍慢轻余菩萨，是故此罪过五无间无量倍数。

“由此当知，若诸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善觉知如是记说虚名号等微细魔事。

“复次，善现，有诸菩萨修远离行，谓隐山林、空泽、旷野，居阿练若宴坐思惟。时，有恶魔来至其所，恭敬赞叹远离功德，谓作是言：‘善哉！大士，能修如是真远离行。此远离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共所称赞，天帝释等诸天神仙皆共守护、供养尊重，应常住此勿往余处。’善现当知，我不称叹诸菩萨众常乐寂静，居阿练若、旷野、山林宴坐思惟修远离行。”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诸菩萨众应修何等真远离行？而佛世尊今作是说：‘我不称叹诸菩萨众常乐寂静，居阿练若、旷野、山林宴坐思惟修远离行。’”

佛告善现：“若诸菩萨或居山林、空泽、旷野、阿练若处，或住城邑、聚落、王都、喧杂之处，但能远离烦恼恶业及诸声闻、独觉作意，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及修诸余殊胜功德，是名菩萨真远离行。此远离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共所称叹，诸佛世尊皆共开许。诸菩萨众常应修学，若昼若夜应正思惟，精进修行此远离法，是名菩萨修远离行。此远离行不杂声闻、独觉作意，不杂一切烦恼恶业，离诸喧杂毕竟清净，令诸菩萨疾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度有情众。

“善现当知，魔所称赞隐于山林、空泽、旷野、阿练若处，弃胜卧具宴坐思惟，非诸菩萨真远离行。所以者何？彼远离行犹有喧杂，谓彼或杂恶业烦恼，或杂声闻、独觉作意，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不能精进信受修学，不能圆满一切智智。

“善现当知，有诸菩萨虽乐修行魔所称赞远离行法，而起憍慢不清净心，轻蔑毁訾诸余菩萨摩诃萨众。谓有菩萨摩诃萨众虽居城邑、聚落、王都而心清净，不杂种种烦恼恶业及诸声闻、独觉作意，精勤修学波罗蜜多及余无量菩提分法，成熟有情、严净佛土，虽居愦闹而心寂静，常乐修习真远离行。彼于如是真净菩萨摩诃萨众，心生憍慢轻弄、毁訾、诽谤、凌蔑。

“善现当知，是诸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虽居旷野百踰缮那，其中绝无诸恶禽兽、蛇蝎、盗贼，唯有鬼神、罗刹娑等游止其中。彼居如是阿练若处，虽经一年，或五、或十、或复乃至百千俱胝若过是数修远离行，而不了知真远离行，谓诸菩萨虽居愦闹而心寂静，远离种种烦恼恶业及诸声闻、独觉作意，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当知，是诸菩萨虽居旷野经历多时，而杂声闻、独觉作意，于彼二地深生乐着，依二地法修远离行，复于此行深生耽染。彼虽如是修远离行，而不称顺诸佛之心。

“善现当知，我所称叹诸菩萨众真远离行，是诸菩萨都不成就。彼于真净远离行中，亦不见有相似行相。所以者何？彼于如是真远离行不生爱乐，但乐勤修声闻、独觉空远离行。

“善现当知，是诸菩萨修不真净远离行时，魔来空中欢喜赞叹，告言：‘大士，善哉！善哉！汝能勤修真远离行。此远离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共所称叹，汝于此行精勤修学，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当知，是诸菩萨执着如是二乘所修远离行法以为最胜，轻弄毁蔑住菩萨乘虽居愦闹而心寂静成调善法诸苾刍等言：‘彼不能修远离行，身居愦闹心不寂静，无调善法。’

“善现当知，是诸菩萨于佛所赞住真远离行菩萨摩诃萨轻弄毁訾，谓居愦闹心不寂静，不能勤修真远离行；于诸如来所不称赞住真喧杂行菩萨摩诃萨尊重赞叹，谓不喧杂其心寂静，能正修行真远离行。

“善现当知，是诸菩萨于应亲近、恭敬供养如世尊者，而不亲近、供养恭敬，反加轻蔑；于应远离，不应亲近、恭敬供养如恶友者，而反亲近、供养恭敬如事世尊。

“善现当知，是诸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妄起种种分别执着。所以者何？彼作是念：‘我所修学是真远离，故为非人称赞护念。居城邑者身心扰乱，谁当护念、称赞、敬重？’是诸菩萨由此因缘心多憍慢，轻蔑毁訾诸余菩萨，烦恼恶业昼夜增长。

“善现当知，是诸菩萨于余菩萨为旃荼罗，秽污菩萨摩诃萨众，虽似菩萨摩诃萨相，而是天上、人中大贼，诳惑天、人、阿素洛等，其身虽服沙门法衣，而心常怀盗贼意乐。诸有发趣菩萨乘者，不应亲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恶人。所以者何？此诸人等怀增上慢，外似菩萨内多烦恼。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真实不舍一切智智，不弃无上正等菩提，深心欣求一切智智，欲得无上正等菩提，普为利乐诸有情者，不应亲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恶人。

“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常应精进修自事业，厌离生死不着三界，于彼恶贼旃荼罗人，常应发心慈、悲、喜、舍，应作是念：‘我不应起如彼恶人所起过患，设当失念如彼暂起，即应觉知令速除灭。’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当善觉知诸恶魔事，应勤精进远离、除灭如彼菩萨所起过患，勤求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当知，如是学者，是为菩萨方便善巧，如实觉知诸恶魔事。”

第四分善友品第二十二之一尔时，世尊复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深心欲证无上菩提，常应亲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真净善友。”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何等名为诸菩萨摩诃萨真净善友？”

佛告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是诸菩萨摩诃萨众真净善友。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亦是菩萨摩诃萨众真净善友。若余菩萨及诸声闻并余善士，能为菩萨宣说开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门，教诫教授诸菩萨众令种善根修菩萨行速圆满者，亦是菩萨摩诃萨众真净善友。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亦是菩萨摩诃萨众真净善友。

“复次，善现，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当知亦是诸菩萨众真净善友。善现当知，如是六种波罗蜜多亦是菩萨摩诃萨师，如是六种波罗蜜多亦是菩萨摩诃萨导，如是六种波罗蜜多亦是菩萨摩诃萨明，如是六种波罗蜜多亦是菩萨摩诃萨照，如是六种波罗蜜多亦是菩萨摩诃萨舍，如是六种波罗蜜多亦是菩萨摩诃萨护，如是六种波罗蜜多亦是菩萨摩诃萨归，如是六种波罗蜜多亦是菩萨摩诃萨趣，如是六种波罗蜜多亦是菩萨摩诃萨洲，如是六种波罗蜜多亦是菩萨摩诃萨父，如是六种波罗蜜多亦是菩萨摩诃萨母，如是六种波罗蜜多，能令菩萨摩诃萨众得微妙智、生如实觉，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一切菩萨摩诃萨众，皆因六种波罗蜜多，修习般若波罗蜜多究竟圆满。

“善现当知，过去如来、应、正等觉，已证无上正等菩提、已般涅盘，彼佛世尊皆依六种波罗蜜多生一切智；未来如来、应、正等觉，当证无上正等菩提、当般涅盘，彼佛世尊亦依六种波罗蜜多生一切智；现在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现证无上正等菩提，现为有情宣说正法，彼佛世尊亦依六种波罗蜜多生一切智；今我如来、应、正等觉，现证无上正等菩提，现为有情宣说正法，亦依六种波罗蜜多生一切智。何以故？如是六种波罗蜜多，普能摄受三十七种菩提分法，若四梵住，若四摄事，若余无量无边佛法，若诸佛智，若自然智、不思议智、无敌对智、一切智智，悉能摄在如是六种波罗蜜多。是故我说如是六种波罗蜜多，是诸菩萨摩诃萨众真净善友，与诸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为明为照，为舍为护，为归为趣，为洲、为父为母，能令菩萨摩诃萨众得微妙智、生如实觉，疾证无上正等菩提，作诸有情不希报友。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学六种波罗蜜多。

“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欲学六种波罗蜜多，应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观察义趣、请决所疑。所以者何？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与六种波罗蜜多，为尊、为导、能示、能转，为生养母。所以者何？若离般若波罗蜜多，则无前五波罗蜜多，虽有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而不名为能到彼岸。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欲得不随他教行，欲住不随他教地，欲断一切有情疑，欲满一切有情愿，欲严净佛土，欲成熟有情，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广说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一切菩萨摩诃萨众皆于其中应勤修学，若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定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乐一切。”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何为相？”

佛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着为相。”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颇有因缘，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着之相，余一切法可说亦有无着相耶？”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有因缘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着之相，余一切法亦可说有此无着相。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无不皆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空、远离。是故，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由无着相是空、远离，余一切法由无着相亦空、远离。”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皆空、远离，云何有情可得施设有染有净？世尊，非空、远离法可说有染有净。世尊，非空、远离能证无上正等菩提，非离空、远离有别法可得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世尊，云何令我解佛所说甚深义趣？”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有情长夜有我、我所，心执我、我所不？”

善现答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有情长夜有我、我所，心执着我、我所。”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有情所执我及我所空、远离不？”

善现答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有情所执我及我所皆空、远离。”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岂不有情由我、我所执流转生死？”

善现答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诸有情类由我、我所执流转生死。”

佛告善现：“如是有情流转生死，施设杂染及清净者：由诸有情虚妄执着我及我所说有杂染，而于其中无杂染者；由诸有情不妄执着我及我所说有清净，而于其中无清净者。是故，善现，虽一切法皆空、远离，而诸有情亦可施设有染有净。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名行般若波罗蜜多。”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虽一切法皆空、远离，而诸有情有染有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则不行色，亦不行受、想、行、识。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世间天、人、阿素洛等皆不能伏。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便胜一切声闻、独觉所行之行至无胜处。所以者何？以诸佛性及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皆不可胜。世尊，诸菩萨摩诃萨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昼夜安住方便善巧，趣向无上正等菩提，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复次，善现，于意云何？假使于此赡部洲中一切有情，非前非后皆得人身，得人身已皆发无上正等觉心，既发心已修诸菩萨摩诃萨行，皆证无上正等菩提。有善男子、善女人等尽其形寿，以诸世间上妙乐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此诸如来、应、正等觉，复持如是所集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善现：“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大众中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施设、建立、分别、开示令其易解，及住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此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是因缘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

“复次，善现，于意云何？假使于此赡部洲中一切有情，非前非后皆得人身，得人身已皆发无上正等觉心，既发心已尽其形寿，以诸世间一切乐具，恭敬布施一切有情，复持如是布施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诸菩萨摩诃萨众，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下至一日安住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如如昼夜安住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如是如是堪为一切有情福田。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所起慈心，诸有情类无能及者，唯除如来、应、正等觉。何以故？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无与等故，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无譬喻故，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成就法不思议故。

“善现，云何是菩萨摩诃萨能引尔许殊胜功德？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殊胜般若波罗蜜多，由此般若波罗蜜多，见诸有情受诸苦恼如被刑戮，起大悲心。复以天眼观诸世间，见有无边诸有情类，成无间业堕无暇处受诸剧苦，或为见网之所覆蔽不得正道；或复见有诸有情类，堕无暇处离诸有暇。见如是等诸有情已，生大厌怖，普缘一切有情世间，起大慈悲相应作意：‘我当普为一切有情作大依护，我当解脱一切有情所受苦恼。’虽作是念，而不住此想亦不住余想。善现当知，是名菩萨摩诃萨众大慧光明，能证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住此住，能作一切世间福田，虽未证得一切智智，而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堪受施主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及余资具。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善住般若波罗蜜多故，能毕竟报施主恩，亦能亲近一切智智。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不虚受国王、大臣及诸有情所有信施，欲示有情真净道路，欲为有情作大明照，欲脱有情生死牢狱，欲施有情清净法眼，应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常住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是菩萨摩诃萨于此作意恒时忆念，不令诸余作意暂起，所有言说亦与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相应。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昼夜精勤，恒住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无时暂舍。譬如有人先未曾有末尼宝珠，后时遇得欢喜自庆，遇缘还失生大忧恼，常怀叹惜未尝离念，思当何计还得此珠。彼人由是相应作意，缘此宝珠无时暂舍。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应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若不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则为丧失一切智智相应作意。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应常安住无得暂舍。”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若一切法及诸作意皆离自性，空无所有，云何菩萨摩诃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智智相应作意？”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及诸作意皆离自性，空无所有，是菩萨摩诃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智智相应作意。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智智及诸作意皆离自性，空无所有，此中一切增减俱无，若正通达即名不离。”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深般若波罗蜜多自性常空，无增无减，云何菩萨摩诃萨众修证般若波罗蜜多，便得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证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增无减，于菩萨摩诃萨亦无增减，如深般若波罗蜜多自性空故无增无减，诸佛菩萨亦复如是。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知，是则名为修证般若波罗蜜多，由此因缘，能疾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增减时，不惊、不怖、不沉、不没亦无犹豫，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已到究竟，安住菩萨不退转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度有情众。”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五十二

第四分善友品第二十二之二尔时，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为即般若波罗蜜多，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般若波罗蜜多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般若波罗蜜多空，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般若波罗蜜多空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空，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空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空，能行空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空有法可得，能行空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般若波罗蜜多，能行空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般若波罗蜜多有法可得，能行空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色，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色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受、想、行、识，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受、想、行、识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色空，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色空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受、想、行、识空，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受、想、行、识空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色，能行空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色有法可得，能行空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受、想、行、识，能行空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受、想、行、识有法可得，能行空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色空，能行空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色空有法可得，能行空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受、想、行、识空，能行空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受、想、行、识空有法可得，能行空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一切法，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一切法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一切法空，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一切法空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一切法，能行空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一切法有法可得，能行空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即一切法空，能行空不？”
“不尔，善现。”
“世尊，为离一切法空有法可得，能行空不？”
“不尔，善现。”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若尔，诸菩萨摩诃萨以何等法，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及能行空？”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汝见有法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及能行空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汝见有般若波罗蜜多及见有空是菩萨摩诃萨所行处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汝所不见法，是法可得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不可得法，有生灭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汝所不见、所不得法所有实相，即是菩萨无生法忍。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无生法忍，便于无上正等菩提堪得受记。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于佛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及十八佛不共法等无量无边殊胜功德，名能精进如实行者。若能如是精进修行，不得无上正等觉智、一切相智、大智、妙智、一切智智、大商主智，无有是处。”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为以一切法无生法性，于佛无上正等菩提得受记不？”
“不尔，善现。”
“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为以一切法有生法性，于佛无上正等菩提得受记不？”
“不尔，善现。”
“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为以一切法有生无生法性，于佛无上正等菩提得受记不？”
“不尔，善现。”
“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为以一切法非有生非无生法性，于佛无上正等菩提得受记不？”
“不尔，善现。”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若尔，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于佛无上正等菩提堪得受记？”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汝见有法于佛无上正等菩提得受记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我不见法于佛无上正等菩提堪得受记，亦不见法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能证者，证时、证处及由此证若所证法皆亦不见。何以故？以一切法皆无所得，于一切法无所得中，能证、所证、证时、证处及由此证不可得故。”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无所得时，不作是念：‘我于无上正等菩提当能证得，我用是法于如是时、于如是处证得无上正等菩提。’”
第四分天主品第二十三尔时，天帝释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难见难觉。”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憍尸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难见难觉。憍尸迦，虚空甚深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虚空难见难觉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难见难觉。何以故？憍尸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自性远离都无所有，如虚空故。”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非少善根诸有情类，能于如是甚深难见难觉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广为有情分别解说。”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憍尸迦，非少善根诸有情类，能于如是甚深难见难觉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广为有情分别解说，或能书写广令流布，是诸有情功德无量。

“憍尸迦，假使于此赡部洲中，一切有情悉皆成就十善业道。于意云何？是诸有情功德多不？”
天帝释曰：“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广为有情分别解说，或能书写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于前功德，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邬波尼杀昙倍亦复为胜。”

尔时，会中有一苾刍告天帝释：“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广为有情分别解说，或复书写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胜于仁者。”

天帝释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初一发心尚胜于我，况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广为有情分别解说，或复书写广令流布！
“苾刍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亦胜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所有功德。

“苾刍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非唯普胜世间天、人、阿素洛等所有功德，亦胜一切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所有功德。

“苾刍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非唯普胜一切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所有功德，亦胜一切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为大施主修行布施。

“苾刍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亦胜一切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常所修学清净尸罗、无缺尸罗、无隙尸罗、无杂尸罗、无秽尸罗、圆满戒蕴。

“苾刍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亦胜一切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常所修学圆满安忍，圆满寂静、无瞋无恨乃至燋木亦无害心究竟安忍。

“苾刍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亦胜一切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常所修学勇猛精进，不舍善轭、无怠无下，身、语、意业圆满精进。

“苾刍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亦胜一切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常所修学可爱静虑、可乐静虑、勇猛静虑、安住静虑、自在静虑、圆满静虑。

“苾刍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亦胜一切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常所修学诸余善根。

“苾刍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方便善巧故，皆胜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亦胜一切声闻、独觉，亦胜一切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诸菩萨众。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深般若波罗蜜多究竟随转。是菩萨摩诃萨能绍一切智智种性令不断绝，常不远离诸佛、菩萨、真净善友。是菩萨摩诃萨如是修行殊胜净行，常不远离妙菩提座，降伏众魔制诸外道。是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方便善巧，常能济拔溺烦恼泥诸有情类。是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方便善巧，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不学声闻、独觉乘等所应学法。

“苾刍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学时，诸天神众皆大欢喜，护世四王各领天众来至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咸作是言：‘善哉！大士，当勤精进学诸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勿学声闻、独觉乘等所应学法，若如是学疾当安坐妙菩提座，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如先如来、应、正等觉受四天王所奉四钵，汝亦当受；如昔护世四大天王奉上四钵，我亦当奉。’

“苾刍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我等天帝尚领天众来至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况余天神不诣其所？

“苾刍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众，并诸天、龙、阿素洛等，常随护念。由此因缘，是菩萨摩诃萨一切世间险难、危厄、身心忧苦皆不侵害，世间所有四大相违种种疾病皆于身中永无所有，唯除重业转现轻受。

“苾刍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获如是等现世功德、后世功德无量无边。”

时，阿难陀窃作是念：“天主帝释为自辩才赞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诸菩萨功德胜利，为是如来威神之力？”

时，天帝释承佛威神，知阿难陀心之所念，白言：“大德，我所赞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诸菩萨功德胜利，皆是如来威神之力。”

尔时，佛告阿难陀言：“如是，如是，今天帝释赞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诸菩萨功德胜利，当知皆是如来神力非自辩才。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诸菩萨摩诃萨众功德胜利，定非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所能赞说。”
第四分无杂无异品第二十四尔时，佛告阿难陀言：“若时菩萨摩诃萨思惟般若波罗蜜多，习学般若波罗蜜多，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是时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恶魔皆生犹豫，咸作是念：‘此菩萨摩诃萨为于中间证于实际，退堕声闻或独觉地；为趣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乐一切？’

“复次，庆喜，若时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是时恶魔生大忧苦，身心战栗如中毒箭。

“复次，庆喜，若时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是时恶魔来到其所，化作种种可怖畏事，所谓刀剑、恶兽、毒蛇，猛火炽然四方俱发，欲令菩萨身心惊惧，迷失无上正等觉心，于所修行心生退屈，乃至发起一念乱意，障碍无上正等菩提，是彼恶魔深心所愿。”

尔时，庆喜便白佛言：“为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皆为恶魔之所扰乱，为有扰乱、不扰乱者？”

佛告庆喜：“非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皆为恶魔之所扰乱，然有扰乱、不扰乱者。”

具寿庆喜复白佛言：“何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为诸恶魔之所扰乱？何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

佛告庆喜：“若菩萨摩诃萨先世闻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信解心、毁訾、诽谤，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先世闻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信解心、不起毁谤，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疑惑犹豫为有为无、为实不实，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都无疑惑犹豫、信定实有，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远离善友，为诸恶友之所摄持，不闻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处，由不闻故不能解了，不解了故不能修习，不修习故不能请问：云何应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云何应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亲近善友，不为恶友之所摄持，得闻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处，由得闻故便能解了，由解了故即能修习，由修习故便能请问：云何应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云何应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摄受、赞叹非真妙法，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亲近般若波罗蜜多，不摄、不赞非真妙法，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于真妙法毁訾、诽谤。尔时，恶魔便作是念：‘今此菩萨与我为伴，由彼毁谤真妙法故，便有无量初学大乘诸菩萨众于真妙法亦生毁谤，由此因缘我愿圆满。虽有无量新学大乘诸菩萨众与我为伴，然不能令我愿满足，今此菩萨与我为伴，令我所愿一切满足，故此菩萨是我真伴，我应摄受令增势力。’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亲近般若波罗蜜多，于真妙法赞叹信受，亦令无量新学大乘诸菩萨众于真妙法赞叹信受，由此恶魔愁忧惊怖，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作如是语：‘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甚深、难见、难觉，何用宣说、听闻、受持、读诵、思惟、精勤修学、书写流布？此经典为我尚不能得其源底，况余薄福浅智者哉！’时，有无量新学大乘诸菩萨等，闻其所说心皆惊怖，便退无上正等觉心，堕于声闻或独觉地。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作如是语：‘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甚深难见难觉，若不宣说、听闻、受持、读诵、思惟、精勤修学、书写流布，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必无是处。’时，有无量新学大乘诸菩萨等，闻其所说欢喜踊跃，便于般若波罗蜜多常乐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精进修行、为他演说、书写流布，求趣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恃己所有功德善根，轻余菩萨摩诃萨众，谓作是言：‘我能安住真远离行，汝等皆无。我能修习真远离行，汝等不能。’尔时，恶魔欢喜踊跃言：‘此菩萨是吾伴侣，流转生死未有出期。所以者何？是诸菩萨恃己所有功德善根，轻余菩萨摩诃萨众，便远无上正等菩提，不能精勤空我境界。’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不恃己有功德善根，轻余菩萨摩诃萨众，虽常精进修诸善法，而不执着诸善法相，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自恃名姓及所修习杜多功德，轻蔑诸余修胜善法诸菩萨众，常自赞叹、毁訾他人，实无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行、状、相而谓实有，起诸烦恼言：‘汝等无菩萨名姓，唯我独有。’由增上慢轻余菩萨。尔时，恶魔便大欢喜，作如是念：‘今此菩萨令我国土宫殿不空，增益地狱、傍生、鬼界。’是时，恶魔助其神力，令转增益威势辩才，由此多人信受其语，因斯劝发同彼恶见，同恶见已随彼邪学，随邪学已烦恼炽盛，心颠倒故，诸所发起身、语、意业皆能感得不可爱乐衰损苦果。由此因缘，增长地狱、傍生、鬼界，令魔宫殿国土充满，由此恶魔欢喜踊跃，诸有所作随意自在。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不恃己有虚妄姓名及所修习杜多功德，轻蔑诸余修胜善法诸菩萨众，于诸功德离增上慢，常不自赞亦不毁他，能善觉知诸恶魔事，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

“复次，庆喜，若时菩萨摩诃萨与求声闻、独觉乘者更相毁蔑、斗诤、诽谤，是时恶魔见此事已，便作是念：‘今此菩萨虽远无上正等菩提而不极远，虽近地狱、傍生、鬼界而不甚近。’作是念已，虽生欢喜而不踊跃。若时菩萨摩诃萨与诸菩萨摩诃萨众更相毁蔑、斗诤、诽谤，是时恶魔见此事已，便作是念：‘此二菩萨极远无上正等菩提，甚近地狱、傍生、鬼界。’作是念已欢喜踊跃，增其威势，令二朋党斗诤不息，使余无量无边有情皆于大乘深心厌离。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菩萨摩诃萨与求声闻、独觉乘者不相毁蔑、斗诤、诽谤，方便化导令趣大乘，或令勤修自乘胜善；与求无上正等菩提善男子等不相毁蔑、斗诤、诽谤，更相教诲修胜善法，速趣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恶魔之所扰乱。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未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于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诸菩萨摩诃萨起损害心，斗诤、轻蔑、骂辱、诽谤，是菩萨摩诃萨随起尔所念不饶益心，还退尔所劫曾修胜行，经尔所时远离善友，还受尔所生死系缚。若不弃舍大菩提心，还尔所劫被弘誓铠，勤修胜行时无间断，然后乃补所退功德。”

尔时，庆喜便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所起恶心生死罪苦，为要流转经尔所时，为于中间亦得出离？是菩萨摩诃萨所退胜行，为要精勤经尔所劫被弘誓铠，修诸胜行时无间断，然后乃补所退功德，为于中间有复本义？”

佛告庆喜：“我为菩萨、独觉、声闻说有出罪还补善法。

“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未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于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诸菩萨摩诃萨起损害心，斗诤、轻蔑、毁辱、诽谤，后无惭愧怀恶不舍，不能如法发露悔过。我说彼类

于其中间无有出罪还补善义，要尔所劫流转生死，远离善友众苦所缚。若不弃舍大菩提心，要尔所劫被弘誓铠，勤修胜行时无间断，然后乃补所退功德。

“若菩萨摩诃萨未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于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诸菩萨摩诃萨起损害心，斗诤、轻蔑、毁辱、诽谤，后生惭愧心不系恶，寻能如法发露悔过，作如是念：‘我今已得难得人身，何容复起如是过恶失大善利？我应饶益一切有情，何容于中反作衰损？我应恭敬一切有情如仆事主，何容于中反生憍慢、毁辱、凌蔑？我应忍受一切有情捶打诃骂，何容于彼反以暴恶身语加报？我应和解一切有情令相敬爱，何容复起勃恶语言与彼乖争？我应堪耐一切有情长时履践，犹如道路亦如桥梁，何容于彼反加凌辱？我求无上正等菩提，为拔有情生死大苦，令得究竟安乐涅盘，何容反欲加之以苦？我应从今尽未来际，如痴、如哑、如聋、如盲，于诸有情无所分别。假使斩截头足手臂、挑目、割耳、劓鼻、截舌、锯解一切身分肢体，于彼有情终不起恶。若我起恶，则便退坏所发无上正等觉心，障碍所求一切智智，不能利益安乐有情。’庆喜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我说之间亦有出罪还补善义，非要经于尔所劫数流转生死。恶魔于彼不能扰乱，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庆喜，诸菩萨摩诃萨与求声闻、独觉乘者不应交涉，设与交涉不应共住，设与共住不应与彼论义决择。所以者何？若与彼类论义决择，或当发起忿恚等心，或复令生粗恶言说；然诸菩萨于有情类不应发起忿恚等心，亦不应生粗恶言说，设被斩斫首足身分亦不应起忿恚恶言。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应作是念：‘我求无上正等菩提，为拔有情生死众苦，令得究竟利益安乐，何容于彼翻为恶事？’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于有情类起忿恚心、发粗恶言，便碍无上正等菩提，亦坏无边菩萨行法。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得无上正等菩提，于诸有情不应忿恚，亦不应起粗恶言说。”

尔时，庆喜便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与菩萨摩诃萨云何共住？”

佛告庆喜：“诸菩萨摩诃萨与菩萨摩诃萨共住相视应如大师。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与菩萨摩诃萨展转相视，应作是念：‘彼是我等真善知识，与我为伴同乘一船、同行一道、同一所趣、同一事业，我等与彼学时、学处及所学法、若由此学皆无有异。’复作是念：‘彼诸菩萨为我等说大菩提道，即我良伴亦我导师。若彼菩萨摩诃萨住杂作意，远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我当于中不同彼学。若彼菩萨摩诃萨离杂作意，不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我当于中常同彼学。’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学，菩提资粮疾得圆满，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于其中间无障无难。”

第四分迅速品第二十五之一尔时，具寿善现便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为尽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不？若菩萨摩诃萨为不生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不？若菩萨摩诃萨为灭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不？若菩萨摩诃萨为不起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不？若菩萨摩诃萨为非有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不？若菩萨摩诃萨为远离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不？若菩萨摩诃萨为离染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不？若菩萨摩诃萨为虚空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不？若菩萨摩诃萨为法界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不？若菩萨摩诃萨为涅盘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不？”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非学一切智智。”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何缘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非学一切智智？”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佛证真如极圆满故，说名如来、应、正等觉，如是真如可说为尽，乃至可说为涅盘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真如离相不可说尽，乃至不可说为涅盘。”

佛告善现：“是故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非学一切智智。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不为尽故学，是学一切智智，乃至不为涅盘故学，是学一切智智。所以者何？佛证真如极圆满故，说名如来、应、正等觉，尔时证得一切智智真如非尽乃至涅盘。是故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是学一切智智。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是学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是学佛地，是学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及余无量无边佛法，即为已学一切智智。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至一切学究竟彼岸。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一切天、魔及诸外道皆不能伏。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速得菩萨不退法性。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速住菩萨不退转地。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速当安坐妙菩提座。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行自祖父如来行处。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即为已学与诸有情为依护法，是学大慈、大悲性故。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是学三转、十二行相无上法轮。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是学安处百千俱胝诸有情界，令住涅盘毕竟安乐。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是学不断如来种姓。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是学诸佛开甘露门。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是学安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住三乘法。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是学示现一切有情究竟寂灭真无为界，是为修学一切智智。

“善现当知，如是学者，下劣有情所不能学。所以者何？如是学者，欲善拔济一切有情生死大苦，欲善安立一切有情广大胜事，欲与有情同受毕竟利益安乐，欲与有情同证无上正等菩提，欲与有情同学自利利他妙行，如太虚空无断无尽。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决定不堕一切地狱、傍生、鬼界、阿素洛中，决定不生边地达絮蔑戾车中，决定不生旃荼罗家、补羯娑家及余种种贫穷、下贱、不律仪家，决定不生种种工巧、伎乐、商贾、杂秽之家。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随所生处终不盲聋、喑哑、挛躄、根肢残缺、背偻、癫痫、痈疽、疥癞、痔漏、恶疮，不长不短亦不黧黑，及无种种秽恶疮病。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生生常得眷属圆满、诸根圆满、肢体圆满，音声清亮、形貌端严，言词威肃众人爱敬。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所生之处离害生命，离不与取，离欲邪行，离虚诳语，离粗恶语，离离间语，离杂秽语，亦离贪欲、瞋恚、邪见，终不摄受虚妄邪法，不以邪法而自活命，亦不摄受破戒、恶见、谤法有情以为亲友。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终不生于耽乐少慧长寿天处。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方便善巧势力，由此方便善巧势力，虽能数入静虑、无量及无色定，而不随彼势力受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成就如是方便善巧，于诸定中虽常获得入出自在，而不随彼诸定势力生长寿天，废修菩萨摩诃萨行。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得清净力、清净无畏、清净佛法。”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若一切法本性清净，云何菩萨摩诃萨众如是学时，复能证得清净诸力、清净无畏、清净佛法？”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诸法本来自性清净。是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本性净中，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如实通达心不沉没亦无滞碍，远离一切烦恼染着。故说菩萨如是学时，于一切法复得清净，由此因缘得清净力、清净无畏、清净佛法。

“复次，善现，虽一切法本性清净，而诸异生不知、见、觉。是菩萨摩诃萨为欲令彼知、见、觉故，发勤精进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作如是念：‘我于诸法本性清净知、见、觉已，如实开悟一切有情，令于诸法本性清净亦知、见、觉。’是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得清净力、清净无畏、清净佛法。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于诸有情心行差别皆能通达至极彼岸，方便善巧令诸有情知一切法本性清净，证得毕竟清净涅盘。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五十三

第四分迅速品第二十五之二“善现当知，譬如大地少处出生金银等宝，多处出生咸卤等物；诸有情类亦复如是，少学般若波罗蜜多，多学声闻、独觉地法。善现当知，譬如人趣少分能作转轮王业，多分能作诸小王业；诸有情类亦复如是，少分能修一切智智道，多分能修声闻、独觉道。善现当知，譬如欲界地居天中，少分能造天帝释业，多分能造余天众业；诸有情类亦复如是，少求无上正等菩提，多求声闻、独觉乘果。善现当知，譬如色界初静虑中，少分能修大梵王业，多分能修梵天众业；诸有情类亦复如是，少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多于无上正等菩提犹有退转。

“是故，善现，诸有情类少分能发大菩提心，于中转少能修菩萨摩诃萨行，于中转少能学般若波罗蜜多，于中转少能于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于中极少能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堕极少有情数者，当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令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不起栽蘗俱行之心，不起疑惑俱行之心，不起悭吝俱行之心，不起犯戒俱行之心，不起忿恚俱行之心，不起懈怠俱行之心，不起散乱俱行之心，不起恶慧俱行之心。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能摄一切波罗蜜多，能集一切波罗蜜多，能导一切波罗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中含容一切波罗蜜多故。善现当知，如伪身见普能摄受六十二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含容一切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能正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能引一切波罗蜜多令渐增长。善现当知，譬如命根能持诸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能持一切殊胜善法。所以者何？若菩萨摩诃萨能正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普能摄持一切善法。善现当知，如命根灭诸根随灭，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若菩萨摩诃萨退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退失一切善法。若菩萨摩诃萨能正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普能灭除诸不善法。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至一切波罗蜜多究竟彼岸，应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诸有情最上、最胜。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能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上法故。

“复次，善现，于意云何？于此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宁为多不？”

善现对曰：“赡部洲中诸有情类尚多无数，何况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宁不为多！”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善现当知，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非前非后皆得人身；得人身已，非前非后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修诸菩萨摩诃萨行；修行满已，非前非后皆得无上正等菩提。有菩萨摩诃萨尽其形寿，能以上妙衣服、饮食、房舍、卧具、病缘医药及诸资财，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此诸如来、应、正等觉。于意云何？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善现对曰：“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经弹指顷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大义用，能令菩萨摩诃萨众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欲为一切有情上首，欲普饶益一切有情，无救护者为作救护，无归依者为作归依，无投趣者为作投趣，无眼目者为作眼目，无光明者为作光明，失正路者示以正路，未涅盘者令得涅盘，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求诸佛所行境界，欲居诸佛大仙尊位，欲游戏佛所游戏处，欲作诸佛大师子吼，欲击诸佛无上法鼓，欲扣诸佛无上法钟，欲吹诸佛无上法螺，欲升诸佛无上法座，欲演诸佛无上法义，欲决一切有情疑网，欲入诸佛甘露法界，欲受诸佛微妙法乐，欲证诸佛圆净功德，欲以一音为三千界一切有情宣说正法，普令一切获大饶益，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有一切世、出世间功德胜利而不能得。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一切种功德善根所依处故。善现当知，我曾不见有菩萨摩诃萨勤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不能得世、出世间功德胜利。”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修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岂亦能得声闻、独觉功德善根？”

佛告善现：“声闻、独觉功德善根，此诸菩萨摩诃萨众亦皆能得，但于其中无住无着，以胜智见正观察已，超过声闻及独觉地，趣入菩萨正性离生故，此菩萨摩诃萨众无有一切功德善根而不能得。

“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于一切种声闻、独觉功德善根皆应修学，虽于其中不求作证，而于一切欲善通达，为彼有情宣说开示。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则为邻近一切智智，速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乐一切。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则为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真净福田，超诸世间沙门、梵志、声闻、独觉福田之上，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随所生处，不舍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已于一切智智得不退转，于一切法能正觉知，远离声闻、独觉等地，亲近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作如是念：‘此是般若波罗蜜多，此是修时，此是修处。我能修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我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弃舍如是所应舍法，当能引发一切智智。’是菩萨摩诃萨非行般若波罗蜜多，亦于般若波罗蜜多不能解了。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是般若波罗蜜多，此是修时，此是修处，此是修者，此是般若波罗蜜多所远离法，此是般若波罗蜜多所照了法，此是般若波罗蜜多所证无上正等菩提。’若如是知，是行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作如是念：‘此非般若波罗蜜多，此非修时，此非修处，此非修者，非由般若波罗蜜多远离一切所应舍法，非由般若波罗蜜多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住真如无差别故。’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都无分别、无所觉了，是行般若波罗蜜多。”

第四分幻喻品第二十六时，天帝释作是念言：“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尚胜一切有情之类，况得无上正等菩提！若诸有情闻说一切智智名字深生信解，尚为获得人中善利，及得世间最胜寿命，况发无上正等觉心，或能听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诸有情能发无上正等觉心，听闻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诸余有情皆应愿乐，所获功德，世间天、人、阿素洛等皆不能及。”

尔时，世尊知天帝释心之所念，便告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念。”

时，天帝释踊跃欢喜，化作天上微妙香花，捧散如来及诸菩萨，既散花已作是愿言：“若菩萨乘善男子等求趣无上正等菩提，以我所生善根功德，令彼所愿殊胜功德速得圆满，令彼所求无上佛法速得圆满，令彼所求一切智智相应诸法速得圆满，令彼所求自然人法速得圆满，令彼所求无漏圣法速得圆满，令彼一切所欲闻法皆得如意。若求声闻、独觉乘者，亦令所愿疾得满足

。”

作是愿已，便白佛言：“若菩萨乘善男子等已发无上正等觉心，我终不生一念异意，令其退转大菩提心；我终不生一念异意，令诸菩萨摩诃萨众厌离无上正等菩提，退堕声闻、独觉等地；我终不起一念异心，令诸菩萨摩诃萨众退失大悲相应作意。若菩萨摩诃萨已于无上正等菩提深心乐欲，我愿彼心倍复增进，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愿彼菩萨摩诃萨众见生死中种种苦已，为欲利乐世间天、人、阿素洛等，发起种种坚固大愿：‘我既自度生死大海，亦当精勤度未度者；我既自解生死系缚，亦当精勤解未解者；我于种种生死恐怖既自安隐，亦当精勤安未安者；我既自证究竟涅盘，亦当精勤令未证者皆同证得。’

“世尊，若有情类于初发心菩萨功德深心随喜，得几许福？于久发心修诸胜行菩萨功德深心随喜，得几许福？于不退转地菩萨功德深心随喜，得几许福？于一生所系菩萨功德深心随喜，得几许福？”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憍尸迦，妙高山王可知两数，此有情类随喜俱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憍尸迦，四大洲界可知两数，此有情类随喜俱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憍尸迦，小千世界可知两数，此有情类随喜俱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憍尸迦，中千世界可知两数，此有情类随喜俱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憍尸迦，我此三千大千世界可知两数，此有情类随喜俱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憍尸迦，假使三千大千世界合为一海，有取一毛析为百分，持一分端沾彼海尽可知滴数，此有情类随喜俱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若诸有情于诸菩萨从初发心乃至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无量无边殊胜功德不生随喜，或复于彼随喜俱心所生福德不闻、不知、不起忆念、不生随喜，当知皆是魔所执持、魔所魅着、魔之朋党、魔天界没来生此间。所以者何？若菩萨摩诃萨求趣无上正等菩提，修诸菩萨摩诃萨行，若有发心于彼功德深生随喜，若有于彼随喜功德深心忆念生随喜者，皆能破坏一切魔军宫殿眷属，疾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乐一切。世尊，若诸有情深心敬爱佛、法、僧宝，随所生处常欲见佛、闻法、遇僧，于诸菩萨摩诃萨众功德善根应深随喜，既随喜已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而不应生二、不二想。若能如是，疾证无上正等菩提，饶益有情破魔军众。”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憍尸迦，若诸有情于诸菩萨摩诃萨众功德善根，深心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诸有情速能圆满诸菩萨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若诸有情于诸菩萨摩诃萨众功德善根，深心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诸有情具大威力，常能奉事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善知识，恒闻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善知义趣。是诸有情成就如是随喜回向功德善根，随所生处，常为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不见恶色，不闻恶声，不嗅恶香，不尝恶味，不觉恶触，不思恶法，不堕恶趣，生天、人中恒受种种无染胜乐，常不远离诸佛世尊，从一佛国趣一佛国，亲近诸佛、种诸善根，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何以故？憍尸迦，是诸有情能于无量诸菩萨众功德善根，深心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由此因缘善根增进，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既得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如实饶益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令住无余般涅盘界。

“以是故，憍尸迦，住菩萨乘善男子等，于菩萨众功德善根，皆应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于生随喜及回向时，不应执着即心、离心随喜回向，不应执着即心修行、离心修行。若能如是无所执着随喜回向，修诸菩萨摩诃萨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度诸天、人、阿素洛等，令脱生死得般涅盘。由此因缘，诸有情类于诸菩萨功德善根，皆应发生随喜回向，能令无量无边有情种诸善根获大利乐。”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心皆如幻，云何菩萨摩诃萨能证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汝为见有如幻心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汝见幻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我不见幻，亦不见有如幻之心。”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汝不见幻，不见如幻心，若处无幻、无如幻心，汝见有是心能得无上正等菩提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我都不见有处无幻、无如幻心，更有是心能得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处离幻、离如幻心，汝见有是法能得无上正等菩提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我都不见有处离幻、离如幻心，更有是法能得无上正等菩提。

“世尊，我都不见即、离心法，说何等法是有是无？以一切法毕竟离故。若一切法毕竟离者，不可施设是有是无；若法不可施设有无，则不可说能得无上正等菩提，非无所有法能得菩提故。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无所有，性不可得、无染无净，毕竟离法无所有故，不得无上正等菩提，是故般若波罗蜜多亦毕竟离。若法毕竟离，是法不应修，亦不应遣，亦复不应有所引发。

“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既毕竟离，云何可说诸菩萨摩诃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世尊，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毕竟离，云何毕竟离法能得毕竟离法？是故般若波罗蜜多应不可说证得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汝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既毕竟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毕竟离。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毕竟离故，得毕竟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若深般若波罗蜜多非毕竟离，应非般若波罗蜜多，以深般若波罗蜜多毕竟离故，得名般若波罗蜜多。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非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虽非离法能得离法，而得无上正等菩提非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应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所行义趣极为甚深。”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所行义趣极为甚深。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虽行如是甚深义趣，而于声闻、独觉地法能不作证。”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诸菩萨摩诃萨所作不难，不应说彼能为难事。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所证义趣都不可得，能证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证法、证者、证处、证时亦不可得。世尊，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语，心不沉没亦不忧悔、不惊、不怖，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如是行时，不见众相，不见我行，不见不行，不见般若波罗蜜多是我所行，不见无上正等菩提是我所证，亦复不见证处、时等。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于如是事亦复不见，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便近无上正等菩提。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于如是事亦复不见，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便远声闻、独觉等地。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于如是事亦不分别，虽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行般若波罗蜜多，亲近无上正等菩提，远离声闻、独觉等地。’

“世尊，譬如虚空，不作是念：‘我去彼事若远若近。’所以者何？虚空无动亦无分别，无分别故。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远声闻、独觉等地，我近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分别故。

“世尊，譬如幻士，不作是念：‘幻质、幻师去我为近，傍观众等去我为远。’所以者何？所幻化者无分别故。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远声闻、独觉等地，我近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分别故。

“世尊，譬如影像，不作是念：‘我因彼现去我为近，镜水等法去我为远。’所以者何？所现影像无分别故。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远声闻、独觉等地，我近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分别故。

“世尊，如诸如来、应、正等觉，于一切法无爱无憎。所以者何？如来永断一切分别爱憎等故。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爱无憎。所以者何？如诸如来、应、正等觉，所得般若波罗蜜多永断一切妄想分别故，于诸法无爱无憎。诸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永伏一切妄想分别故，于诸法无爱无憎。

“世尊，如诸如来、应、正等觉所变化者，不作是念：‘我远声闻、独觉等地，我近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所变化者无分别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不作是念：‘我远声闻、独觉等地，我近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分别故。

“世尊，如诸如来、应、正等觉欲有所作，化作化者令作彼事，然所化者不作是念：‘我能造作如是事业。’所以者何？诸所化者于所作业无分别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有所为故而勤修学，既修学已虽能成办所作事业，而于所作无所分别。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分别故。

“世尊，譬如巧匠或彼弟子，有所为故造作机关或男、或女、或象、马等；此诸机关虽有所作，而于彼事都无分别。所以者何？机关法尔无分别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有所为故而成立之，既成立已虽能成办种种事业，而于其中都无分别。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法尔于法无分别故。”

第四分坚固品第二十七之一时，舍利子问善现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为行坚固法，为行不坚固法？”

善现答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行不坚固法，不行坚固法。何以故？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一切法，毕竟皆无坚固性故。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及一切法，尚不见有非坚固法可得，况见有坚固法可得？”

时，有无量欲界天子、色界天子，咸作是念：“若菩萨乘善男子等，能发无上正等觉心，虽行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而于实际能不作证，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由此因缘，是有情类甚为希有能为难事，应当敬礼。所以者何？是菩萨乘善男子等虽行法性，而于其中能不作证。”

尔时，善现知诸天子心之所念，便告之言：“此菩萨乘善男子等，不证实际，不堕声闻及独觉地，非甚希有亦未为难。若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及诸有情毕竟非有皆不可得，而发无上正等觉心，被精进甲誓度无量无边有情，令入无余般涅盘界，是菩萨摩诃萨乃甚希有能为难事。天子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虽知有情毕竟非有都不可得，而发无上正等觉心，被精进甲为欲调伏诸有情类，如有为欲调伏虚空。何以故？诸天子，虚空离故，当知一切有情亦离；虚空空故，当知一切有情亦空；虚空不坚实故，当知一切有情亦不坚实；虚空无所有故，当知一切有情亦无所有。由此因缘，是菩萨摩诃萨乃甚希有能为难事。

“天子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被大愿铠，为欲调伏一切有情，而诸有情毕竟非有、都不可得，如有被铠与虚空战。天子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被大愿铠，为欲饶益一切有情，而诸有情及大愿铠毕竟非有、俱不可得。何以故？诸天子，有情离故，此大愿铠当知亦离；有情空故，此大愿铠当知亦空；有情不坚实故，此大愿铠当知亦不坚实；有情无所有故，此大愿铠当知亦无所有。天子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调伏饶益诸有情事亦不可得。何以故？诸天子，有情离故，此调伏饶益事当知亦离；有情空故，此调伏饶益事当知亦空；有情不坚实故，此调伏饶益事当知亦不坚实；有情无所有故，此调伏饶益事当知亦无所有。天子当知，诸菩萨摩诃萨亦无所有。何以故？诸天子，有情离故，诸菩萨摩诃萨当知亦离；有情空故，诸菩萨摩诃萨当知亦空；有情不坚实故，诸菩萨摩诃萨当知亦不坚实；有情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诃萨当知亦无所有。

“天子当知，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语，心不沉没亦不忧悔、不惊、不怖，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诸天子，有情离故，当知色蕴亦离，有情离故，当知受、想、行、识蕴亦离；有情离故，当知眼处亦离，有情离故，当知耳、鼻、舌、身、意处亦离；有情离故，当知色处亦离，有情离故，当知声、香、味、触、法处亦离；有情离故，当知眼界亦离，有情离故，当知耳、鼻、舌、身、意界亦离；有情离故，当知色界亦离；有情离故，当知声、香、味、触、法界亦离；有情离故，当知眼识界亦离，有情离故，当知耳、鼻、舌、身、意识界亦离；有情离故，当知眼触亦离，有情离故，当知耳、鼻、舌、身、意触亦离；有情离故，当知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亦离，有情离故，当知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亦离；有情离故，当知地界亦离，有情离故，当知水、火、风、空、识界亦离；有情离故，当知因缘亦离，有情离故，当知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亦离；有情离故，当知无明亦离，有情离故，当知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亦离；有情离故，当知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离；有情离故，当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离；有情离故，当知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离；有情离故，当知苦圣谛乃至道圣谛亦离；有情离故，当知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亦离；有情离故，当知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亦离；有情离故，当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离；有情离故，当知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离；有情离故，当知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亦离；有情离故，当知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亦离；有情离故，当知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离；有情离故，当知五眼、六神通亦离；有情离故，当知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离；有情离故，当知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亦离；有情离故，当知三十二相、八十随好亦离；有情离故，当知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亦离；有情离故，当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离；有情离故，当知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亦离；有情离故，当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离；有情离故，当知一切智智亦离；有情离故，当知一切法亦离。

“天子当知，若菩萨摩诃萨闻说一切法无不离时，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沉、不没，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世尊告善现曰：“何因缘故诸菩萨摩诃萨闻说一切法无不离时，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沉、不没？”

具寿善现白言：“世尊，以一切法皆远离故，诸菩萨摩诃萨闻说一切法无不离时，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沉、不没。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若能惊等、若所惊等、若惊等处、若惊等时、若惊等者、由此惊等皆无所得，以一切法不可得故。世尊，若菩萨摩诃萨闻说是事，心不沉没亦不惊怖、不忧、不悔，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皆不可得，不可施设是能沉等、是所沉等、是沉等处、是沉等时、是沉等者、由此沉等，以是因缘，诸菩萨摩诃萨闻如是事，心不沉没亦不惊怖、不忧、不悔。

“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诸天帝释、大梵天王、世界主等皆共敬礼、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非但恒为诸天帝释、大梵天王、世界主等，皆共敬礼、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菩萨摩诃萨亦为过此极光净天、若遍净天、若广果天、若净居天及余天、龙、阿素洛等，皆共敬礼、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为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众常共护念。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令一切功德善根疾得圆满。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为诸佛及诸菩萨并诸天、龙、阿素洛等守护忆念，当知行佛所应行处，亦正修行佛所行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已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一切魔军及诸外道恶知识等不能留难。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其心坚固踰于金刚。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变为魔，是一一魔各复化作尔所恶魔，此恶魔众皆有无量无数神力，是诸恶魔尽其神力，不能留难是菩萨摩诃萨，令不能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于无上正等菩提或有退转。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已得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知一切法不可得故。

“复次，善现，置一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变为魔，假使十方殑伽沙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皆变为魔，是诸魔众各复化作尔所恶魔，此诸恶魔皆有无量无数神力，是诸恶魔尽其神力，不能留难是菩萨摩诃萨，令不能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于无上正等菩提或有退转。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已得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知一切法不可得故。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成就二法，一切恶魔不能留难，令不能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于

无上正等菩提或有退转。何等为二？一者、不舍一切有情；二者、观察诸法皆空。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二法，一切恶魔不能障碍，令不能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于无上正等菩提或有退转。何等为二？一者、如说悉皆能作；二者、常为诸佛护念。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诸天神等常来礼敬、亲近、供养、请问、劝发，作如是言：‘善哉！大士，汝能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疾证无上正等菩提，一切有情无依怙者能作依怙，无归依者能作归依，无救护者能作救护，无投趣者能作投趣，无舍宅者能作舍宅，无洲渚者能作洲渚，与暗冥者能作光明，与聋盲者能作耳目。何以故？善男子，若能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疾证无上正等菩提，一切恶魔不能留难。’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五十四

第四分坚固品第二十七之二“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现在如来、应、正等觉，苾刍等众前后围绕，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处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是菩萨摩诃萨名字、种姓、色相功德，所谓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真净功德。

“善现当知，如我今者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宝幢菩萨摩诃萨等诸菩萨摩诃萨，及余现住不动佛所净修梵行住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名字、种姓、色相功德，所谓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真净功德。现在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彼亦有诸菩萨摩诃萨净修梵行不离般若波罗蜜多，彼诸如来、应、正等觉各于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彼菩萨摩诃萨名字、种姓、色相功德，所谓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真净功德。”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皆在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一切菩萨摩诃萨众名字、种姓、色相功德耶？”

佛言：“不也，非诸如来、应、正等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皆在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一切菩萨摩诃萨众名字、种姓、色相功德。善现当知，有菩萨摩诃萨已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是菩萨摩诃萨蒙诸如来、应、正等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色相功德。”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颇有菩萨摩诃萨众未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而蒙如来、应、正等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色相功德耶？”

佛言：“亦有！谓有菩萨摩诃萨众虽于无上正等菩提未得不退，而修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是菩萨摩诃萨亦蒙如来、应、正等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色相功德。”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此所说者是何菩萨摩诃萨耶？”

佛告善现：“有诸菩萨摩诃萨众随不动佛为菩萨时所修而学、所行而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是菩萨摩诃萨虽于无上正等菩提未得不退，而蒙如来、应、正等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色相功德。复有菩萨摩诃萨众随宝幢菩萨摩诃萨等所修而学、所行而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是菩萨摩诃萨虽于无上正等菩提未得不退，而蒙如来、应、正等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色相功德。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生性中，虽深信解而未证得无生法忍，于一切法皆寂静性，虽深信解而未得入不退转地，是菩萨摩诃萨已住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亦蒙如来、应、正等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色相功德。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蒙诸如来、应、正等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色相功德，是菩萨摩诃萨超诸声闻及独觉地，近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必当安住不退转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义趣深心信解，无惑、无疑、不迷、不闷，但作是念：‘如佛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理趣必然，定非颠倒。’是菩萨摩诃萨应作是念：‘我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深生信解，决定已于或复当于不动如来、应、正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所，广闻般若波罗蜜多，于深义趣深生信解；生信解已，勤修梵行，当得住于不退转地；住是地已，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但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尚获无边功德胜利，况深信解、如说修行，系念思惟甚深义趣！是菩萨摩诃萨安住真如近一切智，疾证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宣说法要。”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法离真如无别可得，为说何法安住真如？复说谁能近一切智，疾证无上正等菩提？谁复为谁说何法要？”

佛告善现：“汝所问言‘法离真如无别可得？为说何法安住真如？复说谁能近一切智，疾证无上正等菩提？谁复为谁说何法？’者，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法离真如都不可得，如何可说法住真如？

“善现，真如尚不可得，况别有法能住真如？岂复有能近一切智，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宁复有能为他说法？善现当知，真如不可自住真如，此中都无能、所住故；真如不能近一切智，此中都无能、所近故；真如不能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此中都无能得、所得差别性故；真如不能为他说法，此中都无能、所说故。随世俗故，说有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安住真如，近一切智，疾证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宣说法要。”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甚深极难信解，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虽知诸法皆不可得，而求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宣说法要，甚为难事。所以者何？定无有法能住真如，亦无有能近一切智、疾证无上正等菩提，亦无有能宣说法要，然诸菩萨闻如是事，心不沉没、无惑、无疑、不惊、不恐亦不迷闷，如是等事甚为希有。”

尔时，善现谓帝释言：“憍尸迦，如汝所说‘诸菩萨众闻甚深法，心不沉没、无惑、无疑、不惊、不恐亦不迷闷，而求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宣说法要，极为难事甚希有！’者。憍尸迦，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观法皆空、都无所有，谁沉？谁没？谁惑？谁疑？谁惊？谁恐？谁迷？谁闷？是故此事未为希有。然为有情愚痴颠倒，不能通达诸法皆空故，求菩提欲为宣说方便善巧，非极为难。”

天帝释言：“尊者善现，诸有所说无不依空，是故所言常无滞碍。如有以箭仰射虚空，若远若近俱无滞碍；尊者所说亦复如是，若深若浅一切依空，谁能于中敢作留难？”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我与尊者善现所说，为顺如来实语、法语，于法随法，为正说耶？”

尔时，世尊告天帝释：“汝与善现诸有所言，皆顺如来实语、法语，于法随法，无颠倒说。何以故？憍尸迦，具寿善现所有辩才，无不依空而施设故。所以者何？具寿善现观一切法皆毕竟空，尚不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况有能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尚不得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况有能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者？尚不得一切智，况有能得一切智者？尚不得真如，况有能得真如成如来者？尚不得无生性，况有能证无生性者？尚不得菩提，况有能证佛菩提者？尚不得十力，况有能成十力者？尚不得四无所畏，况有能成四无所畏者？尚不得诸法，况有能说法者？何以故？憍尸迦，具寿善现于一切法住远离住，于一切法住无所得住，观一切法毕竟皆空，所能行等不可得故。

“憍尸迦，具寿善现于一切法住远离住、无所得住，比诸菩萨摩诃萨众所住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乃至邬波尼杀昙分亦不及一。何以故？憍尸迦，是诸菩萨摩诃萨众所住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除如来住，于余菩萨及诸声闻、独觉等住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以是故，憍尸迦，若菩萨摩诃萨欲于一切有情众中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者，当住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无得暂舍。”

第四分散花品第二十八尔时，会中无量无数三十三天欢喜踊跃，各取天上微妙香花，奉散如来及诸菩萨。

是时，众内六千苾刍俱从座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着地，向薄伽梵曲躬合掌。佛神力故，各于掌中微妙香花自然盈满。是苾刍众踊跃欢喜得未曾有，各以此花奉散佛上及诸菩萨，既散花已同发愿言：“我等用斯胜善根力，愿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速趣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世尊即便微笑。如佛常法，从其面门放种种光，青黄赤白红紫碧绿金银颇胝，傍照无边诸佛国土，上至梵世下彻风轮，渐复还来绕佛右转，经三匝已从顶上入。

时，阿难陀即从座起，礼佛合掌白言：“世尊，何因何缘现此微笑？诸佛现笑非无因缘，惟愿如来哀愍为说！”

尔时，佛告阿难陀言：“此诸苾刍于当来世星喻劫中皆得作佛，同名散花，十号具足，声闻僧数一切皆等，寿量亦等二十千劫。彼一一佛所演言教，理趣深广流布天、人，正法住世俱二万劫。彼诸佛土广博严净，人物炽盛安隐丰乐。彼诸如来各于自土，将诸弟子循环游历村城、聚落、国邑、王都，转妙法轮度天、人众，令获殊胜利益安乐。彼诸世尊往来住处，昼夜常雨五色妙花。由此因缘，故我微笑。是故，庆喜，若菩萨摩诃萨欲得安住最胜住者，当住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若菩萨摩诃萨欲得安住如来住者，当住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

“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令得究竟，是菩萨摩诃萨先世或从人中没已还生此处，或从睹史多天上没来生人间。所以者何？彼于先世或在人中、或居天上，由曾广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故，于今生能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如来现见，若菩萨摩诃萨能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身、命、财无所顾者，定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

“复次，庆喜，若有情类爱乐听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闻已受持、读诵、书写、精勤修学、如理思惟，为菩萨乘善男子等宣说开示、教诫教授，当知彼人是大菩萨，曾于过去亲从如来、应、正等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闻已受持、读诵、书写、精勤修学、如理思惟，亦曾为他宣说开示、教诫教授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故，于今生能办是事。庆喜当知，是有情类曾于过去无量佛所种诸善根故，于今生能作是事。此有情类应作是思：‘我先非唯从声闻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定从如来、应、正等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我先非唯于声闻等亲近

、供养、种诸善根，定于如来、应、正等觉亲近、供养、种诸善根。由是因缘，今得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爱乐、受持、读诵、书写、精勤修学、如理思惟，广为有情宣说无倦。’

“复次，庆喜，若有情类不惊不怖，爱乐听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闻已受持、读诵、书写、精勤修学、如理思惟，若法、若义、若文、若意皆善通达随顺修行，是诸有情则为现见我等如来、应、正等觉。庆喜当知，若有情类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义趣，深心信解、不生毁谤、不可沮坏，是诸有情已曾供养无量诸佛，于诸佛所多种善根，亦为无量善友摄受。

“复次，庆喜，若诸有情能于如来、应、正等觉胜福田所种诸善根，虽定当得或声闻果、或独觉果、或如来果，而证无上正等菩提，要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善达无碍，精进修行诸菩萨行令极圆满。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善达无碍，精进修行诸菩萨行令极圆满，是菩萨摩诃萨不证无上正等菩提，而住声闻、独觉地者，必无是处。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应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善达无碍，精进修行诸菩萨行令极圆满。

“是故，庆喜，我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付嘱于汝，应正受持、读诵、通利，莫令忘失。庆喜当知，除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受持诸余我所说法，设有忘失其罪尚轻；若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不善受持，下至一句有所忘失，其罪甚重。庆喜当知，若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下至一句能善受持不忘失者获福无量；若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不善受持，下至一句有忘失者，所获重罪同前福量。是故，庆喜，我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殷勤付汝，当正受持、读诵、通利、如理思惟、广为他说、分别开示，令受持者究竟解了文义意趣。

“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如理思惟、广为他说，分别开示令其解了，是菩萨摩诃萨则为受持摄取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所证无上正等菩提生长之处。庆喜当知，若有情类起殷净心现于我所，欲持种种上妙花鬘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懈倦者，当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如理思惟、广为他说，分别开示令其解了，或复书写众宝庄严，恒以种种上妙花鬘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不应懈息。

“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现前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我及十方三世诸佛。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闻深般若波罗蜜多，起殷净心恭敬爱乐，即于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证无上正等菩提，起殷净心恭敬爱乐。庆喜，汝若爱乐于我、不舍于我，亦当爱乐、不舍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下至一句勿令忘失。

“庆喜，我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付嘱因缘，虽经无量百千大劫亦不可尽。举要言之，如我既是汝等大师，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亦是汝等大师，汝等天、人、阿素洛等敬重于我，亦当敬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故，庆喜，我以无量善巧方便，付汝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汝当受持无令忘失。我今持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对诸天、人、阿素洛等无量大众付嘱于汝，应正受持勿令忘失。

“庆喜，我今实言告汝，诸有净信欲不舍佛、欲不舍法、欲不舍僧，复欲不舍三世诸佛所证无上正等菩提，定不应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名为我等诸佛教诫教授诸弟子法。

“庆喜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爱乐听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如理思惟，以无量门广为他说，分别开示施设建立，令其解了精进修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疾证无上正等菩提，能速圆满一切智智。所以者何？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一切智智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庆喜当知，三世诸佛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出生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庆喜，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当勤精进修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摩诃萨母，生诸菩萨摩诃萨故。

“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勤学六种波罗蜜多，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庆喜，我以此六波罗蜜多更付嘱汝，当正受持无令忘失。所以者何？如是六种波罗蜜多是诸如来、应、正等觉无尽法藏，一切佛法从此生故。庆喜当知，十方三世诸佛世尊所说法要，皆是六种波罗蜜多无尽法藏之所流出。庆喜当知，十方三世诸佛世尊，皆依六种波罗蜜多无尽法藏精勤修学，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庆喜当知，十方三世诸佛世尊声闻弟子，皆依六种波罗蜜多无尽法藏精勤修学，已、正、当入无余涅盘。

“复次，庆喜，假使汝为声闻乘人说声闻法，由此法故，三千大千世界有情一切皆得阿罗汉果，犹未为我作佛弟子所应作事。汝若能为菩萨乘人宣说一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即名为我作佛弟子所应作事，我于此事深生随喜，胜汝教化三千大千世界有情一切皆得阿罗汉果。

“复次，庆喜，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由他教力，非前非后皆得人身，俱时证得阿罗汉果，是诸阿罗汉所有施性、戒性、修性诸福业事。于汝意云何？彼福业事宁为多不？”

庆喜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彼福业事无量无边。”

佛告庆喜：“若有声闻能为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经一日夜，所获福聚甚多于彼。

“庆喜当知，置一日夜但经一日，复置一日但经半日，复置半日但经一时，复置一时但经食顷，复置食顷但经须臾，复置须臾但经俄尔，复置俄尔经弹指顷，是声闻人能为菩萨宣说般若波

罗蜜多相应之法，所获福聚甚多于前。何以故？此声闻人所获福聚，超过一切声闻、独觉诸善根故。

“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为声闻人宣说种种声闻乘法，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由此法故，悉皆证得阿罗汉果，皆具种种殊胜功德。于意云何？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因缘，所获福聚宁为多不？”

庆喜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是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无量无边。”

佛告庆喜：“若菩萨摩诃萨为声闻乘善男子等，或独觉乘善男子等，或无上乘善男子等，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经一日夜，所获福聚甚多于前。

“庆喜当知，置一日夜但经一日，复置一日但经半日，复置半日但经一时，复置一时但经食顷，复置食顷但经须臾，复置须臾但经俄尔，复置俄尔经弹指顷，是菩萨摩诃萨能为三乘善男子等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施，超过一切声闻、独觉相应法施及彼二乘诸善根故。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自求无上正等菩提，亦以大乘相应之法示现、劝导、赞励、庆喜他诸有情，令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

“庆喜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自修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教他修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教他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自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教他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自住苦、集、灭、道圣谛，亦教他住苦、集、灭、道圣谛；自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亦教他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自修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亦教他修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自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教他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自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教他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自修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亦教他修极喜地乃至法云地；自修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教他修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自修五眼、六神通，亦教他修五眼、六神通；自修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教他修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修三十二相、八十随好，亦教他修三十二相、八十随好；自修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亦教他修无忘失法、恒住舍性；自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教他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修菩萨摩诃萨行，亦教他修菩萨摩诃萨行；自修无上正等菩提，亦教他修无上正等菩提；自修一切智智，亦教他修一切智智。由此因缘善根增长，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庆喜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殊胜善根，忆念如是殊胜善根，若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者，无有是处。”

尔时，世尊四众围绕，赞说般若波罗蜜多，付阿难陀令受持已，复于一切天、龙、药叉、健达缚、阿素洛、揭路荼、紧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大众会前现神通力，令众皆见不动如来、应、正等觉，声闻、菩萨、大众围绕，为海喻会宣说妙法，及见彼土严净之相。其声闻僧皆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得真自在，心善解脱、慧善解脱，如调慧马亦如大龙，已作所作、已办所办，弃诸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正知解脱，至心自在、第一究竟。其菩萨僧一切皆是众望所识，得陀罗尼及无碍辩，成就无量不可思议、不可称量微妙功德。佛摄神力，令此众会天、龙、药叉、健达缚等，不复见彼不动如来应正等觉、声闻、菩萨及余大众，并彼佛土严净之相。彼佛众会及严净土，皆非此土眼根所对。所以者何？佛摄神力，于彼远境无见缘故。

尔时，佛告阿难陀言：“不动如来、应、正等觉国土众会，汝更见不？”

阿难陀言：“我不复见彼事，非此眼所行故。”

佛告具寿阿难陀言：“如彼如来众会国土非此土眼所行境界，当知诸法亦复如是，非眼根等所行境界。庆喜当知，法不行法，法不见法，法不知法，法不证法。庆喜当知，一切法性无能行者、无能见者、无能知者、无能证者、无动、无作。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无作用，能取、所取俱如虚空，性远离故；以一切法不可思议，能、所思议皆如幻士，性远离故；以一切法无作、受者，如光影等，不坚实故。

“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能如是见，能如是知，能如是证，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亦不执着此诸法相。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是学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欲得一切波罗蜜多速疾圆满，至一切法究竟彼岸，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如是学者，于诸学中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利益安乐一切世间，无依护者为作依护，诸佛世尊开许称赞修学般若波罗蜜多。

“庆喜当知，诸佛、菩萨学此学已，住此学中，能以右手若右足指，举取三千大千世界，掷置他方或还本处，其中有情不知不觉无损无怖。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威力不可思议。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及诸菩萨，学此般若波罗蜜多，于去、来、今及无为法，悉皆获得无碍智见。是故，庆喜，我说能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诸学中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庆喜当知，诸有欲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量、边际者，如愚痴者欲取虚空量及边际。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无量无边际故。

“庆喜当知，我终不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如名身等有量、边际。所以者何？名句、文身是有量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非有量法，非名身等能量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亦非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是彼所量。”

尔时，庆喜便白佛言：“何因缘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说为无量？”

佛告庆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性无尽故说为无量，性远离故说为无量，性寂静故说为无量，如实际故说为无量，如虚空故说为无量，功德多故说为无量，无边际故说为无量，不可量故说为无量。庆喜当知，三世诸佛皆学般若波罗蜜多，究竟圆满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宣说开示，而此般若波罗蜜多常无减尽。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太虚空不可尽故。庆喜当知，诸有欲尽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欲尽虚空边际。是故，庆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说为无尽，由无尽故说为无量。”

尔时，善现作是念言：“此处甚深，我当问佛。”

作是念已，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如来说为无尽？”

佛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太虚空，不可尽故说为无尽。”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观色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受、想、行、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处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处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色处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声、香、味、触、法处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界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界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色界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声、香、味、触、法界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识界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识界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触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触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触为缘所生诸受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地界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水、火、风、空、识界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因缘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无明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观色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受、想、行、识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处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处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色处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声、香、味、触、法处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界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界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色界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声、香、味、触、法界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识界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识界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触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触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触为缘所生诸受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地界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水、火、风、空、识界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因缘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无明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作如是，引发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如是观察十二缘起远离二边，诸菩萨摩诃萨如是观察十二缘起无中无边，是诸菩萨摩诃萨众不共妙观，谓要安坐妙菩提座，方能如是如实观察十二缘起理趣甚深，如太虚空不可尽故，便能证得一切智智。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以如虚空无尽行相，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观察十二缘起，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若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者，皆由不依如是作意方便善巧，不如实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云何应以无尽行相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云何应以无尽行相如实观察十二缘起？

“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若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者，皆由远离引发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若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者，一切皆依引发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是菩萨摩诃萨由依如是方便善巧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以如虚空无尽行相如实观察十二缘起，由此因缘，速能圆满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如是观察缘起法时，不见有法无因而生，不见有法性相常住，不见有法有作、受者。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以如虚空无尽行相如实观察十二缘起，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修诸菩萨摩诃萨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当知，若时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以如虚空无尽行相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观察十二缘起。是时菩萨摩诃萨不见色蕴，不见受、想、行、识蕴；不见眼处，不见耳、鼻、舌、身、意处；不见色处，不见声、香、味、触、法处；不见眼界，不见耳、鼻、舌、身、意界；不见色界，不见声、香、味、触、法界；不见眼识界，不见耳、鼻、舌、身、意识界；不见眼触，不见耳、鼻、舌、身、意触；不见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不见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不见地界，不见水、火、风、空、识界；不见因缘，不见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不见无明，不见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不见布施波罗蜜多，不见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不见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见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不见苦、集、灭、道圣谛；不见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支；不见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不见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不见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不见净观地乃至如

来地；不见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不见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不见五眼、六神通；不见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见三十二相、八十随好；不见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不见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见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不见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见一切智智；不见此佛世界，不见彼佛世界；不见有法能见此佛、彼佛世界。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当知，若时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时恶魔极生忧恼如中毒箭。譬如有人父母卒丧身心苦痛，恶魔亦尔。”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为一恶魔，见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极生忧恼如中毒箭？为多恶魔，为遍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恶魔皆亦如是？”

佛告善现：“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恶魔，见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极生忧恼如中毒箭，各于本座不能自安。所以者何？若菩萨摩诃萨住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伺求其短皆不能得，亦复不能扰乱障碍。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当勤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勤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则能修满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正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便能具足修满一切波罗蜜多，留难事起皆能如实觉知远离。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欲正摄受方便善巧，应行般若波罗蜜多，应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当知，若时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引发般若波罗蜜多，是时无量无数世界诸佛世尊现说法者皆悉护念。是菩萨摩诃萨应作是念：‘彼诸如来、应、正等觉亦从般若波罗蜜多生一切智。’是菩萨摩诃萨作此念已，复应思惟：‘如诸如来、应、正等觉所应证法，我亦当证。’如是，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作是思惟经弹指顷所生福聚，胜有所得诸菩萨众经如殑伽沙数大劫修行布施所获功德，何况能经一日、半日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忆念思惟诸佛功德！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经一日，或复乃至经弹指顷，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忆念思惟诸佛功德，是菩萨摩诃萨不久当住不退转地，是菩萨摩诃萨常为如来、应、正等觉共所护念。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常为如来、应、正等觉所护念者，定证无上正等菩提，不堕声闻、独觉等地，是菩萨摩诃萨决定不复堕诸恶趣，决定不生诸无暇处，常生善趣不离诸佛。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忆念思惟诸佛功德经弹指顷，尚获无边功德胜利，况经一日若过一日，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忆念思惟诸佛功德！如香象菩萨摩诃萨常能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忆念思惟诸佛功德常不舍离，是菩萨摩诃萨今在不动如来、应、正等觉所修行梵行。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五十五

第四分随顺品第二十九“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观诸法不和合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分别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杂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变异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表示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随觉慧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唯有假名所诠表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唯有言说假施设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唯假建立，无处、无时亦无实事可宣说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但有虚假性相用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限碍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色蕴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受、想、行、识蕴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处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处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色处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声、香、味、触、法处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界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界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色界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声、香、味、触、法界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识界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识界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触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触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触为缘所生诸受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地界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水、火、风、空、识界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因缘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无明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无限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相状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通达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本性净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言说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生等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灭等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涅盘等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真如等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去来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自他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自他等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异生圣者本性净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弃舍重担无增益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方处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

“所以者何？色蕴本性无方无处，受、想、行、识蕴本性无方无处；眼处本性无方无处，耳、鼻、舌、身、意处本性无方无处；色处本性无方无处，声、香、味、触、法处本性无方无处；眼界本性无方无处，耳、鼻、舌、身、意界本性无方无处；色界本性无方无处，声、香、味、

触、法界本性无方无处；眼识界本性无方无处，耳、鼻、舌、身、意识界本性无方无处；眼触本性无方无处，耳、鼻、舌、身、意触本性无方无处；眼触为缘所生诸受本性无方无处，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本性无方无处；地界本性无方无处，水、火、风、空、识界本性无方无处；因缘本性无方无处，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本性无方无处；无明本性无方无处，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本性无方无处。

“复次，善现，应观诸法寂灭安乐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爱、无离爱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染、无离染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色蕴真性无染、无离染，受、想、行、识蕴真性无染、无离染；眼处真性无染、无离染，耳、鼻、舌、身、意处真性无染、无离染；色处真性无染、无离染，声、香、味、触、法处真性无染、无离染；眼界真性无染、无离染，耳、鼻、舌、身、意界真性无染、无离染；色界真性无染、无离染，声、香、味、触、法界真性无染、无离染；眼识界真性无染、无离染，耳、鼻、舌、身、意识界真性无染、无离染；眼触真性无染、无离染，耳、鼻、舌、身、意触真性无染、无离染；眼触为缘所生诸受真性无染、无离染，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真性无染、无离染；地界真性无染、无离染，水、火、风、空、识界真性无染、无离染；因缘真性无染、无离染，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真性无染、无离染；无明真性无染、无离染，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真性无染、无离染。

“复次，善现，应观诸法毕竟清净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着离着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觉悟菩提及佛智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空、无相、无愿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良药慈悲为上首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慈住、梵住、无过、无取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于诸有情无恒无忿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大海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虚空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色蕴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受、想、行、识蕴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处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处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色处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声、香、味、触、法处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界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界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色界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声、香、味、触、法界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识界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识界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触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触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触为缘所生诸受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地界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水、火、风、空、识界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因缘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无明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离诸相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色蕴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受、想、行、识蕴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处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处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色处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声、香、味、触、法处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界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界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色界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声、香、味、触、法界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识界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识界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触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触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触为缘所生诸受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地界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水、火、风、空、识界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因缘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无明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日光轮照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一切音声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一切有情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积集善法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得定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一切佛法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法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空性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一切心及心所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心行无边际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善法无转变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不善法无量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应观一切法如师子吼故，随顺般若波罗蜜多。

“所以者何？色蕴如大海，受、想、行、识蕴如大海；眼处如大海，耳、鼻、舌、身、意处如大海；色处如大海，声、香、味、触、法处如大海；眼界如大海，耳、鼻、舌、身、意界如大海；色界如大海，声、香、味、触、法界如大海；眼识界如大海，耳、鼻、舌、身、意识界如大海；眼触如大海，耳、鼻、舌、身、意触如大海；眼触为缘所生诸受如大海，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如大海；地界如大海，水、火、风、空、识界如大海；因缘如大海，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如大海；无明如大海，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如大海。

“复次，善现，色蕴如虚空，受、想、行、识蕴如虚空；眼处如虚空，耳、鼻、舌、身、意处如虚空；色处如虚空，声、香、味、触、法处如虚空；眼界如虚空，耳、鼻、舌、身、意界如虚空；色界如虚空，声、香、味、触、法界如虚空；眼识界如虚空，耳、鼻、舌、身、意识界如虚空；眼触如虚空，耳、鼻、舌、身、意触如虚空；眼触为缘所生诸受如虚空，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如虚空；地界如虚空，水、火、风、空、识界如虚空；因缘如虚空，

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如虚空；无明如虚空，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如虚空。

“复次，善现，色如妙高山种种严饰，受、想、行、识如妙高山种种严饰；眼处如妙高山种种严饰，耳、鼻、舌、身、意处如妙高山种种严饰；色处如妙高山种种严饰，声、香、味、触、法处如妙高山种种严饰；眼界如妙高山种种严饰，耳、鼻、舌、身、意界如妙高山种种严饰；色界如妙高山种种严饰，声、香、味、触、法界如妙高山种种严饰；眼识界如妙高山种种严饰，耳、鼻、舌、身、意识界如妙高山种种严饰；眼触如妙高山种种严饰，耳、鼻、舌、身、意触如妙高山种种严饰；眼触为缘所生诸受如妙高山种种严饰，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如妙高山种种严饰；地界如妙高山种种严饰，水、火、风、空、识界如妙高山种种严饰；因缘如妙高山种种严饰，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如妙高山种种严饰；无明如妙高山种种严饰，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如妙高山种种严饰。

“复次，善现，色蕴如日轮生光，受、想、行、识蕴如日轮生光；眼处如日轮生光，耳、鼻、舌、身、意处如日轮生光；色处如日轮生光，声、香、味、触、法处如日轮生光；眼界如日轮生光，耳、鼻、舌、身、意界如日轮生光；色界如日轮生光，声、香、味、触、法界如日轮生光；眼识界如日轮生光，耳、鼻、舌、身、意识界如日轮生光；眼触如日轮生光，耳、鼻、舌、身、意触如日轮生光；眼触为缘所生诸受如日轮生光，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如日轮生光；地界如日轮生光，水、火、风、空、识界如日轮生光；因缘如日轮生光，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如日轮生光；无明如日轮生光，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如日轮生光。

“复次，善现，色蕴如声无边际，受、想、行、识蕴如声无边际；眼处如声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如声无边际；色处如声无边际，声、香、味、触、法处如声无边际；眼界如声无边际，耳、鼻、舌、身、意界如声无边际；色界如声无边际，声、香、味、触、法界如声无边际；眼识界如声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识界如声无边际；眼触如声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触如声无边际；眼触为缘所生诸受如声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如声无边际；地界如声无边际，水、火、风、空、识界如声无边际；因缘如声无边际，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如声无边际；无明如声无边际，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如声无边际。

“复次，善现，色蕴如有情界无边际，受、想、行、识蕴如有情界无边际；眼处如有情界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如有情界无边际；色处如有情界无边际，声、香、味、触、法处如有情界无边际；眼界如有情界无边际，耳、鼻、舌、身、意界如有情界无边际；色界如有情界无边际，声、香、味、触、法界如有情界无边际；眼识界如有情界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识界如有情界无边际；眼触如有情界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触如有情界无边际；眼触为缘所生诸受如有情界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如有情界无边际；地界如有情界无边际，水、火、风、空、识界如有情界无边际；因缘如有情界无边际，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如有情界无边际；无明如有情界无边际，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如有情界无边际。

“复次，善现，色蕴如地无边际，受、想、行、识蕴如地无边际；眼处如地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如地无边际；色处如地无边际，声、香、味、触、法处如地无边际；眼界如地无边际，耳、鼻、舌、身、意界如地无边际；色界如地无边际，声、香、味、触、法界如地无边际；眼识界如地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识界如地无边际；眼触如地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触如地无边际；眼触为缘所生诸受如地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如地无边际；地界如地无边际，水、火、风、空、识界如地无边际；因缘如地无边际，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如地无边际；无明如地无边际，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如地无边际。

“复次，善现，色蕴如水无边际，受、想、行、识蕴如水无边际；眼处如水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如水无边际；色处如水无边际，声、香、味、触、法处如水无边际；眼界如水无边际，耳、鼻、舌、身、意界如水无边际；色界如水无边际，声、香、味、触、法界如水无边际；眼识界如水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识界如水无边际；眼触如水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触如水无边际；眼触为缘所生诸受如水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如水无边际；地界如水无边际，水、火、风、空、识界如水无边际；因缘如水无边际，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如水无边际；无明如水无边际，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如水无边际。

“复次，善现，色蕴如火无边际，受、想、行、识蕴如火无边际；眼处如火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如火无边际；色处如火无边际，声、香、味、触、法处如火无边际；眼界如火无边际，耳、鼻、舌、身、意界如火无边际；色界如火无边际，声、香、味、触、法界如火无边际；眼识界如火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识界如火无边际；眼触如火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触如火无边际；眼触为缘所生诸受如火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如火无边际；地界如火无边际，水、火、风、空、识界如火无边际；因缘如火无边际，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如火无边际；无明如火无边际，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如火无边际。

“复次，善现，色蕴如风无边际，受、想、行、识蕴如风无边际；眼处如风无边际，耳、鼻、

舌、身、意处如风无边际；色处如风无边际，声、香、味、触、法处如风无边际；眼界如风无边际，耳、鼻、舌、身、意界如风无边际；色界如风无边际，声、香、味、触、法界如风无边际；眼识界如风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识界如风无边际；眼触如风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触如风无边际；眼触为缘所生诸受如风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如风无边际；地界如风无边际，水、火、风、空、识界如风无边际；因缘如风无边际，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如风无边际；无明如风无边际，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如风无边际。

“复次，善现，色蕴如虚空无边际，受、想、行、识蕴如虚空无边际；眼处如虚空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如虚空无边际；色处如虚空无边际，声、香、味、触、法处如虚空无边际；眼界如虚空无边际，耳、鼻、舌、身、意界如虚空无边际；色界如虚空无边际，声、香、味、触、法界如虚空无边际；眼识界如虚空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识界如虚空无边际；眼触如虚空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触如虚空无边际；眼触为缘所生诸受如虚空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如虚空无边际；地界如虚空无边际，水、火、风、空、识界如虚空无边际；因缘如虚空无边际，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如虚空无边际；无明如虚空无边际，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如虚空无边际。

“复次，善现，色蕴离集善相，受、想、行、识蕴离集善相；眼处离集善相，耳、鼻、舌、身、意处离集善相；色处离集善相，声、香、味、触、法处离集善相；眼界离集善相，耳、鼻、舌、身、意界离集善相；色界离集善相，声、香、味、触、法界离集善相；眼识界离集善相，耳、鼻、舌、身、意识界离集善相；眼触离集善相，耳、鼻、舌、身、意触离集善相；眼触为缘所生诸受离集善相，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离集善相；地界离集善相，水、火、风、空、识界离集善相；因缘离集善相，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离集善相；无明离集善相，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离集善相。

“复次，善现，色蕴离集法相，受、想、行、识蕴离集法相；眼处离集法相，耳、鼻、舌、身、意处离集法相；色处离集法相，声、香、味、触、法处离集法相；眼界离集法相，耳、鼻、舌、身、意界离集法相；色界离集法相，声、香、味、触、法界离集法相；眼识界离集法相，耳、鼻、舌、身、意识界离集法相；眼触离集法相，耳、鼻、舌、身、意触离集法相；眼触为缘所生诸受离集法相，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离集法相；地界离集法相，水、火、风、空、识界离集法相；因缘离集法相，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离集法相；无明离集法相，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离集法相。

“复次，善现，色蕴如定无边际，受、想、行、识蕴如定无边际；眼处如定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如定无边际；色处如定无边际，声、香、味、触、法处如定无边际；眼界如定无边际，耳、鼻、舌、身、意界如定无边际；色界如定无边际，声、香、味、触、法界如定无边际；眼识界如定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识界如定无边际；眼触如定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触如定无边际；眼触为缘所生诸受如定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如定无边际；地界如定无边际，水、火、风、空、识界如定无边际；因缘如定无边际，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如定无边际；无明如定无边际，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如定无边际。

“复次，善现，色蕴离色蕴自性，色蕴真如是佛法，受、想、行、识蕴离受蕴等自性，受蕴等真如是佛法；眼处离眼处自性，眼处真如是佛法，耳、鼻、舌、身、意处离耳处等自性，耳处等真如是佛法；色处离色处自性，色处真如是佛法，声、香、味、触、法处离声处等自性，声处等真如是佛法；眼界离眼界自性，眼界真如是佛法，耳、鼻、舌、身、意界离耳界等自性，耳界等真如是佛法；色界离色界自性，色界真如是佛法，声、香、味、触、法界离声界等自性，声界等真如是佛法；眼识界离眼识界自性，眼识界真如是佛法，耳、鼻、舌、身、意识界离耳识界等自性，耳识界等真如是佛法；眼触离眼触自性、眼触真如是佛法，耳、鼻、舌、身、意触离耳触等自性，耳触等真如是佛法；眼触为缘所生诸受离眼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眼触为缘所生诸受真如是佛法，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离耳触为缘所生诸受等自性，耳触为缘所生诸受等真如是佛法；地界离地界自性，地界真如是佛法，水、火、风、空、识界离水界等自性，水界等真如是佛法；因缘离因缘自性，因缘真如是佛法，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离等无间缘等自性，等无间缘等真如是佛法；无明离无明自性，无明真如是佛法，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离行等自性，行等真如是佛法。

“复次，善现，色蕴法性无边际，受、想、行、识蕴法性无边际；眼处法性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法性无边际；色处法性无边际，声、香、味、触、法处法性无边际；眼界法性无边际，耳、鼻、舌、身、意界法性无边际；色界法性无边际，声、香、味、触、法界法性无边际；眼识界法性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识界法性无边际；眼触法性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触法性无边际；眼触为缘所生诸受法性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法性无边际；地界法性无边际，水、火、风、空、识界法性无边际；因缘法性无边际，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法性无边际；无明法性无边际，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法性无边际。

“复次，善现，色蕴空法性无边际，受、想、行、识蕴空法性无边际；眼处空法性无边际，耳、鼻、舌、身、意处空法性无边际；色处空法性无边际，声、香、味、触、法处空法性无边际；眼界空法性无边际，耳、鼻、舌、身、意界空法性无边际；色界空法性无边际，声、香、味、触、法界空法性无边际；眼识界空法性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识界空法性无边际；眼

触空法性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触空法性无边际；眼触为缘所生诸受空法性无边际，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空法性无边际；地界空法性无边际，水、火、风、空、识界空法性无边际；因缘空法性无边际，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空法性无边际；无明空法性无边际，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空法性无边际。

“复次，善现，色蕴心无边际，色蕴心行生故，受、想、行、识蕴心无边际，受蕴等心行生故；眼处心无边际，眼处心行生故，耳、鼻、舌、身、意处心无边际，耳处等心行生故；色处心无边际，色处心行生故，声、香、味、触、法处心无边际，声处等心行生故；眼界心无边际，眼界心行生故，耳、鼻、舌、身、意界心无边际，耳界等心行生故；色界心无边际，色界心行生故，声、香、味、触、法界心无边际，声界等心行生故；眼识界心无边际，眼识界心行生故，耳、鼻、舌、身、意识界心无边际，耳识界等心行生故；眼触心无边际，眼触心行生故，耳、鼻、舌、身、意触心无边际，耳触等心行生故；眼触为缘所生诸受心无边际，眼触为缘所生诸受心行生故，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心无边际，耳触为缘所生诸受等心行生故；地界心无边际，地界心行生故，水、火、风、空、识界心无边际，水界等心行生故；因缘心无边际，因缘心行生故，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心无边际，等无间缘等心行生故；无明心无边际，无明心行生故，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心无边际，行等心行生故。

“复次，善现，色蕴善、不善乃至不可得，受、想、行、识蕴善、不善乃至不可得；眼处善、不善乃至不可得，耳、鼻、舌、身、意处善、不善乃至不可得；色处善、不善乃至不可得，声、香、味、触、法处善、不善乃至不可得；眼界善、不善乃至不可得，耳、鼻、舌、身、意界善、不善乃至不可得；色界善、不善乃至不可得，声、香、味、触、法界善、不善乃至不可得；眼识界善、不善乃至不可得，耳、鼻、舌、身、意识界善、不善乃至不可得；眼触善、不善乃至不可得，耳、鼻、舌、身、意触善、不善乃至不可得；眼触为缘所生诸受善、不善乃至不可得，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善、不善乃至不可得；地界善、不善乃至不可得，水、火、风、空、识界善、不善乃至不可得；因缘善、不善乃至不可得，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善、不善乃至不可得；无明善、不善乃至不可得，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善、不善乃至不可得。

“复次，善现，色蕴无动，受、想、行、识蕴无动；眼处无动，耳、鼻、舌、身、意处无动；色处无动，声、香、味、触、法处无动；眼界无动，耳、鼻、舌、身、意界无动；色界无动，声、香、味、触、法界无动；眼识界无动，耳、鼻、舌、身、意识界无动；眼触无动，耳、鼻、舌、身、意触无动；眼触为缘所生诸受无动，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无动；地界无动，水、火、风、空、识界无动；因缘无动，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无动；无明无动，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无动。

“复次，善现，色蕴如师子吼，受、想、行、识蕴如师子吼；眼处如师子吼，耳、鼻、舌、身、意处如师子吼；色处如师子吼，声、香、味、触、法处如师子吼；眼界如师子吼，耳、鼻、舌、身、意界如师子吼；色界如师子吼，声、香、味、触、法界如师子吼；眼识界如师子吼，耳、鼻、舌、身、意识界如师子吼；眼触如师子吼，耳、鼻、舌、身、意触如师子吼；眼触为缘所生诸受如师子吼，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如师子吼；地界如师子吼，水、火、风、空、识界如师子吼；因缘如师子吼，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如师子吼；无明如师子吼，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如师子吼。

“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若能如是思惟观察觉悟蕴等，随顺般若波罗蜜多，便能远离诳谄作意，亦能远离憍慢作意，亦能远离自赞作意，亦能远离毁他作意，亦能远离我想作意，亦能远离名利作意，亦能远离五盖作意，亦能远离嫉悭作意，由此亦能圆满一切难得希有真净功德，亦能圆满严净佛土，亦能圆满无上佛法，所谓无上正等菩提。”

时，薄伽梵说是经已，无量菩萨摩诃萨众慈氏菩萨而为上首，具寿善现及舍利子、阿难陀等诸大声闻，并诸天、龙、阿素洛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般若经第五会序 明寺沙门玄则制

盖闻：申申夭夭，宴居而欲流诲；愤愤悱悱，离座而思请益。况深慈之远鞠，遍知之委照，妙感之潜通，玄机之盛扣，其于说也，何能已乎！神运之来，亟谐景集，灵山之上，复动希声；良由心涂易芜，情霭难拂，滞识象之为识，昧空色之即空。岂知夫法体法如，不一不二；性相唯寂，言虑莫寻。既无一在而可舒，又无不在而可卷，谅非兆朕之可导，又非尘躅之可随。斯则行不行矣、住不住矣！

观无二之性，与二不二，则非一之名，在一恒一。故纷之则万舛，澄之则一如；一如未限而义区之，一义未易而名异之，一名未改而想贸之，一想未派而取乱之，过此已往其不涯矣！故正乘之与大心，回向之与随喜，忘之则戒定慧蕴，存之则想心见倒。夫见生死者三有，着涅盘者二乘；是故知生死空，斯出三界矣！知涅盘空，斯过二地矣！释五花之授记，乃证菩提；摭七宝之校量，方深福德。天供天护，加顶赞而徒殷；神咒神珠，语灵祥而不极。铺惟此会未传兹壤，凡二十四品，今译充十卷，其亹亹通韵，新新渴奉者，固当不以抵羽而轻积珍矣！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五十六

第五分善现品第一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住王舍城鹫峰山顶，与大苾刍众万二千人俱，皆阿罗汉，具寿善现、舍利子等而为上首，除阿难陀独居学地。复有无量无数菩萨摩诃萨得无碍辩，慈氏菩萨、妙吉祥菩萨等而为上首。

尔时，世尊告善现曰：“汝以辩才应为菩萨摩诃萨众宣示般若波罗蜜多，令诸菩萨摩诃萨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速得成办。”

时，舍利子作是念言：“具寿善现为以自力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示般若波罗蜜多？为是如来威神之力？”

尔时，善现知舍利子心之所念，便告之言：“诸佛弟子有所宣示，皆是如来威神之力。何以故？舍利子，佛为弟子宣示法要，彼依佛教精勤修学，乃至证得诸法实性，证已为他有所宣示，若与法性能不相违，皆是如来威神所致，亦是所证法性等流，是故我当为诸菩萨宣示般若波罗蜜多，皆是如来威神之力。”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世尊使我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示般若波罗蜜多，令诸菩萨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速得成办。世尊，所言诸菩萨者，何法增语谓为菩萨？世尊，我不见有法可名菩萨摩诃萨，亦不见有法可名般若波罗蜜多。世尊，我于菩萨及菩萨法不见不得，亦复不见不得般若波罗蜜多，云何使我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示般若波罗蜜多？世尊，我教何等菩萨摩诃萨修行何等般若波罗蜜多令速成办？

“世尊，菩萨摩诃萨闻说是语，心不沉没亦不退屈、不惊、不怖，如说而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应教般若波罗蜜多令速成办，若无所执即是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学，谓不执着是菩萨心。何以故？是心非心本性净故。”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为有是心非心性不？”

善现反问舍利子言：“心非心性若有若无为可得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善现便语舍利子言：“心非心性若有若无既不可得，如何可问为有是心非心性不？”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何等名为心非心性？”

善现答言：“若无变坏亦无分别，是则名为心非心性。”

时，舍利子赞善现言：“善哉！善哉！诚如所说。佛说仁者住无诤定最为第一，实如圣言。若菩萨摩诃萨闻说是语，心不沉没亦无退屈、不惊、不怖，如说而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已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若菩萨摩诃萨如是观察心非心性，是菩萨摩诃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多。若诸有情欲勤修学或声闻地、或独觉地、或菩萨地，皆于般若波罗蜜多，应常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说修行。所以者何？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教中，广说一切所应学法。诸菩萨摩诃萨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于一切处皆得善巧。”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我于菩萨心不知亦不得，我于菩萨摩诃萨众及于般若波罗蜜多俱不见有实事可得，云何令我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示般若波罗蜜多？世尊，我观一切若生若灭、若染若净都不可得，而于其中说有菩萨、般若名等便有疑悔。世尊，菩萨等名俱无决定亦无住处。所以者何？菩萨名等都无所有，无所有法无定无住。若菩萨摩诃萨闻说是事，心不沉没亦无退屈、不惊、不怖，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决定安住不退转地，以无所住而为方便住无所住。

“复次，世尊，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住色，亦不应住受、想、行、识。所以者何？若住于色，便作色行，非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若住受、想、行、识，便作受、想、行、识行，非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非作、行者能摄受般若波罗蜜多，若不能摄受般若波罗蜜多则不能修习般若波罗蜜多，若不能修习般若波罗蜜多则不能圆满般若波罗蜜多，若不能圆满般若波罗蜜多则不能成办一切智智，若不能成办一切智智便不能益所益有情。所以者何？色不应摄受，受、想、行、识亦不应摄受，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应摄受；色不可摄受故即非色，受、想、行、识亦不可摄受故即非受、想、行、识，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摄受故便非般若波罗蜜多。

“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如是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名菩萨无所摄受三摩地轮，广大资具无量无出，不为一切声闻、独觉之所引夺，亦不摄受一切智智。所以者何？是一切智智非取相修得，诸取相者皆是烦恼。若取修得一切智智者，则胜军梵志于一切智智不应信解，是胜军梵志虽由信解力归趣佛法，名随信行，而能以少分智观一切法性空，悟入一切智智。既悟入已不取色相，亦不取受、想、行、识相，不以喜乐观见此智，不以得闻观见此智，不以内色观见此智，不以外色观见此智，不以内外色观见此智，亦不离色观见此智；不以内受、想、行、识观见此智，不以外受、想、行、识观见此智，不以内外受、想、行、识观见此智，亦不离受、想、行、识观见此智。胜军梵志以如是等诸离相门，于一切智智深生信解，名随信行，于一切法皆无取着。如是梵志以离相门，于一切智智得信解已，于一切法皆不取相，亦不思惟无相诸法。如是梵志由胜解力，于一切法不取、不舍、无得、无证。时，彼梵志于自信解乃至涅盘亦不取着，以真法性为定量故。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摄受色，亦不摄受受、想、行、识，虽于诸法无所摄受，若未圆满如来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及十八佛不共法等，终不中道入般涅盘。当知如是诸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虽无取着而能成办一切智智，利益安乐一切有情。

“复次，世尊，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观：何谓般若波罗蜜多？是谁般若波

罗蜜多？若法无所有、不可得，是般若波罗蜜多耶？无所有中无彼无此何所系属？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于如是事审观察时，心不沉没亦无退屈、不惊、不怖，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多。”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何因缘故色离色性，受、想、行、识离受、想、行、识性，般若波罗蜜多离般若波罗蜜多性，而说菩萨摩诃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答言：“如是，如是，色离色性，受、想、行、识离受、想、行、识性，般若波罗蜜多离般若波罗蜜多性。如是诸法，相亦离性，性亦离相，相亦离相，性亦离性，能相、所相俱不可得。若菩萨摩诃萨能如实知如是义者，不离般若波罗蜜多。”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若菩萨摩诃萨于此中学，速能成办一切智智耶？”

善现答言：“如是，如是，若菩萨摩诃萨于此中学，速能成办一切智智。何以故？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无生灭故。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则为邻近一切智智。

“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若行色为行相，若行色生为行相，若行色坏为行相，若行色灭为行相，若行色空为行相，若谓‘我能行’是行有所得；若行受、想、行、识为行相，若行受、想、行、识生为行相，若行受、想、行、识坏为行相，若行受、想、行、识灭为行相，若行受、想、行、识空为行相，若谓‘我能行’是行有所得。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我是菩萨，能行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行相。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能如是行者，是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亦为行相，当知是菩萨无方便善巧。”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诸菩萨摩诃萨当云何行，名行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答言：“诸菩萨摩诃萨若不行色，不行色相，不行色生，不行色坏，不行色灭，不行色空，是行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若不行受、想、行、识，不行受、想、行、识相，不行受、想、行、识生，不行受、想、行、识坏，不行受、想、行、识灭，不行受、想、行、识空，是行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不取行，不取不行，不取亦行亦不行，不取非行非不行，于不取亦不取，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舍利子，以一切法皆不可取，不可随行，不可执受，离性相故。如是名为诸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无生定轮，广大资具无量无出，不共一切声闻、独觉。若菩萨摩诃萨安住此定，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善现承佛神力，复告大德舍利子言：“若菩萨摩诃萨虽安住此定，而不见此定亦不着此定，亦不念言：‘我于此定已、正、当入。’彼如是等思惟分别，由此定力一切不起，当知已为过去如来、应、正等觉授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若菩萨摩诃萨由住此定，已为过去诸佛世尊现前授记，是菩萨摩诃萨为能显示如是定不？”

善现答言：“不也，舍利子。何以故？是善男子于如是定无知无想。”

舍利子言：“具寿说彼诸善男子于如是定无知无想耶？”

善现报言：“我定说彼诸善男子于如是定无知无想。所以者何？如是诸定无所有故。彼善男子于如是定无知无想，如是诸定于一切法亦无知无想。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无所有故。”

时，薄伽梵赞善现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故我说汝住无诤定最为第一。诸菩萨摩诃萨欲学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学，若如是学名学般若波罗蜜多。”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学，名真学般若波罗蜜多耶？”

佛告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学，名真学般若波罗蜜多。”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于何法学？”

佛告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非于法学。何以故？舍利子，如诸愚夫异生所执，非一切法如是有故。”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若尔，诸法如何而有？”

佛告舍利子：“如无所有如是而有。若于如是无所有法不能了达，说为无明。愚夫异生于一切法无所有性，无明贪爱增上势力分别执着断常二边，由此不知不见诸法无所有性分别诸法；由分别故便生执着，由执着故分别诸法无所有性，由此于法不见不知；以于诸法不见不知，分别过去、未来、现在；由分别故贪着名色，着名色故分别执着无所有法；于无所有法分别执着故，于如实道不知不见，不能出离三界生死，不信谛法，不觉实际，是故堕在愚夫数中。由斯，菩萨摩诃萨众于法性相都无执着。”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岂不求学一切智智？”

佛告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亦不求学一切智智。然诸菩萨如是学时，虽无所学，而名真学一切智智，速能成办一切智智。”

尔时，具寿善现便白佛言：“世尊，设有人来作如是问：‘幻士若学一切智智，彼亦能成办一切智智不？’我得此问当云何答？”

佛告善现：“我还问汝，随汝意答。于意云何？幻异色、受、想、行、识不？”

善现答言：“幻不异色，色不异幻，幻即是色，色即是幻，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五取蕴中起想等想，施设言说假名菩萨摩诃萨不？”

善现对曰：“如是，世尊。”

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求趣无上正等菩提，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一切皆如幻士修学。何以故？幻士即是五取蕴故。所以者何？我说五蕴、眼等六根，皆如幻化都非实有。”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新学大乘闻如是说，其心将无惊怖退屈？”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新学大乘亲近恶友，闻如是说心便惊怖则生退屈。若近善友，虽闻此说而不惊怖亦无退屈。”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何等名为菩萨恶友？”

佛告善现：“诸菩萨恶友者，谓教菩萨厌离般若波罗蜜多，舍菩提心取诸法相，令学取相世俗书典，令学声闻相应经法，又令习近众魔事业，此等名为菩萨恶友。”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何等名为菩萨善友？”

佛告善现：“诸菩萨善友者，谓教菩萨勤修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为说魔事、魔过，令其觉知方便弃舍，此菩萨名为新学菩萨大誓庄严真净善友。”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言：“菩萨者是何句义？”
佛告善现：“学一切法无着无碍，觉一切法无着无碍，求证菩提故名菩萨。”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此复何缘名摩诃萨？”
佛告善现：“以诸菩萨于大有情众中当为上首故，复名摩诃萨。”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我今乐说摩诃萨义，唯愿听许！”
佛告舍利子：“随汝意说。”

舍利子言：“以诸菩萨方便善巧，为诸有情宣说法要，令断我见、有情见、命者见、补特伽罗见、有见、无见、断常见等，依如是义名摩诃萨。”
尔时，善现亦白佛言：“我今乐说摩诃萨义，唯愿听许！”
佛告善现：“随汝意说。”

善现白言：“以诸菩萨发菩提心、无等等心、声闻独觉不能引心，于如是心亦不执着。所以者何？一切智心是真无漏不堕三界，不应于中而生执着，依如是义名摩诃萨。”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何因缘故，于如是心亦不执着？”
善现答言：“如是诸心无心性故不应执着。”
时，满慈子亦白佛言：“我今乐说摩诃萨义，唯愿听许！”
佛告满慈子：“随汝意说。”

满慈子言：“以诸菩萨普为利乐一切有情被大愿铠故，发趣大乘故，乘大乘故，名摩诃萨。”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如世尊说诸菩萨摩诃萨被大愿铠，齐何言诸菩萨摩诃萨被大愿铠？”

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我应度脱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入无余依般涅盘界，虽作是事，而无有法及诸有情得涅盘者。何以故？诸法实性法应尔故。譬如幻师或彼弟子，于四衢道化作大众互相加害。于意云何？此中有实相害事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虽现度脱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入无余依般涅盘界，而无有法及诸有情得涅盘者。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事，不惊、不怖亦无退屈，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被大愿铠。”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诸菩萨摩诃萨不被大愿铠，当知是为被大愿铠。”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所以者何？一切智智无造无作，一切有情亦无造无作，诸菩萨摩诃萨为欲饶益彼有情故被大愿铠。所以者何？色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受、想、行、识亦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何以故？色乃至识不可得故。”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色乃至识无染无净。所以者何？色无缚无脱，受、想、行、识亦无缚无脱。”
时，满慈子问善现言：“尊者说色无缚无脱，说受、想、行、识亦无缚无脱耶？”
善现答言：“如是，如是。”
满慈子言：“说何等色无缚无脱？说何等受、想、行、识亦无缚无脱耶？”

善现答言：“说如幻士色无缚无脱，说如幻士受、想、行、识亦无缚无脱。所以者何？色乃至识无所有故无缚无脱，远离故无缚无脱，寂静故无缚无脱，无生灭故无缚无脱，是名菩萨发趣大乘被大愿铠。”
时，满慈子闻如是说，欢喜信受默然而住。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发趣大乘，云何大乘？云何菩萨发趣大乘？如是大乘从何处出至何处住？谁复乘是大乘而出？”

佛告善现：“言大乘者，即是无量无数增语，无边功德共所成故。云何菩萨发趣大乘者？谓诸菩萨勤修六种波罗蜜多，能从一地进趣一地，是名菩萨发趣大乘。如是大乘从何处出至何处住者？谓此大乘从三界中出、至一切智智中住，然以无二为方便故无出无住。谁复乘是大乘出者？都无乘是大乘出者。所以者何？能乘、所乘如是二法俱无所有，无所有中谁乘何法可名乘者？”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如是大乘普胜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如是大乘与虚空等。譬如虚空，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大乘亦尔，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又如虚空，无来无去、无住可见，大乘亦尔，无来无去、无住可见。又如虚空，前、后、中际皆不可得，大乘亦尔，前、后、中际皆不可得，三世平等故名大乘。”

佛告善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时，满慈子便白佛言：“世尊先教大德善现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示般若波罗蜜多，而今何故乃说大乘？”

尔时，善现即白佛言：“我说大乘，将无违越所说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汝说大乘，皆顺般若波罗蜜多无所违越。”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我都不得前际、后际、中际菩萨。色无边故菩萨亦无边，受、想、行、识无边故菩萨亦无边；即色，离色，菩萨无所有不可得；即受、想、行、识，离受、想、行、识，菩萨亦无所有不可得。如是，世尊，我于此等一切法，以一切种、一切处、一切时，求诸菩萨都无所见竟不可得，云何令我为诸菩萨宣示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世尊，言菩萨者，但有假名都无自性。如说我等毕竟不生，但有假名都无自性，诸法亦尔毕竟不生，但有假名都无自性。此中何等是色毕竟不生？若毕竟不生则不名色。何等是受、想、行、识毕竟不生？若毕竟不生则不名受、想、行、识。世尊，色是菩萨不可得，受、想、行、识是菩萨亦不可得，此不可得亦不可得。我于如是一切法，以一切种、一切处、一切时，求诸菩萨皆不可得，当教何等法？修何等法？于何等处、时证何等法？

“复次，世尊，诸佛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但有假名都无自性。如说我等毕竟不生，但有假名都无自性，诸法亦尔，但有假名都无自性。何等是色既不可取亦不可生？何等是受、想、行、识既不可取亦不可生？诸法自性既不可取亦不可生，若法无性亦不可生，此无生法亦不可生，我岂能以毕竟不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教毕竟不生菩萨摩诃萨？世尊，离不生法无法可得，亦无菩萨能行无上正等菩提。

“世尊，若菩萨摩诃萨闻说是语不惊、不怖，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若时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观察诸法，是时菩萨摩诃萨即不取色。所以者何？色无生即非色，色无灭亦非色，即无生无灭即无二无别；若说色，即入无二法数。若时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观察诸法，是时菩萨摩诃萨即不取受、想、行、识。所以者何？受、想、行、识无生即非受、想、行、识，受、想、行、识无灭亦非受、想、行、识，既无生无灭即无二无别；若说受、想、行、识，即入无二法数。”

时，舍利子谓善现言：“如我领解仁所说义，诸菩萨等毕竟不生，若尔，何缘有诸菩萨为度无量无数有情，修多百千难行苦行，备受无量生死大苦？”

善现报言：“非我于彼无生法中，许有菩萨为度无量无数有情，修多百千难行苦行，备受无量生死大苦，然诸菩萨虽为此事，而于其中无苦行想。何以故？舍利子，若于苦行作苦行想，不能饶益无边有情，是故菩萨于诸苦行作乐行想，于难行行作易行想，于诸有情作父母及己身想，为度彼故发菩提心，由此乃能作大饶益。尔时，菩萨作是思惟：‘如我自性，于一切法，以一切种、一切处、时求不可得，内外诸法亦复如是，都无所有皆不可得。’若住此想便不见有难行苦行，由此能为无边有情修多百千难行苦行，与有情类作大饶益。”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是诸菩萨实无生不？”

善现答言：“如是，如是，一切菩萨皆实无生。”

舍利子言：“为但菩萨实是无生，为一切智亦实无生？”

善现答言：“此一切智亦实无生。”

舍利子言：“为但一切智实是无生，为诸异生类亦实无生？”

善现答言：“诸异生类亦实无生。”

舍利子言：“若诸菩萨皆实无生，诸菩萨法亦应无生；若一切智实是无生，一切智法亦应无生；若异生类实是无生，异生类法亦应无生。若尔，菩萨得一切智，应无生法能证无生。”

善现答言：“我意不许无生法中有得有证。何以故？无生法中证、得无故。”

舍利子言：“为许生法证生法，为许无生法证无生法耶？”

善现答言：“我意不许生法证生法，亦不许无生法证无生法。”

舍利子言：“为许生法证无生法，为许无生法证生法耶？”

善现答言：“我意不许生法证无生法，亦不许无生法证生法。”

舍利子言：“若如是者应无得、证。”

善现答言：“虽有得、证而非实有。”

舍利子言：“为许未生法生，为许已生法生耶？”

善现答言：“我意不许未生法生，亦不许已生法生。”

舍利子言：“为许生生，为许不生生耶？”

善现答言：“我意不许生生，亦不许不生生。”
舍利子言：“仁者于所说无生法，乐辩说无生相耶？”
善现答言：“我于所说无生法，亦不乐辩说无生相。”
舍利子言：“于无生法起无生言，此无生言亦无生不？”
善现答言：“于无生法起无生言，此法及言俱无生义，而随世俗说无生相。”

时，舍利子赞善现言：“说法人中仁为第一，除佛世尊无能及者。所以者何？随所问诘种种法门皆能酬答。”

善现报言：“诸佛弟子于一切法无依着者，法尔皆能随所问诘，一一酬答自在无畏。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无所依故。”

时，舍利子谓善现言：“善哉！善哉！若诸菩萨能作如是随问而答，为由何等波罗蜜多威力所办？”

善现报言：“此是般若波罗蜜多威力所办。所以者何？说一切法无所依止，要由般若波罗蜜多达一切法无所依故。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语心不迷闷亦无疑惑，当知是菩萨能住如是住恒不舍离，亦常不离大悲作意。”

时，舍利子谓善现言：“若诸菩萨住如是住恒不舍离，亦常不离如是作意者，则一切有情应是菩萨。所以者何？以一切有情亦于此住及此作意常不舍离，般若大悲性平等故，则诸菩萨与诸有情应无差别。”

善现报曰：“善哉！善哉！虽似难我而成我义。何以故？舍利子，一切有情无自性故，当知如是住及作意亦无自性；一切有情性远离故，当知如是住及作意性亦远离；一切有情无觉知故，当知如是住及作意亦无觉知。由此因缘，是诸菩萨于如是住及此作意常不舍离，与诸有情亦无差别。若诸菩萨能如是知无所滞碍，是行般若波罗蜜多，我意欲令一切菩萨以此作意，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第五分天帝品第二尔时，天帝释与四万天子俱来集会，护世四天王与二万天子俱来集会，索诃界主大梵天王与万梵众俱来集会，复有五千净居天众俱来集会。是诸天众业果身光，对佛威光皆悉不现。

时，天帝释白善现言：“今有无量诸天子等，欲闻大德宣示般若波罗蜜多，唯愿大德哀愍为说：云何菩萨应住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善现告帝释言：“吾承佛力，为诸天众宣示般若波罗蜜多，如诸菩萨所应安住。汝诸天等，未发无上菩提心者今皆应发。诸有已入声闻、独觉正性离生，不复能发大菩提心。何以故？憍尸迦，彼于生死有限碍故。其中若有能发无上正等觉心，我亦随喜。何以故？憍尸迦，诸有胜人应求胜法，我终不碍他胜善品。”
尔时，世尊赞善现曰：“善哉！善哉！汝今善能劝诸菩萨。”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我既知恩云何不报！谓过去佛及诸弟子，教诸菩萨种种法要，方便趣入波罗蜜多。如来尔时亦于中学，今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饶益我等。故我今者应随佛教，摄受护念此诸菩萨，令疾证得无上菩提，转妙法轮利乐一切，是则名为报彼恩德。”

尔时，善现语帝释言：“汝等诸天皆应谛听，当为汝说诸菩萨众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所应住相。

“憍尸迦，诸菩萨众大誓庄严发趣大乘，应以空相安住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住色，亦不应住受、想、行、识；不应住预流果，亦不应住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不应住此是色，亦不应住此是受、想、行、识；不应住此是预流果，亦不应住此是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不应住色、受、想、行、识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空若不空；不应住预流果乃至独觉菩提，皆是无为所显，是真福田，应受供养；不应住预流果，极七返有必入涅盘；不应住一来果，未至究竟，一来此间定尽众苦；不应住不还果，往彼灭度不复还来；不应住阿罗汉果，今世定入无余涅盘；不应住独觉果，超声闻地不至佛地，而般涅盘；不应住佛，无为所显，是真福田，应受供养。超诸声闻、独觉等地，利乐无量无数有情，令入无余般涅盘界，假使一切有情界尽，亦入无余般涅盘界。”
时，舍利子作是念言：“若尔，菩萨当云何住？”
尔时，善现知舍利子心之所念，便谓之曰：“于意云何？如来之心为何所住？”

时，舍利子语善现言：“如来之心都无所住，以无所住故名如来，谓不住有为界，亦不住无为界，亦非不住。”

善现报言：“菩萨亦尔，如诸如来于一切法心无所住亦非不住，谓诸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如是住、应如是学。”

尔时，众中有诸天子窃作是念：“诸药叉等言词咒句，种种差别虽复隐密，而我等辈犹可了知，大德善现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虽以种种言词显示，而我等辈竟不能解。”
具寿善现知诸天子心之所念，便告彼言：“我于此中无说无示，汝亦不闻，当何所解？”
时，诸天子复作是念：“尊者善现于此义中欲令易解，而转深细难可测量。”

具寿善现知彼天子心之所念，复告之言：“诸有欲证欲住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要依此忍乃能证住。”
时，诸天子作是念言：“大德善现于今欲为何等有情说何等法？”

具寿善现知诸天子心之所念，而告彼言：“吾今欲为如幻有情说如幻法，彼于所说无闻、无解、无所证故。”
时，诸天子复作是念：“为听法者及法如幻，为余有情预流果等亦皆如幻？”

善现知彼心之所念，便告之言：“余有情类若预流果、若一来果、若不还果、若阿罗汉果、若独觉菩提、若佛无上正等菩提亦皆如幻。”
时，诸天子问善现言：“岂诸如来、应、正等觉所证无上正等菩提亦皆如幻？”
善现答言：“如是，如是，乃至涅盘亦复如幻。”
时，诸天子问善现言：“岂可涅盘亦复如幻？”

善现答言：“设更有法胜涅盘者亦复如幻，何况涅盘！何以故？诸天子，幻与有情及一切法乃至涅盘无二无别，皆不可得、不可说故。”

时，舍利子、执大藏、满慈子、大饮光等问庆喜言：“所说般若波罗蜜多如是甚深，谁能信受？”

庆喜答言：“有不退转诸菩萨众，于此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深信受，复有无量具足正见补特伽罗及愿圆满诸阿罗汉，于此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能信受。”

尔时，善现作如是言：“如是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能信受。所以者何？此中无法可显可示故，信受者亦不可得。”

时，天帝释作是念言：“尊者善现雨大法雨，我应化作微妙香花奉散供养。”作是念已，即便化作微妙香花散善现上。

尔时，善现作是念言：“今所散花，于诸天处未曾见有。是花微妙，定非水陆草木所生，应是诸天从心化出。”

时，天帝释既知善现心之所念，谓善现言：“此所散花，实非水陆草木所生，亦非诸天从心化出，以所散花无生性故。”
具寿善现语帝释言：“此花不生便无花性。”
时，天帝释作是念言：“尊者善现觉慧深广，不坏假名而说实义。”

作是念已，白善现言：“如是，如是，诚如尊教。诸菩萨众于诸法中，应随尊者所说而学。”

尔时，善现语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诸菩萨众于诸法中，皆应随我所说而学。

“憍尸迦，诸菩萨众随我所说，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学时，不依预流果学，不依一来、不还、阿罗汉果学，不依独觉菩提学，若不依此诸地而学便学诸佛一切智智，若学诸佛一切智智则学无量无边佛法，若学无量无边佛法则不学色、受、想、行、识有增有减，若不学色、受、想、行、识有增有减则不学色、受、想、行、识有取有舍，若不学色、受、想、行、识有取有舍则不学一切法有可摄受及可灭坏，若不学一切法有可摄受及可灭坏则不学一切智智有可摄受及可灭坏。诸菩萨众如是学时，名为真学一切智智，速能证得一切智智。”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若诸菩萨不学一切智智有可摄受及可灭坏，是诸菩萨如是学时，名为真学一切智智，速能证得一切智智耶？”
善现答言：“如是，如是，以无所得为方便故。”
尔时，天帝释问舍利子言：“菩萨所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于何求？”
舍利子言：“菩萨所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于善现所说中求。”
时，天帝释问善现言：“是谁神力为依持故，令舍利子作如是说？”
善现答言：“如来神力为依持故，令舍利子作如是说。”
天帝释言：“复谁神力为依持故，尊者能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报言：“如来神力为依持故，令我能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憍尸迦，汝之所问‘菩萨所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于何求？’者，憍尸迦，菩萨所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应即色求，不应离色求；不应即受、想、行、识求，不应离受、想、行、识求。何以故？色非般若波罗蜜多，亦非离色别有般若波罗蜜多；受、想、行、识非般若波罗蜜多，亦非离受、想、行、识别有般若波罗蜜多。”

时，天帝释白善现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波罗蜜多，是无量波罗蜜多，是无边波罗蜜多。”

善现报言：“如是，如是。何以故？憍尸迦，色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受、想、行、识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

“复次，憍尸迦，所缘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憍尸迦，云何所缘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谓一切法前、中、后际皆不可得说为无边，法无边故所缘无边，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亦说无边。

“复次，憍尸迦，一切法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憍尸迦，云何一切法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谓一切法边不可得。所以者何？色乃至识前、中、后边皆不可得，由此般若波罗蜜多前、中、后边亦不可得故说无边。

“复次，憍尸迦，有情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憍尸迦？云何有情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憍尸迦，非有情类其数甚多，计算其边不可得故说为无边。”

天帝释言：“为何义故作如是说？”

善现答言：“我今问汝，随汝意答。于意云何？言有情者何法增语？”

天帝释言：“言有情者非法增语，但是假立客名所摄、无事名所摄、无缘名所摄。”

善现复告天帝释言：“于意云何？此中颇有真实有情可显示不？”

天帝释言：“不也，大德。”

善现告言：“无实有情可显示故说为无边。憍尸迦，于意云何？假使如来、应、正等觉经如殑伽沙数大劫，以无边音说有情类无量名字，此中颇有真实有情有生灭不？”

天帝释言：“不也，大德。何以故？以诸有情本性净故。”

善现告言：“由此故说：有情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无性甚深，俱无边故。”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五十七

第五分窣堵波品第三尔时，众中天帝释等，欲界诸天大梵王等，色界诸天及余神仙，欢喜踊跃，同时三返高声唱言：“奇哉！奇哉！法性深妙。如来出世以神通力加善现等宣说开示，若诸菩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多，我等于彼恭敬供养如佛世尊。”

尔时，佛告诸天等言：“如是，如是，若诸菩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多，汝诸天等皆应供养如佛世尊。

“天等当知，我于往昔燃灯佛时，莲花王都四衢道首见燃灯佛，献五茎花，布发掩泥闻正法要，不离般若波罗蜜多。时，彼如来与我授记：‘汝于来世过无数劫，当成如来，号为能寂，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与诸有情作大饶益。’”

时，诸天等俱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具大威神，令诸菩萨速能引摄一切智智。”

尔时，世尊知诸天等四众云集同为明证，即便顾命天帝释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或复为他书写、解说，魔及眷属、人非人等伺求其短终不能得，灾横疾疫皆不能害。若诸天子已发无上正等觉心，未善听闻、受持、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皆应来至是善男子、善女人所，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极通利转为他说。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或复为他书写、解说，若在空宅、旷野、险道及危难处，诸天善神常来拥护令无惊恐。”

时，四天王及天帝释、梵天王等，合掌恭敬俱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或复为他书写、解说，我等眷属常随守护，不令一切灾横侵恼。”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奉事般若波罗蜜多，摄受如是现法功德。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摄受般若波罗蜜多，则具摄受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或复为他书写、解说，所获功德，汝应谛听，极善作意！当为汝说。”

天帝释言：“唯然！愿说！我等乐闻。”

佛言：“憍尸迦，若有诸恶外道梵志，若诸恶魔或魔眷属，若余暴恶增上慢者，欲作种种不饶益事，彼适兴心自遭殃祸，渐当殄灭不果所愿。何以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或复为他书写、解说，法尔能令起恶心者自遭殃祸不果所愿。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奉事般若波罗蜜多，获如是等功德胜利。如有妙药名曰莫耆，是药威势能销众毒，如是妙药随所在处，诸毒虫类不能逼近。有大毒蛇饥行求食，遇见生类欲螫啖之，其生怖死奔趣妙药，蛇闻药气寻便退走。何以故？憍尸迦，如是妙药具大威势，能益身命销伏众毒。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具大威势亦复如是，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至心听闻、受持

、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或复为他书写、解说，诸恶人等欲于其所作不饶益，必当殄灭无所能为，般若威神能摧彼故。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四大天王及余天众并诸神仙常来拥护，不令一切灾横侵恼，诸佛、菩萨亦常护念，如法所求无不满足，言词威肃闻皆敬受，发言称量语不喧杂，坚事善友深知恩报，不为悭嫉、忿恨、覆恼、谄、诳、矫等隐蔽其心。何以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般若威力调伏身心，令其远离贪、瞋、痴等随眠、缠、结。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具念正知慈、悲、喜、舍，常作是念：‘我不应随悭贪、破戒、忿恚、懈怠、散乱、愚痴势力而转，若随彼转，则我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妙慧不成，严净色身尚不能得，况得无上正等菩提？故我不应随彼力转。’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思惟常得正念，诸恶烦恼不蔽其心。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或复为他书写、解说，获如是等功德胜利。”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为希有，能调菩萨令离高心，回向所求一切智智。”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云何般若波罗蜜多甚为希有，能调菩萨令离高心，回向所求一切智智？”

天帝释言：“若诸菩萨不依般若波罗蜜多，无方便善巧故，虽修诸善而起高心，不能回向所求一切智智；若诸菩萨能依般若波罗蜜多，有方便善巧故，所修诸善能伏高心，回向所求一切智智。”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不为一切灾横侵恼。若在军旅交战阵时，至心念诵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诸有情慈悲护念，不为刀仗之所伤杀，所对怨敌皆起慈心，设起恶心自然退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在军阵刀箭所伤失命丧身，终无是处。何以故？憍尸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无上咒，若能于此精勤修学，不为自害、不为他害、不为俱害，疾证无上正等菩提。由斯获得一切智智，观有情类心行差别，随宜为转无上法轮，令如说行得大饶益。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置清净处供养恭敬，或复精勤受持、读诵，人非人等欲求其短终不能得，唯除宿世恶业应受。憍尸迦，譬如有人或傍生类，入菩提树院或至彼院边，人非人等不能伤害。何以故？憍尸迦，三世诸佛皆坐此处得大菩提，施诸有情无恐、无怖、无怨、无害身心安乐。当知般若波罗蜜多随所住处亦复如是，一切天、龙、阿素洛等常来守护。当知是处即真制多，一切有情皆应敬礼，恭敬供养、尊重赞叹不应暂舍。何以故？憍尸迦，是诸有情归依处故。”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种种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以种种上妙花鬘乃至灯明而为供养。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佛涅盘后起窣堵波七宝严饰，宝函盛贮佛设利罗安置其中，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以种种上妙花鬘乃至灯明而为供养。二所获福，何者为多？”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我还问汝，当随意答。于意云何？如来所得一切智智，所证无上正等菩提及所依身，依何等道修学而得？”

天帝释言：“皆依般若波罗蜜多修学而得。”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憍尸迦，非但获得相好身故说名如来、应、正等觉，要由证得一切智智乃名如来、应、正等觉。憍尸迦，如来所得一切智智，要由般若波罗蜜多为因故起，佛相好身但为依处，若不依止佛相好身无由而起。是故般若波罗蜜多正为因生一切智智，欲令此智现前相续故，复修集佛相好身。由此缘故，我涅盘后，诸天、龙神、人非人等，供养恭敬我设利罗。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种种庄严受持、读诵，复以种种上妙花鬘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则为供养一切智智及所依止佛相好身并涅盘后佛设利罗。何以故？憍尸迦，一切智智及相好身并设利罗，皆以般若波罗蜜多为根本故。以是故，憍尸迦，书此般若波罗蜜多，种种庄严供养恭敬所获福聚，胜以七宝起窣堵波，供养如来设利罗福。何以故？憍尸迦，供养般若波罗蜜多，则为供养一切智智、佛相好身、设利罗故。”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赡部洲人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不能书写、受持、读诵、恭敬供养，彼岂不知如是所说功德胜利？”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我还问汝，当随意答。于意云何？赡部洲内有几许人成佛证净、成法证净、成僧证净？有几许人得预流果乃至阿罗汉果？有几许人发心定趣独觉菩提？有几许人发心定趣无上菩提？”

天帝释言：“赡部洲内有少许人成三证净，转少许人得预流果乃至阿罗汉果，转少许人发心定趣独觉菩提，转少许人发心定趣无上菩提。”

佛言：“憍尸迦，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憍尸迦，赡部洲内极少分人发心定趣无上菩提，于中少分既发心已，精勤修学趣菩提行；于中少分精勤修学菩提行时，于此般若波罗蜜多深心信受；于中少分深信受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于中少分既修行已，渐次安住不退转地；于中少分住此地已，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憍尸迦，若诸菩萨已得安住不退转地，求证无上正等菩提，乃能深心信受般若，受持、读诵、恭敬供养、书写、解说。憍尸迦，无量无边诸有情类发菩提心，于中若一、若二、若三得住菩萨不退转地，多分退住声闻、独觉，是故当知善男子等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欲住菩萨不退转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无留难者，应于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听闻、受持、读诵、供养恭敬、为他演说。何以故？憍尸迦，是诸菩萨应作是念：‘如来昔住菩萨位时，常勤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我等亦应精勤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我大师，我随彼学所愿当满。’憍尸迦，一切菩萨若佛住世若涅盘后，常应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诸如来般涅盘后，为供养佛设利罗故，以妙七宝起窣堵波，种种珍奇间杂严饰，复持种种天妙花鬘乃至灯明，尽其形寿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获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受持、读诵，复持种种上妙花鬘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

“憍尸迦，置此一事，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诸如来般涅盘后，为供养佛设利罗故，以妙七宝起窣堵波，种种珍奇间杂严饰，如是充满一赡部洲、或四大洲、或小千界、或中千界、或复三千大千世界，皆持种种天妙花鬘乃至灯明，尽其形寿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获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受持、读诵，复持种种上妙花鬘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

“憍尸迦，置如是事，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非前非后皆得人身，此一一人为供养佛设利罗故，于诸如来般涅盘后，以妙七宝起窣堵波，种种珍奇间杂严饰，如是一一各满三千大千世界，复持种种天妙花鬘乃至灯明，尽其形寿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意云何？是诸有情由此因缘获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受持、读诵，复持种种上妙花鬘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则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一切智智。

“世尊，且置是事，假使十方各如殑伽沙数世界一切有情，非前非后皆得人身，此一一人为供养佛设利罗故，各于如来般涅盘后，以妙七宝起窣堵波，种种珍奇间杂严饰，如是一一各满十方殑伽沙数诸佛世界，复持种种天妙花鬘乃至灯明，或经一劫或一劫余，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诸有情由此因缘所获福聚虽复无量，而复有余善男子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受持、读诵，复持种种上妙花鬘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供养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善根无量无数不可称计、不可思议。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正等觉一切智智，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一切智智，能生诸佛设利罗故。是故，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书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受持、读诵，复持种种上妙花鬘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获功德，于前所造诸窣堵波及供养福，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邬波尼杀昙倍亦复为胜。”
第五分神咒品第四尔时，众中四万天子同声共白天帝释言：“大仙，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应听闻、受持、读诵、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以者何？若能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则令一切恶法损减，善法增益。”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汝应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以者何？若阿素洛及恶朋党起如是念：‘我等当与三十三天共兴战诤。’尔时，汝等应各至诚诵念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时，阿素洛及彼朋党所起恶心自然息灭。”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若如是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何以故？憍尸迦，三世诸佛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说微妙法。憍尸迦，依深般若波罗蜜多，世间便有十善业道、若四静虑、若四无量、若四无色定、若五神通，若余无量无边佛法皆得出现。憍尸迦，依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世间便有菩萨出现；依菩萨故，世间便有十善业道、若四静虑、若四无量、若四无色定、若五神通，若余无量无边佛法皆得出现。

“憍尸迦，若诸如来、应、正等觉不出世时，唯有菩萨，由先所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增上势力，为诸有情方便施设十善业道、四静虑等令勤修学。憍尸迦，譬如夜分，因满月轮光明照触，星宿、药等随其势力皆得增盛；如是如来、应、正等觉前已灭度，正法隐没后未出时，世间所有善行、正行，一切皆依菩萨出现。菩萨所有方便善巧，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办，是故般若波罗蜜多是诸殊胜善法根本。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当得现世种种饶益，谓诸毒药、水火、刀兵、灾横、疾疫皆不能害。若遭官事怨贼逼迫，至心诵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至其所终不为彼谴罚加害，欲求其短皆不能得。何以故？憍尸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威神势力法令尔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有欲至国王、王子、大臣等处，至心诵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定为王等欢喜问讯、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何以故？憍尸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于有情引发种种慈悲事故，由此因缘，诸求短者种种方便皆不能得。”

时，有众多外道梵志欲求佛过来诣佛所。时，天帝释见已念言：“今此众多外道梵志，来趣法会伺求佛短，将非般若留难事耶？我当诵念从佛所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令彼邪徒复道而去。”念已便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是众多外道梵志遥申敬礼，右绕世尊复道而去。

时，舍利子见已念言：“彼有何缘适来还去？”

佛知其意，告舍利子：“彼诸外道来求我失，由天帝释诵念般若波罗蜜多令彼还去。舍利子，我都不见彼诸外道有少白法，唯怀恶心为求我过来至我所。舍利子，我都不见一切世间有诸天魔及外道等有情之类，说般若时怀勃恶心来求得便，般若威力无能坏故。”

尔时，恶魔窃作是念：“今佛四众恭敬围绕，欲、色界天皆来集会，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此中必有诸大菩萨，亲于佛前受菩提记，当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空我境界，我当往至破坏其朋。”作是念已，化作四军奋威勇锐来诣佛所。

时，天帝释见已念言：“将非恶魔化作斯事，欲来恼佛并与般若波罗蜜多而作留难。何以故？如是四军严饰殊丽，诸王军众皆不能及，定是恶魔之所化作。恶魔长夜伺求佛短，坏诸有情所修善业，我当诵念从佛所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令彼恶魔复道而去。”

时，天帝释念已便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是恶魔渐退而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威力逼故。

时，有无量三十三天俱时化作天妙香花，踊身空中而散佛上，合掌恭敬同白佛言：“愿此般若波罗蜜多在赡部洲人中久住，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在赡部洲人间流布。当知是处佛、法、僧宝常不灭没，饶益世间令获殊胜利益安乐。”

时，彼诸天复各化作天妙香花而散佛上，重白佛言：“若诸有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恶魔及彼眷属伺求其短不能得便。”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若诸有情但闻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名字，当知如是诸有情类，已曾供养无量诸佛，于诸佛所发弘誓愿，多集善根能成是事，非从少小善根中来，况能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转为有情书写、解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以者何？欲求诸佛一切智智，应于般若波罗蜜多理趣中求，如有情类欲求大宝，应于大海方便勤求。”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诸佛所得一切智智，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办。”

尔时，庆喜便白佛言：“如来何缘不赞布施乃至静虑波罗蜜多，唯赞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庆喜：“由此般若波罗蜜多能与前五波罗蜜多为尊为导，故我偏赞。

“复次，庆喜，于意云何？若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布施乃至般若，此可名为真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

庆喜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庆喜：“于意云何？若离般若波罗蜜多为能真回向一切智智不？”

庆喜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庆喜：“由此因缘，我说般若波罗蜜多能与前五波罗蜜多为尊为导，故我偏赞。

“庆喜当知，譬如大地以种散中，众缘和合便得生长，应知大地与种生长，为所依止、为能建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及所回向一切智智，与布施等波罗蜜多，为所依止、为能建立，令得生长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与前五波罗蜜多为尊为导，故我偏赞。庆喜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能摄受一切智智，故偏赞说。”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今者如来、应、正等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说犹未尽。何以故？我从世尊所受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甚深、甚广、量无边际。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复转为他书写、解说，或持种种上妙花鬘乃至灯明而为供养，所获功德亦无边际。”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我不说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但有前说功德胜利，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足无边功德胜利，分别演说不可尽故。我亦不说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乃至供养，善男子等但有如前所说功德，彼所获福无边际故。”

时，天帝释即白佛言：“我等诸天常随守护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令一切人非人等种种恶缘之所损害。”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广为他宣说开示。时，有无量百千天子，为听法故皆来集会，欢喜踊跃敬受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天子以天威力，令说法师增益辩才宣扬无尽，不乐说者令其乐说，身心疲极令得康强。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广为他宣说开示，得如是等现法胜利。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四众中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无怯怖，不为一切论难所伏。所以者何？彼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所护持故，彼住法空都不见有能难、所难及所说故，亦不见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求短故，亦复不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过失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得如是等现法胜利。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及广为他书写、解说，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心不沉没亦不忧悔、不恐、不怖。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见有法可令沉没、忧悔、恐怖，于诸法中无所执着。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乃至解说，得如是等现法胜利。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亦转为他书写、解说，复持种种上妙花鬘乃至灯明而为供养，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恒为父母、师长、亲友、国王、大臣及诸沙门、婆罗门等之所敬爱，亦为十方诸佛、菩萨、声闻、独觉之所护念，复为世间诸天、魔、梵、人及非人之所守卫，一切灾横皆自消灭，外道异论皆不能伏。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乃至供养，得如是等现法胜利。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种种庄严置清净处，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时，此三千大千国土及余十方无边世界，所有四大王众天乃至广果天已发无上菩提心者，常来此处观礼、读诵，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右绕礼拜合掌而去。诸净居天亦常来此观礼、读诵，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右绕礼拜合掌而去。有大威德诸龙、药叉，广说乃至人非人等，亦常来此观礼、读诵，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右绕礼拜合掌而去。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作是念：‘今此三千大千国土及余十方无边世界一切天、龙，广说乃至人非人等，常来至此观礼、读诵我所书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右绕礼拜合掌而去，此我则为已设法施。’作是念已欢喜踊跃，令所获福倍复增长。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无边界天、龙、药叉、阿素洛等常随拥护，所住之处人非人等不能损害，唯除宿世定恶业因现在应熟，或转重恶现世轻受。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威神力，获如是等现法胜利。”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以何验知有此三千大千国土及余十方无边世界天、龙、药叉、阿素洛等，来至其处观礼、读诵彼所书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合掌右绕欢喜护念？”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在之处有妙光明，或闻其处异香氛郁，或复闻有微细乐音，当知尔时有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处观礼、读诵彼所书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合掌右绕欢喜护念。

“复次，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修鲜净行严丽其处，至心供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尔时有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处，观礼、读诵彼所书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合掌右绕欢喜护念。憍尸迦，随有如是具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处，此中所有恶鬼、邪神惊怖退散无敢住者。由此因缘，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心便广大起净胜解，所修善业倍复增明，诸有所为皆无障碍。以是故，憍尸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随所在处，应当周匝除去粪秽，扫拭涂治香水散洒，敷设宝座而安置之，烧香散花而为供养。

“复次，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能如是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决定当得身心无倦、身心安乐、身心调柔、身心轻利。系心般若波罗蜜多，夜寝息时无诸恶梦，唯得善梦，谓见如来、应、正等觉身真金色相好庄严，放大光明普照一切，声闻、菩萨恭敬围绕，身处众中闻佛为说布施等六波罗蜜多及余善根相应法义；或于梦中见菩提树，其量高广众宝庄严，有大菩萨往诣树下，结跏趺坐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或于梦中见有无量无数菩萨论义决择种种法义；或于梦中见有无量无数菩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

严净佛土，回向摄受一切智智；或于梦中见十方界各有无量那庾多佛，亦闻其声，谓某世界有某如来、应、正等觉若干百千声闻、菩萨恭敬围绕说如是法；或于梦中见十方界各有无量那庾多佛入般涅盘，彼一一佛般涅盘后，各有施主为供养佛设利罗故，以妙七宝各起无量大窣堵波，复于一一窣堵波所，各持无量上妙花鬘乃至灯明，经无量劫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见如是类诸善梦相，若睡若觉身心安乐。诸天神等益其精气，令彼自觉身体轻便，由此因缘，不多贪着饮食、医药、衣服、卧具，于四供养其心轻微，如瑜伽师入胜妙定，由彼定力滋润身心，从定出已虽遇美膳而心轻微，此亦如是。何以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三千大千国土及余十方无边世界诸佛、菩萨、独觉、声闻、天、龙、药叉、阿素洛等慈悲护念，以妙精气冥澍身心，令其志勇体充盛故。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如是现法胜利，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应常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广为有情宣说开示。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虽于般若波罗蜜多，不能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广为有情宣说开示，而为正法久住世间，利乐有情不灭没故，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严饰，复持无量上妙花鬘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亦得如前所说胜利。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五十八

第五分设利罗品第五“复次，憍尸迦，假使充满此赡部洲佛设利罗以为一分，有书般若波罗蜜多深妙法门复为一分，于斯二分，汝取何者？”

天帝释言：“我意宁取深妙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我于诸佛设利罗所，非不信受供养恭敬，然诸佛身及设利罗，皆因般若波罗蜜多深妙法门而出生故，皆由般若波罗蜜多深妙法门功德威力所薰修故，乃为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供养恭敬。

“世尊，如我坐在三十三天善法殿中天帝座上，为诸天众宣说正法时，有无量诸天子等，来至我所听我所说，供养恭敬，右绕而去。我若不在彼法座时，诸天子等亦来其处，虽不见我如我在时供养恭敬，咸言：‘此处是天帝释为诸天等说法之座，我等皆应如天主在，供养恭敬，右绕而去。’佛设利罗亦复如是，深妙般若波罗蜜多为因引生，一切智智之所依止故，为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供养恭敬。是故我说于二分中，我意宁取深妙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假使充满三千世界佛设利罗以为一分，有书般若波罗蜜多深妙法门复为一分，于斯二分，我意宁取深妙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我于诸佛设利罗所，非不信受供养恭敬，然诸佛身及设利罗，皆因般若波罗蜜多深妙法门而出生故，皆由般若波罗蜜多深妙法门功德威力所薰修故，乃为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供养恭敬。

“世尊，如负债人怖畏债主，即便亲近奉事国王，依王势力得免怖畏，反为债主怖畏供养。所以者何？彼人依附国王势力，王所摄受具威势故。王喻般若波罗蜜多，佛设利罗喻依王者，由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世间供养恭敬。诸佛所得一切智智，亦依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办故，我宁取深妙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譬如无价大宝神珠，具无量种胜妙威德，随所住处有此神珠，人非人等不能为害。设有男子或复女人，为鬼所执身心苦恼，若有持此神珠示之，由珠威力鬼便舍去。诸有热病或风、或痰、或二、或三和合为病，若有系此神珠着身，如是诸病无不除愈。此珠在暗能作照明，热时能凉寒时能暖，随地方所有此神珠，时节调和不寒不热。若地方所有此神珠，蛇蝎等毒无敢停止。设有男子或复女人，为毒所中楚痛难忍，若有持此神珠令见，珠威势故毒即消灭。若诸有情身婴癞疾、恶疮、肿疱、目眩、翳等眼病、耳病、鼻病、舌病、喉病、身病、诸肢节病，带此神珠众病皆愈。若诸池沼泉井等中，其水浊秽或将枯涸，以珠投之水便盈满，香洁澄净具八功德。若以青黄赤白红紫碧绿杂绮种种色衣，裹此神珠投之于水，水随衣彩作种种色。如是无价大宝神珠，威德无边说不能尽，若置箱箧亦令其器具足成就无边威德。设空箱箧由曾置珠，其器仍为众人爱重。”

尔时，庆喜问帝释言：“如是神珠为天独有，人亦有耶？”

天帝释言：“人中、天上俱有此珠，若在人中形小而重，若在天上形大而轻。又人中珠相不具足，在天上者其相周圆。天上神珠威德殊胜，无量倍数过人所有。”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深妙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为众德本能灭无量恶不善法，随所在处灭诸有情身心苦恼，人非人等不能为害。如来所得一切智智及余无量无边功德，皆因般若波罗蜜多。佛设利罗，由诸功德所薰修故，是诸功德所依器故，佛涅盘后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供养恭敬。是故我说于二分中，我意宁取深妙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假使充满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佛设利罗以为一分，有书般若波罗蜜多深妙法门复为一分，于斯二分，我意宁取深妙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我于诸佛设利罗所，非不信受供养恭敬，然诸佛身及设利罗，皆因般若波罗蜜多深妙法门而出生故，皆由般若波罗蜜多深妙法门功德威力所薰修故，乃为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供养恭敬。

“复次，世尊，深妙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一切智智，如来所得一切智智能生佛身及设利罗，是故供养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为供养三世诸佛一切智智及设利罗。

“复次，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常见十方诸佛，当行当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憍尸迦，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如来供养恭敬。”

天帝释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无上波罗蜜多，一切如来皆依般若波罗蜜多知诸有情心行差别。”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憍尸迦，是故菩萨摩诃萨众长夜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如实知诸有情类心行差别。”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诸菩萨众为但应行般若波罗蜜多，为亦应行余五波罗蜜多？”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诸菩萨众应具行六波罗蜜多，然行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观诸法时，皆以般若波罗蜜多而为上首。憍尸迦，如赡部洲所有诸树，枝条、茎干、花叶、果实，虽有种种形类不同，而其荫影都无差别。如是六种波罗蜜多虽各有异，而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摄受回向一切智智，诸相差别都不可得。”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成就广大圆满无量无边功德。若有书持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众宝严饰，复持种种上妙花鬘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守护不舍。复有书持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众宝严饰，转施他人受持、读诵。此二福聚，何者为多？”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我还问汝，随汝意答。若诸有情从他请得佛设利罗，盛以宝函置清净处，复持种种上妙花鬘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守护不舍。若复有人从他请得佛设利罗，分施与他令其供养。于意云何？此二福聚，何者为胜？”

天帝释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此二福聚，后者为胜。”

尔时，佛赞天帝释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憍尸迦，书持般若波罗蜜多，若自供养，若转施他受持、读诵，此二福聚，后者为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如实为他分别解说，所获福聚复胜施他多百千倍，敬此法师应如敬佛。

第五分经典品第六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展转乃至普教十方殑伽沙等诸佛世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他读诵，所获福聚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展转乃至普教十方殑伽沙等诸佛世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他读诵，所获福聚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自恒读诵，不如有人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他读诵。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他读诵，不如有人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善知义趣为他解说。”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应为何等诸有情类，解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应为解说。何以故？憍尸迦，于当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求趣无上正等菩提，闻他宣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心便迷谬退失中道。”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何等名为相似般若波罗蜜多？”

佛言：“憍尸迦，于当来世有诸苾刍愚痴颠倒，虽欲宣说真实般若波罗蜜多，而颠倒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云何苾刍颠倒宣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谓彼苾刍为发无上菩提心者说：‘色坏故名为无常，非常无故名为无常。’说：‘受、想、行、识坏故名为无常，非常无故名为无常。’复作是说：‘若如是求是行般若波罗蜜多。’憍尸迦，如是名为颠倒宣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憍尸迦，不应以色坏故观色无常，不应以受、想、行、识坏故观受、想、行、识无常，但应以常无故观色乃至识为无常。以是故，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善知义趣为他解说，其福甚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一切有情，皆令住预流果、或一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或独觉菩提，展转乃至普教十方各如殑伽沙数世界一切有情，皆令住预流果

乃至独觉菩提。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他读诵，教授教诫彼有情言：‘汝应精勤修学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佛法，定当证得一切智智。’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谓彼证得一切智智，教化无量无边有情，令成预流乃至独觉无边际故。

“复次，憍尸迦，若赡部洲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展转乃至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一切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令读诵。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转施与一已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者令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如是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令深般若波罗蜜多广行流布。

“复次，憍尸迦，若赡部洲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展转乃至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一切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令读诵，复以巧妙文义解释。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转施与一已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者令其读诵，复以巧妙文义解释，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若赡部洲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展转乃至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一切有情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令读诵。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已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诸菩萨中，有一菩萨作如是言：‘我今欣乐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济拔有情生死众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成彼事，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令读诵，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

“复次，憍尸迦，若赡部洲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展转乃至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一切有情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令读诵，复以巧妙文义解释。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已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诸菩萨中，有一菩萨作如是言：‘我今欣乐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济拔有情生死众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成彼事，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施令读诵，复以巧妙文义解释，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世尊，如是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般若波罗蜜多，转更殷勤教授教诫，应以上妙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及余资具，供养恭敬令无乏少。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以如是法施、财施，摄受供养彼菩萨摩诃萨，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获福无量。所以者何？彼菩萨摩诃萨要由如是法施、财施摄受供养，疾证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作大饶益。”

尔时，善现赞帝释言：“善哉！善哉！善能摄受、劝励、护助诸菩萨摩诃萨，令疾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

“憍尸迦，汝今已作佛圣弟子所应作事。何以故？憍尸迦，一切如来诸圣弟子，为欲饶益诸有情故，法尔摄受、劝励、护助诸菩萨摩诃萨，令疾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一切如来、声闻、独觉世间胜事，皆由菩萨摩诃萨众而得出现。何以故？憍尸迦，若无菩萨摩诃萨发菩提心，则无菩萨摩诃萨能学六种波罗蜜多；若无菩萨摩诃萨修学六种波罗蜜多，则无菩萨摩诃萨能证无上正等菩提；若无菩萨摩诃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则无如来、声闻、独觉世间胜事。是故如来诸圣弟子，为欲利乐诸有情故，法应摄受、劝励、护助诸菩萨众，令学六种波罗蜜多，能疾证得一切智智，尽未来际利乐有情。”
第五分回向品第七尔时，慈氏菩萨谓善现言：“菩萨随喜回向俱行诸福业事，于余有情施、戒、修等诸福业事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

尔时，善现问慈氏菩萨言：“若诸菩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普缘无量无数世界，一一世界无量无数已入涅盘诸佛世尊，从初发心乃至成佛，展转乃至入般涅盘，如是乃至法将灭尽，于其中间所有六种波罗蜜多相应善根，若诸弟子施、戒、修等诸福业事及学、无学无漏善根，若佛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若为利乐一切有情大慈大悲及余无量无边佛法，若说法要，若依法要学诸善根，若佛世尊般涅盘后，诸有情类所种善根，合集称量，现前发起最尊最胜、最上最妙随喜之心。复以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愿此善根共有情类，引发无上正等菩提。’于意云何？彼诸菩萨缘如是事，起如是行相随

喜回向心，为有如是所缘可得，如彼菩萨所取相不？”

慈氏菩萨答善现言：“彼诸菩萨缘如是事，起如是行相随喜回向心，实无如是所缘可得，如彼菩萨所取之相。”

具寿善现谓慈氏菩萨言：“若无如是所缘诸事，如彼菩萨所取相者，彼诸菩萨随喜回向，岂不皆成想心见倒？所以者何？如有执着无所有事，无常谓常，实苦谓乐，无我谓我，不净谓净，由斯发起想心见倒。如所缘事实无所有，菩提及心亦应如是。若尔，一切应无差别，此中何等是所缘事？何等是随喜心？何等是菩提？何等是回向？云何菩萨缘如是事，起随喜心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慈氏菩萨报善现言：“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不应对彼新学大乘菩萨前说。所以者何？彼闻如是随喜回向，所有信乐恭敬之心皆当灭没。如是随喜回向之法，应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久发大愿、多植善根、为多善友所摄受者分别开示。所以者何？彼闻如是随喜回向，不惊、不怖、不退、不没。

“诸菩萨众应以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回向所求一切智智。当于尔时应作是念：‘所可用心随喜回向，此所用心尽、灭、离、变，此所缘事及诸善根，皆亦如心尽、灭、离、变。此中何等是所用心？复以何等为所缘事及诸善根，而说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心于心理不应有随喜回向，以无二心俱时起故。心亦不可随喜回向心自性故。是故随喜回向之心及所缘事皆不可得。’”

时，天帝释白善现言：“新学大乘诸菩萨众闻如是事其心将无惊、怖、退、没？云何菩萨于所缘事起随喜心？云何摄受随喜俱行诸福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具寿善现依慈氏菩萨作如是言：“诸菩萨众普缘十方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断诸有路绝戏论道，殄诸云雾摧诸棘刺，舍诸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正智解脱，到心自在第一究竟，入无余依涅盘界者，从初发心乃至成佛，展转乃至入般涅盘，如是乃至法将灭没，于其中间所有功德，及诸弟子所种善根，合集称量，现前发起最尊最胜、最上最妙随喜之心。复持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诸菩萨云何不堕想心见倒？”

慈氏菩萨谓善现言：“若诸菩萨于自所起随喜回向心等诸法无心等想，则不堕于想心见倒；若诸菩萨于自所起随喜回向心等诸法有心等想，则便堕于想心见倒。又诸菩萨以如是心，念佛弟子功德善根而生随喜，正知此心尽、灭、离、变，非能随喜，正知彼法，其性亦然非所随喜；又正了达能回向心法性亦尔，非能回向，及正了知所回向法其性亦尔，非所回向。若有能依如是所说随喜回向是正非邪，诸菩萨众皆应发起如是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又诸菩萨普缘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所有功德，若诸弟子所有善根，若异生类所有善根，若傍生趣听闻正法所有善根，若余天、龙广说乃至人非人等听闻正法发菩提心，如是一切合集称量，现前发起最尊最胜、最上最妙随喜之心，既随喜已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于如是时，若正解了诸能随喜回向之法尽、灭、离、变，诸所随喜回向之法其性亦然，虽如是知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复于是时，若正解了都无有法可能随喜回向于法，虽如是知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便不堕于想心见倒。所以者何？是诸菩萨于能随喜回向之心及所随喜回向之法不生执着，是名无上随喜回向。若诸菩萨于能随喜回向之法，起能随喜回向法想，于所随喜回向之法，起所随喜回向法想，而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则便堕于想心见倒，所起随喜回向皆邪。

“菩萨应知方便远离。若诸菩萨于所修作诸福业事，如实了知远离寂静，于能随喜回向之心，亦如实知远离寂静，如实知已，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诸法中都无取着，而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则不堕于想心见倒。若诸菩萨于所修作诸福业事，不如实知远离寂静，于能随喜回向之心，亦不能知远离寂静，于一切法执着诸相，而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则便堕于想心见倒。

“若诸菩萨于已灭度诸佛世尊及诸弟子功德善根，欲正发起随喜回向，应作是念：‘如佛世尊及诸弟子皆已灭度，自性非有，功德善根亦复如是。我所发起随喜回向及所回向无上菩提，性相亦尔都不可得。’如实知已，于诸善根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便能不生想心见倒；不取相故，佛所听许，名正随喜回向菩提。若诸菩萨以取相为方便，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已灭度佛及弟子功德善根，取相随喜回向菩提，是为非善随喜回向。若诸菩萨不取相为方便，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已灭度佛及弟子功德善根，离相随喜回向菩提，是名为善随喜回向。”

慈氏菩萨问善现言：“云何菩萨于佛及弟子功德善根等皆不取相，而能随喜回向菩提？”

善现答言：“应知菩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虽不取相而所作成，非离般若波罗蜜多，有能正起随喜回向，是故菩萨欲成所作，应学般若波罗蜜多。”

慈氏菩萨谓善现言：“莫作是说。所以者何？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中，佛及弟子功德善根都不可得，所起随喜回向菩提亦不可得。

“此中菩萨应作是观：‘过去如来及诸弟子功德善根性皆已灭，所起随喜回向之心及大菩提性皆寂灭。我若于彼取相分别，发生随喜回向之心，诸佛世尊皆所不许。所以者何？于已灭度佛

弟子等取相分别随喜回向，是则名为大有所得，过去已灭无所有故，未来、现在佛弟子等，未至不住亦不可得，若不可得非取相境，若取其相发生随喜回向菩提便堕颠倒。’

“是故菩萨欲于如来及诸弟子功德善根，正发随喜回向菩提，不应于中起有所得取相分别随喜回向。若于其中起有所得取相分别随喜回向，佛不说彼有大义利。所以者何？如是随喜回向之心，妄想分别名杂毒故。如有饮食，虽具上妙色香美味而杂毒药，愚夫浅识贪取啖之，初虽适意后便大苦。如是一类补特伽罗，不善受持，不善观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善通达甚深义趣，而告大乘种性者曰：‘来！善男子，汝于三世诸佛世尊戒等五蕴及余无量无边功德，若佛弟子所种善根，若佛世尊授诸菩萨、声闻、独觉三菩提记，彼有情类所种善根，若诸天、人、阿素洛等所种善根，如是一切合集称量，现前随喜回向菩提。’如是所说随喜回向，以有所得为方便故，譬如世间杂毒饮食，菩萨种性补特伽罗不应随彼所说而学。

“是故，大德，应说云何住菩萨乘善男子等，应于三世十方诸佛及弟子等功德善根随喜回向可名无毒？”

善现答言：“若诸菩萨欲不谤佛而发随喜回向心者，应作是念：‘如诸如来、应、正等觉如实通达功德善根，有如是性、有如是相、有如是法而可随喜，我今亦应如是随喜。如诸如来、应、正等觉如实通达，应以如是诸福业事回向菩提，我今亦应如是回向。’若作如是随喜回向，则不谤佛，不杂众毒，离诸过咎，善顺佛教。

“复次，菩萨应作如是随喜回向，如戒蕴等不堕三界、非三世摄，随喜回向亦应如是。所以者何？如彼诸法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随喜回向亦复如是。若能如是随喜回向，不杂众毒无所失坏；若不如是随喜回向，当知是邪随喜回向。若诸菩萨作如是念：‘如诸如来、应、正等觉，如实通达诸功德等，有如是法，可依此法发生无倒随喜回向。我今亦应依如是法，发生随喜回向之心。’是为正发随喜回向。”

尔时，世尊赞善现曰：“善哉！善哉！汝今乃能为诸菩萨作大佛事。善现当知，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一切皆得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等世、出世间有相功德，是一菩萨所起无倒随喜回向，于彼功德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

“复次，善现，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一一住如殑伽沙劫，以有所得而为方便，皆持上妙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及余乐具，恭敬供养如殑伽沙世界有情常无间断。于意云何？是诸菩萨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善现对曰：“甚多，世尊！如是福聚若有形色，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不能容受。”

佛言：“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一菩萨由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发起无倒随喜回向所获功德于前菩萨有相福聚，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鄔波尼杀昙倍亦复为胜。”

尔时，四大天王各与眷属二万天子俱，顶礼佛足，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是诸菩萨所起无倒随喜回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威力广大胜前所说有所得施多百千倍。”

时，天帝释乃至他化自在天王各与眷属十万天子俱，皆持种种天妙花鬘、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幢、幡盖、众妙、珍奇，奏天乐音而供养佛，顶礼佛足，合掌白言：“是诸菩萨所起无倒随喜回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威力广大胜前所说有所得施多百千倍。”

时，大梵王广说乃至色究竟天各与无量百千天众，前诣佛所，顶礼佛足，合掌恭敬俱发声言：“希有，世尊！是诸菩萨所起无倒随喜回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威力广大胜前所说有所得施多百千倍。”

尔时，佛告净居天等诸天众言：“且置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假使十方殑伽沙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一一住如殑伽沙劫，以有所得而为方便，皆持上妙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及余乐具，恭敬供养如殑伽沙世界有情常无间断。若有菩萨普缘三世诸佛世尊所有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及余无量无边佛法，若诸弟子所有善根，若余有情所修善法，如是一切合集称量，现前发起最尊最胜、最上最妙随喜俱行诸福业事，复持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起随喜回向所获功德，胜前所说有相福聚无量无边不可称计。”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如世尊说现前发起最尊最胜、最上最妙随喜俱行诸福业事。云何名为最尊最胜、最上最妙随喜俱行诸福业事？”

佛告善现：“若诸菩萨于三世法不取、不舍、不念、不得，知无有法已、正、当生，知无有法已、正、当灭，如法实性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名为最尊最胜、最上最妙随喜俱行诸福业事。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欲于三世诸佛世尊及弟子等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及正解脱、解脱知见相应善根，发生无倒随喜回向，应作是念：‘如真解脱，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相应善根亦复如是；如真解脱，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智见蕴相应善根亦复如是；如真解脱，所有胜解亦复如是；如真解脱，随喜回向亦复如是；如真解脱，一切过去已灭诸法亦复如是；如真解脱，一切未来未生诸法亦复如是；如真解脱，一切现

在现转诸法亦复如是；如真解脱，过去无量无数世界诸佛世尊及弟子等亦复如是；如真解脱，未来无量无数世界诸佛世尊及弟子等亦复如是；如真解脱，现在无量无数世界诸佛世尊及弟子等亦复如是。如是诸法真如法性，无向无背、无缚无脱、无染无净。我于如是功德善根现前随喜，以无移转及无失坏、无相、无得而为方便，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名为最尊最胜、最上最妙随喜回向。’

“善现当知，如是无倒随喜回向所获功德，于十方面各如殑伽沙数世界一切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一一住如殑伽沙劫，以有所得而为方便，皆持上妙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及余乐具，恭敬供养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一切有情常无间断，所获施福，及于十方殑伽沙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一一住如殑伽沙劫，以有所得而为方便，所修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相应善根，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邬波尼杀昙倍亦复为胜。”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五十九

第五分地狱品第八时，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是无倒随喜回向，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威力成办。”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作照明皆应敬礼，世间诸法不能染污，能除翳暗能发光明，能施利安能为导首，与诸盲者作净眼目，与涉暗徒作明灯炬，引失道者令入正路，显诸法性即萨婆若，示一切法无灭无生，是诸菩萨摩诃萨母，能令诸佛具转三转十二行相无上法轮，无依护者为作依护，能除一切生死苦恼，开示诸法无性为性。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应云何住？”

佛告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应如佛住，敬事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敬事诸佛世尊。”

时，天帝释作是念言：“今舍利子何因何缘问佛斯事？”

念已便问舍利子言：“以何因缘而作是问？”

时，舍利子报帝释言：“前佛世尊说诸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所起随喜回向俱行诸福业事，疾能证得一切智智，胜有所得菩萨所修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相应善根，是故我今作如是问。

“憍尸迦，如生盲众若百若千，无净眼者方便引导，近尚不能趣入正道，况能远达丰乐大城？如是前五波罗蜜多诸生盲众，若无般若波罗蜜多净眼者导，尚不能趣菩萨正道，况能证入一切智城？憍尸迦，布施等五波罗蜜多，要由般若波罗蜜多，名有目者；复由般若波罗蜜多之所摄受，名到彼岸。”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云何菩萨引发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舍利子：“若诸菩萨不引发色、受、想、行、识，亦不见色、受、想、行、识，是即名为引发般若波罗蜜多。”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若诸菩萨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为成何法？”

佛告舍利子：“若诸菩萨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都无所成，无所成故得名般若波罗蜜多。”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岂不能成一切智智？”

佛言：“憍尸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能成一切智智。何以故？憍尸迦，如有所得，如有名想，如有造立，不能成故。”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若尔，般若波罗蜜多云何说成一切智智？”

佛言：“憍尸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所引发一切智智，无所成故说名为成。”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甚奇，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生灭一切法故，不为成坏一切法故出现世间，而与世间作饶益事。”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若诸菩萨起如是想，则便舍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复有因缘舍远般若波罗蜜多，谓生是想：‘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空无所有。’即便舍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菩萨般若波罗蜜多非空非有、无所分别。”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佛说般若波罗蜜多为显何法？”

佛告善现：“我说般若波罗蜜多不为显色，亦不为显受、想、行、识；不为显预流果，亦不为显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是广大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何缘汝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是广大波罗蜜多？”

善现答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色不作大、不作小、不作集、不作散，于受、想、行、识亦不作大、不作小、不作集、不作散；于佛十力不作强、不作弱，于一切智不作广、不作狭。若诸菩萨起如是想，非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如是诸想，非深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起是想：‘我当度脱若干有情入无余依般涅盘界。’是则名为大有所得，非有所得能有所办。何以故？世尊，有情无生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有情无自性故、远离故、不可思议故、无灭坏故、无觉知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广说乃至亦无觉知。世

尊，有情力积集故，当知如来力亦积集。”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若诸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无疑、无惑亦不迷谬，是诸菩萨从何处没来生此间？积行久如于深法义能随觉了？”

佛言：“舍利子，是诸菩萨从他方界所事诸佛法会中没来生此间。舍利子，是诸菩萨已多亲近诸佛世尊，曾问此中甚深法义已，经无量无数大劫，修集百千难行苦行，乘大愿力来生此土。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见若闻生大欢喜，便作是念：‘我今见佛，闻佛所说。’由此因缘恭敬信受。”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可见闻耶？”

佛言：“不也。”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诸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勤修学，是诸菩萨积行久如？”

佛言：“善现，此应分别。有诸菩萨从初发心，遇真善友方便摄受，即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深法门能生信解。有诸菩萨虽曾值遇多百千佛，于诸佛所勤修梵行，而有所得为方便故，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能修学，闻说般若波罗蜜多不生信解即便舍去。善现当知，是诸菩萨过去佛所闻说般若波罗蜜多，无信敬心舍众而去，今闻般若波罗蜜多，无信敬心还复舍去。彼于般若波罗蜜多，若身若心皆不和合，不和合故，造作增长感恶慧业，由此业故，闻深般若波罗蜜多毁谤厌舍。

“善现当知，若诸菩萨毁谤厌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则为毁谤厌舍一切智智；若毁谤厌舍一切智智，即毁谤厌舍三世诸佛。由此因缘，造作增长害正法罪，由此罪故经历多时受诸重苦，谓彼所造罪极重故，多百千岁堕大地狱，此界、他方往还轮转，受诸重苦不得解脱，此界火、水、风劫起时移置他方大地狱内，他方火、水、风劫起时移置此界大地狱中，如是轮回经无数劫，受大地狱极难忍苦。彼害法罪业势稍微，从地狱出堕傍生趣，如前展转此界、他方，多劫轮回受诸剧苦。彼害法罪业势渐薄，脱傍生趣堕鬼趣中，此界、他方轮回展转，受诸重苦经无量劫。彼害法业余势将尽，免饿鬼趣来生人中，具受人间贫穷、下贱、顽愚、疾病、丑陋等苦，尚不闻有佛、法、僧名，况能精勤修诸善业？以诸恶业害正法故，受如是类圆满苦果。”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害正法业与五无间，此二恶行为相似不？”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勿谓此业似五无间。所以者何？五无间业虽感重苦，而不可比毁谤正法，谓彼闻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毁谤拒逆言：‘此般若波罗蜜多，非真佛语，不应修学，非法、非律、非大师教。’由此因缘其罪极重，不可以比五无间业。”

“舍利子，此害法人自谤正法亦教他谤，自坏其身亦令他坏，自饮毒药亦令他饮，自失生天解脱乐果亦令他失，自持其身足地狱火亦令他足，自沉苦海亦令他溺，自不信解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教他人令不信解迷谬颠倒。舍利子，我于般若波罗蜜多，尚不欲令害正法者闻其名字，况当为说？舍利子，害正法者，我尚不听住菩萨乘善男子等举目观视，况当共住？舍利子，害正法者，我尚不听被服袈裟，况受供养？何以故？舍利子，害正法者堕黑暗类，如臭烂粪，如秽蜗螺，如癞病人，甚可厌恶。诸有信用害法者言，亦受如前所说大苦。”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何缘不说害正法者当来所受恶趣身量？”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止！不须说彼趣身量，忽害法者闻已惊惶，心顿忧愁如中毒箭，身渐枯悴如被截苗。彼或闻之当呕热血，丧失身命或近死苦故，我不说彼趣身量。”

时，舍利子复重请言：“惟愿为说，作后明诫！”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我先说彼受苦多劫，足与后人作大明诫。当来自类善男子等，闻我前说害正法报，宁舍身命终不谤法，‘勿我当来长时受苦’。”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诸有聪明善男子等应善守护身、语、意业。彼岂不由语恶业故，恶趣人中长时受苦？”

佛言：“善现，如是，如是，于我正法毗奈耶中，当有愚痴诸出家者，彼虽称我为其大师，而于我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毁谤、拒逆。善现当知，若有毁谤甚深般若则为毁谤无上菩提，若有毁谤无上菩提则为毁谤三世诸佛，若有毁谤三世诸佛则为毁谤一切智智，若有毁谤一切智智则毁谤法，若毁谤法则毁谤僧，若毁谤僧则便造作无量罪业，若有造作无量罪业则便摄受无边苦报。”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彼愚痴人几因缘故，毁谤、拒逆甚深般若？”

佛告善现：“由二因缘：一、为邪魔之所扇惑；二、于深法不能信解。”

“复次，善现，由四因缘毁谤、拒逆甚深般若：一、为恶友之所诱诳；二、为不能勤修善法；三、为怀恶喜求他过；四、为嫉妒自赞毁他。由具如是诸因缘故，彼愚痴人毁谤、拒逆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发起无边极重恶业。”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彼愚痴人不勤精进，于佛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实难信解。”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云何甚深极难信解？”

佛告善现：“色非缚非脱。何以故？色以无性为自性故。受、想、行、识非缚非脱。何以故？受、想、行、识皆以无性为自性故。复次，善现，色前、后、中际非缚非脱。何以故？色前、

后、中际皆以无性为自性故。受、想、行、识前、后、中际非缚非脱。何以故？受、想、行、识前、后、中际皆以无性为自性故。”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不精勤甚难信解。”

佛言：“善现，如是，如是。所以者何？色清净即果清净，色清净故果亦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果清净，受、想、行、识清净故果亦清净。复次，善现，色清净即一切智清净，一切智清净故色亦清净，是色清净与一切智清净，从本已来无二、无别、无断、无坏；受、想、行、识清净即一切智清净，一切智清净故受、想、行、识亦清净，是受、想、行、识清净与一切智清净，从本已来无二、无别、无断、无坏。”

第五分清净品第九尔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如是清净最为甚深。”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净是大光明。”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净无得、无现观。”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净无所生起。”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净不生三界。”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净无知无解。”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净于色无知，于受、想、行、识亦无知。”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舍利子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极清净故，于一切智无损无益。”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舍利子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极清净故，于一切法无取无舍。”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我清净故色、受、想、行识亦清净。”

佛言：“如是，毕竟净故。”

善现复言：“我清净故果亦清净。”

佛言：“如是，毕竟净故。”

善现复言：“我清净故一切智亦清净。”

佛言：“如是，毕竟净故。”

善现复言：“我清净故无得、无现观。”

佛言：“如是，毕竟净故。”

善现复言：“我无边故色、受、想、行、识亦无边。”

佛言：“如是，毕竟净故。”

善现复言：“若诸菩萨能如是觉，是为般若波罗蜜多。”

佛言：“如是，毕竟净故。”

善现复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非此岸、非彼岸、非中间。”

佛言：“如是，毕竟净故。”

善现复言：“若诸菩萨起如是想，舍远般若波罗蜜多。”

佛言：“善哉！善哉！善现，是诸菩萨着名着相。”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希有，世尊！善为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开示分别究竟着相。”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云何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起着相？”

善现答言：“若诸菩萨于色谓空，是名为着；于受、想、行、识谓空，是名为着；于三世法谓三世法，是名为着；谓诸菩萨初发心时无量福生，是名为着。”

时，天帝释问善现言：“何缘如是亦名为着？”

善现答言：“执有心故，谓执此心能正回向无上菩提，故名为着。憍尸迦，心本性空不能回向。若诸菩萨欲教他人趣大菩提，应随实相示现、劝导、赞励、庆喜，于自无损亦不损他，诸佛世尊同所开许，远离一切分别执着。”

尔时，世尊赞善现曰：“善哉！善哉！汝善能为诸菩萨说分别着相，令诸菩萨觉知远离。复有此余微细执着当为汝说，汝应谛听！”

善现白言：“唯然！愿说！”

佛告善现：“若菩萨乘善男子等，于诸佛所取相忆念，随所取相，皆名执着；若于三世诸佛世尊无漏法中深生随喜，既随喜已共诸有情回向菩提，亦名执着。诸法实性非三世摄，不可取相、不可攀缘，亦无见闻觉知事故，于无上觉不可回向。”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诸法实性最为甚深。”

佛言：“如是，本性离故。”

善现复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皆应敬礼。”

佛言：“如是，法性无作、无觉知故。”

善现复言：“诸法本性无所造作、无觉知耶？”

佛言：“如是诸法本性唯一，无二、无造、无作，不可觉知、不可分别。若诸菩萨能如是知，即能远离一切执着。”

善现复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难可觉知。”
佛言：“如是，无知者故。”
善现复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可思议。”
佛言：“如是，非心、心所能了知故。”
善现复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无所造作。”
佛言：“如是，以诸作者不可得故。”
善现复言：“云何菩萨应行般若波罗蜜多？”

佛言：“菩萨若不行色，亦复不行受、想、行、识，是行般若波罗蜜多；若不行色空，亦复不行受、想、行、识空，是行般若波罗蜜多；若不行色不圆满相，亦复不行受、想、行、识不圆满相，是行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色不圆满即非色，受、想、行、识不圆满即非受、想、行、识，若不如是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能于执着说无着相。”

佛告善现：“若不行色、受、想、行、识无执着相，是行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能如是行，便于诸色、受、想、行、识不生执着，于预流果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不生执着。所以者何？超一切着无障碍觉名萨婆若。如是，善现，若诸菩萨欲超诸着，应行般若波罗蜜多。”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希有，世尊！甚深法性若说不说俱无增减。”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譬如虚空，假使诸佛尽其寿量或赞或毁，而彼虚空无增无减；甚深法性亦复如是，若说不说俱无增减。譬如幻士，于赞毁时无喜无忧、不增不减；甚深法性亦复如是，若说不说如本无异。”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甚为难事，谓深般若波罗蜜多若修不修无增无减、无进无退。诸菩萨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如修虚空都无所有。诸菩萨众，我等有情皆应敬礼、尊重赞叹。所以者何？诸菩萨众为度有情被功德铠，如有欲与虚空战诤被坚固铠。诸菩萨众为度有情被功德铠，如有健者欲拨虚空置高胜处。诸菩萨众为如虚空诸有情类，求趣无上正等菩提，名大勇猛，得大精进波罗蜜多。”
时，有苾刍作如是念：“应礼般若波罗蜜多，此中都无诸法生灭。”
时，天帝释问善现言：“菩萨欲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如何学？”
善现答言：“菩萨欲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如虚空精勤修学。”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若诸有情能学般若波罗蜜多，云何守护？”
尔时，善现语帝释言：“汝见是法可守护不？”
天帝释言：“不也，大德。”

善现语言：“若诸菩萨如大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行，即为守护。若离般若波罗蜜多，人非人等皆得其便。

“憍尸迦，若欲守护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者，不异有人发勤精进守护虚空，唐设劬劳都无所益。憍尸迦，有能守护响声等不？”
天帝释言：“不也，大德。”
善现语言：“若欲守护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者亦复如是，唐设劬劳都无所益。

“憍尸迦，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虽知诸法皆如响等，而不观见亦不显示能如是住，是行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世尊威神力故，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四大天王，及天帝释、大梵王等一切天众来诣佛所，顶礼双足，却住一面。以佛神力，于十方界各见千佛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名字相状皆同于此，请说般若波罗蜜多苾刍众首皆名善现，问难般若波罗蜜多诸天众首皆名帝释。

尔时，世尊告善现曰：“慈氏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即以此名亦于此处宣说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慈氏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以何等名即于此处宣说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慈氏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不说色空法，不说受、想、行、识空法；不说色缚脱法，不说受、想、行、识缚脱法。”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

佛告善现：“色清净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受、想、行、识清净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虚空清净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色无染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受、想、行、识无染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虚空无染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诸有情受持、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终不横死亦无横病及横殃祸，常为无量百千天神恭敬围绕随逐守护。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黑白月各第八日、第十四日、第十五日，在在处处读诵讲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获无边功德胜利。”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说、听等时多有留难。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珍宝多诸怨贼，于一切法无着无取。何以故？以一切法都无所有、不可得故。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所得故，非能染污、非所染污。何以故？无法不能染无法故。以无染故说名无染波罗蜜多，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无染污故，余一切法亦无染污。若于如是亦不分别，是行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分别故，于一切法无见不见、无取无舍。”

时，有无量百千天子住虚空中，欢喜踊跃互相庆慰，同声唱言：“我等今者于赡部洲见佛第二转妙法轮。”

尔时，世尊告善现曰：“如是法轮非第一转亦非第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转还故。”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广大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缚无着，虽证菩提而无所证，虽转法轮而无所转，无法可示、无法可显、无法可得、无法可转、无法可还，以一切法毕竟不生亦复不灭，不生灭故无转无还。”

尔时，世尊告善现曰：“如是，如是。所以者何？以空、无相、无愿、无作、无生、无灭、无性法中，若转若还俱不可得。若能如是宣说开示，是名善净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此中都无说者、受者，亦无作证得涅盘者，亦无说法作福田者。福田无故福性亦空，表示名言皆不可得，故名广大波罗蜜多。”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无边波罗蜜多，如太虚空无边际故；是为正等波罗蜜多，以一切法性平等故；是为远离波罗蜜多，以一切法毕竟空故；是为难伏波罗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得故；是为无迹波罗蜜多，以一切法无名体故；是为无行波罗蜜多，以一切法无往来故；是为无夺波罗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取故；是为无尽波罗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尽故；是为无生波罗蜜多，以一切法不可生故；是为无作波罗蜜多，以诸作者不可得故；是为无知波罗蜜多，以诸知者不可得故；是为无转波罗蜜多，诸死生者不可得故；是为无垢波罗蜜多，烦恼净故；是为无染波罗蜜多，以所依处不可得故；是为无坏波罗蜜多，离前际故；是为如幻波罗蜜多，以一切法皆不生故；是为如梦波罗蜜多，是诸意识平等性故；是无戏论波罗蜜多，觉诸戏论平等性故；是无思虑波罗蜜多，诸思虑法毕竟无故；是无动转波罗蜜多，住法界故；是为离染波罗蜜多，以一切法不虚妄故；是无作用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分别故；是为寂静波罗蜜多，一切法相不可得故；是无烦恼波罗蜜多，离过失故；是无有情波罗蜜多，有情实际不可得故；是为无断波罗蜜多，以一切法无等起故；是无二边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执着故；是无取着波罗蜜多，于二乘地无分别故；是无分别波罗蜜多，觉诸分别平等性故；是为无量波罗蜜多，无量法故；是为无起波罗蜜多，离我法故；是为虚空波罗蜜多，于一切法皆无碍故；是为不生波罗蜜多，以一切法皆不起故；是为无常波罗蜜多，以一切法常无性故；是名为苦波罗蜜多，是逼恼法平等性故；是为无我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执着故；是名为空波罗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得故；是为无相波罗蜜多，以一切法离诸相故；是为无愿波罗蜜多，以一切法无所成故；是名为力波罗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屈故；是无量佛法波罗蜜多，过数量故；是无所畏波罗蜜多，心无怯故；是为真如波罗蜜多，以一切法不虚妄故；是为自然波罗蜜多，以一切法无自性故。”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第五分不思议品第十之一时，天帝释作是念言：“若有但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已曾供养诸佛、发弘誓愿，况能受持、读诵、书写、为他演说、如教修行！当知是人已于过去无量佛所，亲近供养、多种善根，曾闻般若波罗蜜多，闻已受持、读诵、书写、为他演说、如教修行，或于此经能问能答，由先福力今办此事。若诸有情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功德纯净，闻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

时，舍利子知天帝释心之所念，便白佛言：“若诸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当知是人如不退转诸大菩萨。所以者何？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甚深极难信解，若于前世不久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于佛前请问听受，不于佛所多种善根，岂暂得闻即能信解？若有闻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毁谤、拒逆，当知是人先世已于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毁谤、拒逆。所以者何？如是愚人善根少故，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不生净信；未曾请问佛及弟子甚深义故，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毁谤、拒逆。”

尔时，天帝释谓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甚深极难信解，诸有未久信乐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闻说此中甚深义趣不生信解，未为希有。若人礼敬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为礼敬一切智智。”

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何以故？憍尸迦，如来所得一切智智，皆从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由如来一切智智而得有故。憍尸迦，诸菩萨众应如是行、应如是住、应如是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诸菩萨众云何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名住深般若波罗蜜多，名学深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佛赞天帝释言：“善哉！善哉！汝承佛力，能问如来如是深义。

“憍尸迦，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若不住色，亦不住此是色，是为学色；若不住受、想、行、识，亦不住此是受、想、行、识，是为学受、想、行、识。复次，憍尸迦，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若不学色，亦不学此是色，是不住色；若不学受、想、行、识，亦不学此是

受、想、行、识，是不住受、想、行、识。憍尸迦，是名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名住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名学深般若波罗蜜多。”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难可测量，难可执取，无有限量。”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舍利子，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若不住色甚深性，亦不住此是色甚深性，是为学色甚深性；若不住受、想、行、识甚深性，亦不住此是受、想、行、识甚深性，是为学受、想、行、识甚深性。复次，舍利子，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若不学色甚深性，亦不学此是色甚深性，是为不住色甚深性；若不学受、想、行、识甚深性，亦不学此是受、想、行、识甚深性，是为不住受、想、行、识甚深性。”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既最甚深，难可测量，难可执取，无有限量则难信解，但应为彼不退转位诸菩萨说，彼于此中无疑无惑不迷谬故。”
时，天帝释问舍利子言：“若为未受记诸菩萨说，当有何咎？”
舍利子言：“彼闻惊怖或生毁谤，由此因缘久受大苦，难得无上正等菩提。”
天帝释言：“颇有菩萨未得受记闻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惊怖，不生毁谤，深信解耶？”

舍利子言：“有！是菩萨久发无上正等觉心，久修菩萨摩诃萨行，虽未得受大菩提记，不过一佛或二佛所，定当得受大菩提记。”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舍利子，若诸菩萨未得受记，闻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惊怖，深生信解，当知久发大菩提心，多种善根，事多善友。”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我今乐说少分譬喻，惟愿听许！”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随汝意说。”

时，舍利子白言：“世尊，如菩萨乘善男子等自梦见坐妙菩提座，当知是人近证无上正等菩提。若有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惊怖，深生信解亦复如是，当知是人久发无上正等觉心善根成熟，或已得受大菩提记，或近当受大菩提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世尊，譬如有人游行旷野，经过险道百踰缮那或二、或三乃至五百，见诸城邑王都前相，谓放牧人园林田等，见是相已便作是念：‘城邑王都去此非远。’作是念已身意泰然，不畏恶兽恶贼饥渴。如是菩萨得闻般若波罗蜜多深心信敬，当知不久受菩提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无堕声闻、独觉地畏。何以故？已得见闻恭敬信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上菩提之前相故。

“世尊，譬如有人欲观大海，渐次往趣经历多时不见山林便作是念：‘今观此相，大海非远。所以者何？近大海岸，地必渐下无诸山林。’彼人尔时虽未见海，而见近相欢喜踊跃。如是菩萨得闻般若波罗蜜多深心信敬，当知不久受菩提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已得见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上菩提之前相故。

“世尊，譬如春时花果树等，故叶已堕枝条滋润，众人见之咸作是念：‘新花果叶当出非久。所以者何？此诸树等新花果叶先相现故。’如是菩萨得闻般若波罗蜜多深心信敬，当知不久受菩提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时，众会中有诸天子，见已欢喜作是念言：‘先诸菩萨得此相已，不久便受大菩提记，今此菩萨亦得是相，不久当受大菩提记。’

“世尊，譬如女人怀妊渐久，其身转重动止不安，饮食睡眠悉皆减少，不喜多语厌常所作，受苦痛故众事顿息，有异母人见是相已，即知此女不久产生。如是菩萨得闻般若波罗蜜多深心信敬，当知不久受菩提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乐一切。”
尔时，佛赞舍利子言：“善哉！善哉！汝今善说菩萨譬喻，皆是如来威神之力。”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六十
第五分不思议品第十之二尔时，善现便白佛言：“甚奇，世尊！于诸菩萨善能付嘱、善能护念。”

佛言：“善现，如是，如是。所以者何？诸菩萨众为欲长夜利乐多生哀愍世间诸众生故，欲令天、人获大义利安乐事故，求证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宣说法要。”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云何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令速圆满？”

佛告善现：“若诸菩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色增，不见色减而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见受、想、行、识增，不见受、想、行、识减而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是法，不见非法而行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修习般若波罗蜜多速得圆满。”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如来所说不可思议。”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色亦不可思议，受、想、行、识亦不可思议。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色不起不思议想而行般若波罗蜜多，于受、想、行、识亦复不起不思议想而行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修习般若波罗蜜多速得圆满。”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义趣甚深，谁能信解？”
佛告善现：“若诸菩萨久修胜行，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众云何得名久修胜行？”

佛告善现：“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分别如来十力，不分别四无所畏，不分别十八佛不共法，不分别一切智。所以者何？如来十力不可思议乃至一切智亦不可思议，色亦不可思议，受、想、行、识亦不可思议，一切法亦不可思议。若诸菩萨如是行者都无行处，是行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乃可名为久修胜行。”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珍宝聚、是清净聚，如净虚空离云烟等。奇哉！般若波罗蜜多义趣甚深多诸留难，而今广说留难不生。”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佛神力故留难不生。是故大乘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若欲书持、读诵、演说，乃至一岁必令总了。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宝神珠多诸障碍。”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奇哉！恶魔常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宝神珠欲作留难。”

佛告善现：“一切恶魔虽于般若波罗蜜多常欲留难，令诸菩萨所作不成，而愿不遂。”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是谁神力，令彼恶魔于深般若不能留难？”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是佛神力亦是十方一切世界诸佛神力。舍利子，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共护念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众，令诸恶魔不能留难。何以故？舍利子，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法尔皆蒙十方无量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共所护念，若蒙如来、应、正等觉所护念者，恶魔法尔不能留难。又舍利子，若有净信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无障碍者，应作是念：‘我今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般若波罗蜜多，皆是十方一切世界诸佛世尊神力护念令得成办。’”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若菩萨乘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皆是十方诸佛神力慈悲护念，令彼所作殊胜善业一切恶魔不能留难。”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若菩萨乘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十方世界诸佛世尊皆共识知欢喜护念。十方世界诸佛世尊，常以佛眼皆共观见慈悲护念，令彼所修无不成办。”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菩萨乘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常为十方一切世界诸佛世尊佛眼观见识知护念，令诸恶魔不能娆恼，所作善业皆速成办。若菩萨乘善男子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当知已近无上菩提，恶魔眷属不能留难。若菩萨乘善男子等能书般若波罗蜜多，种种庄严受持、读诵、供养恭敬，常为诸佛之所护念，由此因缘获大饶益。

“复次，舍利子，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佛涅盘后流至南方渐当兴盛，后从南方流至北方渐当兴盛。非佛所得法毗奈耶无上正法有灭没相，如来所得法毗奈耶无上正法，即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如是经典，住菩萨乘善男子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恭敬供养，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常以佛眼观见护念，称扬赞叹令无忧苦。”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后时、后分于东北方广行流布。”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舍利子，后时、后分彼东北方住菩萨乘善男子等，闻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若能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恭敬供养，当知彼人久发无上正等觉心，久修菩萨摩诃萨行。”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彼东北方后时、后分，当有几许住菩萨乘善男子等，得闻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能生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恭敬供养？”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彼东北方后时、后分，虽有无量住菩萨乘善男子等，而少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心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供养；虽有无量住菩萨乘善男子等，闻深般若波罗蜜多，深心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供养，而有少分修习思惟，若能为他宣说开示甚深义趣甚为难得。

“舍利子，若菩萨乘善男子等闻说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沉没、不惊、不怖，深生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当知是人已曾亲近供养恭敬无量如来、应、正等觉及诸菩萨，请问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是菩萨乘善男子等定当圆满诸菩萨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与诸有情作大饶益。何以故？舍利子，我常为彼住菩萨乘善男子等，说一切智相应之法，是人转身常能修集诸菩萨行，速趣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说微妙法，令趣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乘善男子等身心安定，诸恶魔王及彼眷属尚不能坏求趣无上正等觉心，何况其余乐行恶者？舍利子，住菩萨乘善男子等闻深般若波罗蜜多，心得广大清净喜乐，亦能安立无量有情无上菩提相应善法。

“舍利子，是菩萨乘善男子等今于我所发弘誓愿：‘定当安立无量百千诸有情类，令发无上正等觉心，修菩萨行示现、劝导、赞励、庆喜，令于无上正等菩提乃至得受不退转记。’我于彼类深生随喜。何以故？舍利子，我观彼人所发弘愿心语相称，彼于当来定能安立无量百千诸有情类，令发无上正等觉心，修菩萨行示现、劝导、赞励、庆喜，令于无上正等菩提乃至得受不退转记。是菩萨乘善男子等，亦于过去无量佛所发如是愿。过去如来、应、正等觉，亦于彼愿深生随喜，观彼心语定相称故。是菩萨乘善男子等，信解广大修广大行，愿生他方诸佛国土现有如来、应、正等觉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处。彼闻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已，复能安立彼佛

土中无量百千诸有情类，令发无上正等觉心，修菩萨行示现、劝导、赞励、庆喜，令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甚奇，世尊！佛于过去、未来、现在所有诸法及诸有情心行差别，佛、菩萨等无不证知、无不觉了。世尊，若诸菩萨能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诸菩萨于当来世求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不息，彼于般若波罗蜜多为有得时、不得时不？”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是诸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常求不息，一切时得，无不得时，或有不求自然而得，诸佛菩萨常护念故。”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是诸菩萨为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一切时得，无不得时，为于六种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亦能常得？”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若诸菩萨常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勇猛信求不顾身命，有时不得诸余经典，无有是处。何以故？舍利子，是诸菩萨为趣无上正等菩提，示现、劝导、赞励、庆喜诸有情类，令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及余经典受持、读诵，亦自于中精勤修学，由斯福力，随所生处，法尔常遇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及余六种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恒不舍离。”
第五分魔事品第十一尔时，具寿善现便白佛言：“世尊，所说住菩萨乘善男子等修善法时有诸魔事，云何名为菩萨魔事？”

佛告善现：“若诸菩萨欲说法要辩久乃生，菩萨当知是为魔事；或说法要辩乃卒生，菩萨当知是为魔事；或说法要辩过量生，菩萨当知是为魔事；或所欲说未尽便止，菩萨当知是为魔事；或说法要言词乱杂，菩萨当知是为魔事；或说法要言词间断，菩萨当知是为魔事；或说法时诸横事起，令所欲说不遂本心，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书写等时，或频申欠呿，或更相嗤笑，或互相轻凌，或身心躁扰，或失念散乱，或文句颠倒，或迷惑义理，或不得滋味心生厌舍，或横事卒起，或互相乖诤，由斯等事所作不成，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或作是念：‘我于此中不得受记，何用听为？’或作是念：‘此中不说我等名字，何用听为？’或作是念：‘此中不说我等生处城邑聚落，何用听为？’由此等缘心不清净，即从座起厌舍而去，无顾恋心，菩萨当知是为魔事。善现当知，若诸菩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心不清净厌舍去者，随彼所起不清净心厌舍此经，举步多少，便减尔所劫数功德，获尔所劫障菩提罪，受彼罪已，更尔所时发勤精进修菩萨行方可复本，是故名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弃舍能引一切智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学不能引一切智智随顺二乘诸余经典，弃舍根本而攀枝叶，菩萨当知是为魔事。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能生菩萨世、出世间殊胜功德，由斯能引一切智智。若学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即学菩萨世、出世间殊胜功德，速能引发一切智智。善现当知，如痴饿狗，弃舍主食，反从仆使而求觅之。如是当来有诸菩萨，弃深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是愚痴类弃本求末，终不能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譬如有人欲观香象身量大小形类胜劣，得而不观反寻其迹，当知彼类甚为愚痴。如是当来有诸菩萨，弃深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是愚痴类弃本寻末，终不能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譬如有人为珍宝故求趣大海，既至海岸不入大海反观牛迹，作是念言：‘大海中水其量深广岂及此耶？此中亦应有诸珍宝。’当知彼类甚为愚痴。如是当来有诸菩萨，弃深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是愚痴类弃本求末，终不能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如有工匠或彼弟子，欲造大殿如天帝释殊胜殿量，见彼殿已而反规模日月宫殿，当知彼类甚为愚痴。如是当来有诸菩萨，弃深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是愚痴类弃大求小，终不能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如有欲见转轮圣王，见已不识舍至余处，见小国王观其形相，作如是念：‘转轮圣王形相威德岂胜于此？’当知彼类甚为愚痴。如是当来有诸菩萨，弃深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是愚痴类弃胜求劣，终不能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如有饥人，得百味美食，弃而求啖六十日谷饭，当知彼类甚为愚痴。如是当来有诸菩萨，弃深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是愚痴类弃胜求劣，终不能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如有贫人得无价宝，弃而翻取迦遮末尼，当知彼类甚为愚痴。如是当来有诸菩萨，弃深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是愚痴类舍胜取劣，终不能得一切智智。

“复次，善现，有诸菩萨若正书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众辩卒起，乐说种种差别法门，令书写等不得究竟，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可书写不？”

世尊告曰：“不也，善现。若菩萨乘善男子等，书写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作如是念：‘我以文字书写般若波罗蜜多，如是文字即是般若波罗蜜多。’或依文字执有般若波罗蜜多，菩萨当知是为魔事。尔时，应诫彼菩萨言：‘汝今不应执有文字能书般若波罗蜜多，若作是执是为魔事，若舍此执便舍魔事。’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或念国土、城邑、王都、方处、师友，或念父母、妻子、眷属、伴侣、王臣，或念盗贼、诸恶禽兽、恶人、恶鬼，或念众集、妓乐、游戏、报恩、报怨，或念饮食、衣服、卧具及余资财，或念制造文颂书论，或念时节寒热丰俭，或念象、马、水、火等事，或念诸余所作事业，菩萨当知皆是魔事。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得大名利恭敬供养，彼由此缘废所作业，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恶魔方便执持种种世俗书论，或复二乘相应经典，授与菩萨作如是言：‘如是书典义味深奥，应勤修学舍所习经。’若此菩萨方便善巧，不应受着，彼不能引一切智智。若此菩萨受着恶魔所授书典舍所习经，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能听法者乐闻般若波罗蜜多，能说法者着乐懈怠不欲为说，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说受，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能听法者具念慧力，乐闻般若波罗蜜多，能说法者欲往他方不获为说，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说受，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爱重名利，能听法者不欲惠施，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说受，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能听法者有信乐心，欲闻般若波罗蜜多，能说法者习诵不利不能为说，或能说者习诵通利乐为他说，能听法者疑不通利不欲听受，两不和合，不获说听，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乐为他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听法者不欲听受，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说听，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能听法者乐闻般若波罗蜜多，能说法者身重疲极，眠睡所覆不能为说，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说听，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或有人来说三恶趣种种苦事，劝舍菩提，或有人来说人天趣种种乐事，皆是无常、苦、空、非我，劝入圆寂。彼由此言：‘书写等事，不得究竟。’心怀愁恼，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好领徒众，乐营他事不忧自业，能听法者一身无累，专修己事不忧他业，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说听，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乐处喧杂，能听法者不乐喧杂，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说听，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欲往他方危身命处，能听法者恐失身命不欲共往，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说听，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欲往他方多贼、疾疫、饥渴国土，能听法者虑彼艰辛不肯共往，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说听，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欲往他方，所经道路旷野险阻，多诸贼难及枿荼罗、恶兽、猎师、毒蛇等怖。能听法者欲随其去，能说法者方便试言：‘汝今何故无事随我，欲往如是诸险难处？宜善审思勿后忧悔。’能听法者闻已念言：‘师应不欲令我随往，设固随往，何必闻法？’由此因缘不随其去，两不和合，不获说听，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多有施主数相追随，听法者来请说般若波罗蜜多，或请书写、受持、读诵、如说修行，彼多缘碍无暇教授，能听法者起嫌恨心，后虽教授而不听受，两不和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有诸恶魔作种种形，至菩萨所方便破坏，令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不得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为他演说。是故，善现，住菩萨乘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所有障碍，菩萨当知皆是魔事。”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何缘恶魔作诸形像，至菩萨所方便破坏，令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不

得书写乃至演说？”

佛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一切智智，如来所有一切智智能生佛教，佛教能生有情妙慧，有情妙慧能证无边诸烦恼断，烦恼断者一切恶魔不得其便。彼诸恶魔不得便故，多生忧苦如箭入心：‘勿我由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境界空缺。’是故恶魔作诸形像，至菩萨所方便破坏，令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不得书写乃至演说。”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云何恶魔作诸形像，至菩萨所方便破坏？”

佛告善现：“有诸恶魔作种种形，至菩萨所方便破坏，令其毁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谓作是言：‘汝所习诵无相经典非真般若波罗蜜多，我所习诵有相经典是真般若波罗蜜多。’作是语时，有诸菩萨未得受记，便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心生疑惑，由疑惑故便于般若波罗蜜多而生毁厌，由毁厌故遂不书写乃至演说，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复次，善现，有诸恶魔作种种形，至菩萨所谓菩萨曰：‘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唯证实际得声闻果，或能证得独觉菩提，决定不能证得佛果，何缘于此唐设劬劳？’菩萨当知是为魔事。
第五分真如品第十二“复次，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多诸魔事为作留难。菩萨应觉，觉已精勤，正念正知，方便远离。”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多诸留难。譬如无价大宝神珠，难得、具能、多诸怨贼；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甚深具胜功德，诸菩萨众书写等时，多有恶魔为作留难，虽有乐欲而不能成。所以者何？有愚痴者为魔所魅，新学大乘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为作留难。”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有愚痴者福慧薄劣，于广大法心不信乐，新学大乘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为作留难。于当来世有愚痴者福慧薄劣，自于般若波罗蜜多不能信乐，见他于彼书写等时，承魔威力为作障碍，当知彼类获罪无边，多劫轮回受诸剧苦。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无魔事者，当知皆是佛威神力。所以者何？恶魔眷属虽勤方便，欲障般若波罗蜜多，而诸如来、应、正等觉亦勤方便，护念摄受，令书写等无诸留难。

“复次，善现，譬如女人多有诸子，或五或十乃至百千，其母得病，诸子各别勤求医药，咸作是念：‘云何令我母病除愈，命无障难身名不灭，久住安乐苦受不生，诸妙乐具咸归我母？所以者何？生育我等，示世间事，甚大艰辛。’作是念已，竞设方便，求安隐事覆护母身，勿为蚊虻、蛇蝎、风雨、人非人等非爱所触，勤加修饰令离众病，六根清净无诸忧苦。复以种种上妙乐具，供养恭敬而作是言：‘我母慈悲生育我等，诲示一切世间事业，我等岂得不报母恩？’如是如来、应、正等觉，常以种种善巧方便，护念般若波罗蜜多。若有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或书写者，如来亦以种种方便，勤加护念令无损恼。十方现在余世界中，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哀愍利乐诸有情者，亦以种种善巧方便，护念般若波罗蜜多，令诸恶魔不能毁灭，久住利乐一切世间。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正等觉，能正显了一切智智，能示世间诸法实相，一切智智亦从彼生。

“善现当知，三世诸佛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是故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正等觉，能正显了一切智智，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云何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佛说何法名为世间？”

佛告善现：“佛说五蕴名为世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色等五蕴无变坏相，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所以者何？色等五蕴无自性故，说名为空、无相、无愿，即真法界，非空等法可有变坏，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普能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施设心行种种差别，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所有散心，由法性故，无散心性；所有略心，尽故、离故，无略心性；诸有贪心，由如实性，非有贪心；诸有瞋心，由如实性，非有瞋心；诸有痴心，由如实性，非有痴心；诸离贪心，离中非有；诸离瞋心，离中非有；诸离痴心，离中非有；所有广心，无增无减，亦非远离，已远离故，无广心性；所有大心，无来无去，亦无所住，无大心性；诸无量心，无生、无灭、无住、无异，无所依止，如太虚空，非无量心；诸无见心，无相可得故，离种种境故，非无见心；不可见心，非三眼境故，无心性故，非不可见心。由此等义，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若出若没，谓如实知彼有情类心、心所法若出若没皆依色、受、想、行、识生。谓诸有情心、心所法：或有依色、受、想、行、识，执如来死后或有、或非有、或亦有亦非有、或非有非非有，此是谛实余皆愚妄；或有依色、受、想、行、识，执我及世间或常、或无常、或亦常亦无常、或非常非无常，此是谛实余皆愚妄；或有依色、受、想、行、识，执我及世间或有边、或无边、或亦有边亦无边、或非有边非无边，此是谛实余皆愚妄；或有依色、受、想、行、识，执命者

即身或复异身，此是谛实余皆愚妄。如是，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若出若没。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若出若没，谓如实知诸所有色、受、想、行、识皆如真如无二无别。善现当知，如来真如即五蕴真如，五蕴真如即世间真如，世间真如即一切法真如，一切法真如即预流果真如，预流果真如即一来果真如，一来果真如即不还果真如，不还果真如即阿罗汉果真如，阿罗汉果真如即独觉菩提真如，独觉菩提真如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真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真如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即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真如，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真如即一切有情真如。善现当知，如是真如皆不相离，非一、非异、无尽、无二亦无二分、不可分别。

“善现当知，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证一切法真如究竟，方得无上正等菩提。由斯故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正等觉，是如来母，能示如来、应、正等觉世间实相。善现当知，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觉诸法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由如实觉真如相故，说名如来、应、正等觉。”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证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极为甚深难见难觉。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用如是诸法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宣说开示、分别显了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谁能信解？唯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及诸愿满大阿罗汉，并具正见善男子等，闻佛说此甚深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能生信解。如来为彼，依自所证真如之相显示分别。”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所以者何？真如无尽是故甚深，唯有如来现等正觉无尽真如甚深之相，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开示令生信解。

“善现当知，色无尽故真如无尽，色甚深故真如甚深，色与真如无差别故；受、想、行、识无尽故真如无尽，受、想、行、识甚深故真如甚深，受、想、行、识与真如无差别故。

“善现当知，眼处无尽故真如无尽，眼处甚深故真如甚深，眼处与真如无差别故；耳、鼻、舌、身、意处无尽故真如无尽，耳、鼻、舌、身、意处甚深故真如甚深，耳、鼻、舌、身、意处与真如无差别故。

“善现当知，色处无尽故真如无尽，色处甚深故真如甚深，色处与真如无差别故；声、香、味、触、法处无尽故真如无尽，声、香、味、触、法处甚深故真如甚深，声、香、味、触、法处与真如无差别故。

“善现当知，眼界无尽故真如无尽，眼界甚深故真如甚深，眼界与真如无差别故；耳、鼻、舌、身、意界无尽故真如无尽，耳、鼻、舌、身、意界甚深故真如甚深，耳、鼻、舌、身、意界与真如无差别故。

“善现当知，色界无尽故真如无尽，色界甚深故真如甚深，色界与真如无差别故；声、香、味、触、法界无尽故真如无尽，声、香、味、触、法界甚深故真如甚深，声、香、味、触、法界与真如无差别故。

“善现当知，眼识界无尽故真如无尽，眼识界甚深故真如甚深，眼识界与真如无差别故；耳、鼻、舌、身、意识界无尽故真如无尽，耳、鼻、舌、身、意识界甚深故真如甚深，耳、鼻、舌、身、意识界与真如无差别故。

“善现当知，一切法无尽故真如无尽，一切法甚深故真如甚深，一切法与真如无差别故，是故真如极难信解。”

上一部：乾隆大藏经·大乘般若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第五百四十一卷～第五百五十卷）
下一部：乾隆大藏经·大乘般若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第五百六十一卷～第五百七十卷）
乾隆大藏经·大乘般若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This file is decompiled by an unregistered version of ChmDecompiler.Regsitered version does not show this message.You can buy ChmDecompiler at: http://www.etextwizard.com/